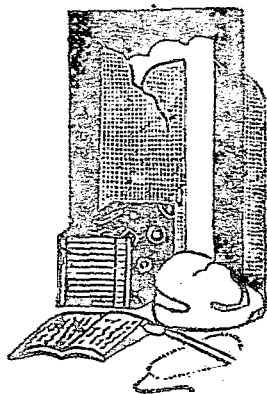


曼殊全集



小說

上海亞光書局發行



新式
標點
蘇曼殊小說集

斷鴻零雁記

第一章

百越有金甌山者，濱海之南，巍然矗立，每值天朗無雲，山麓葱翠間，紅瓦鱗鱗，隱約可辨，蓋海雲古剎在焉。相傳宋亡之際，陸秀夫既迫幼帝殉國崖山，有遺老避跡於斯，視髮為僧，晝夜向天呼號，冀招大行皇帝之靈。故至今日，遙望山巔，雲氣葱鬱；或時聞潮水悲嘶，尤使人歎歎憑弔，不堪回首！今吾遙剎中寶蓋金幢，俱為古物。池流清淨，松柏蔚然。住僧數十，威儀齊肅，器鉢無聲。歲暮經冬傳戒，願入山求戒者寥寥；以是山羊腸險峻，登之殊艱故也。

一日凌晨，鐘聲徐發余倚剎角危樓，看天際沙鷗明滅。是時已入冬令，海風逼人於千里之外。請吾書者識之，此日為余三戒俱足之日，計余居此，忽忽三旬，今日可下山而吾師；後此掃葉焚香，送我流年，亦復何憾！如是思維，不覺墮淚，歎曰：『人皆謂

斷鴻零雁記

一



MG
I216.2
164



(南)

我無母，我豈真無母耶？否否。余自養父見背，雖勞瘁一身；然常於風動樹梢，零雨連綿，百諍之中，隱約微聞慈母喚我之聲。願聲從何來，余心且不自明，恆結軀凝想耳。

繼又歎曰：『吾母生我，胡弗使我一見？亦知兒身世飄零，至於斯極耶？』

斯時晴波曠邈，光景奇麗。余遂波架波，隨同戒者三十六人，雙手捧香魚貫而行。升大殿已，鵠立左右。四山長老雲集。香讚既闕，萬籟無聲。少選有尊證闍梨，以悲緊之音唱曰：『求戒行人，向天三拜，以報父母養育之恩。』

余斯時淚如繩靡，莫能仰視，同戒者亦哽咽不能止。既而禮畢，諸老長一一來相勸勉曰：『善哉大德！慧根深厚，願力莊嚴，此去謹侍親師，異日靈山會上，拈花相笑。』

余聆其音，慈悲哀愍，遂頂禮受牒，收淚拜辭諸長老，徐徐下山。夾道枯柯，已無宿葉；悲涼境地，唯見樵夫出沒，然彼焉知方外之人，亦有難言之痛。此章爲吾書發凡，均紀實也。

第二章

余既辭海雲寺，卽駐荒村靜室，行經侍師而外，日以淚珠拭面耳。吾師視余年幼，

面已憐之；願吾師雖慈誨，不足以殺吾悲。讀者試思，余殆極人世之至戚者矣！

一日，余以師命下鄉化米，量之可十餘斤，負之行，思覓投宿之所；忽有強者自遠而來，將余米囊奪去，余付之一歎！爾時天已薄暮，予獨行，至海邊，已不辨道路，徘徊久之，就沙灘小憩，而駭浪遽起，四顧昏黑。余躊躇間，遙見海雨火光如豆，知有漁舟經此，遂疾聲呼曰：『請漁翁來，余欲渡耳。』

已而火光漸大，知舟已迎面至，余心殊慰。未幾，舟果傍岸，漁人詢余何往。曰：『余爲波羅村寺僧，今失道至此，幸翁助我！』

漁人搖首曰：『惡！是何言！余舟將以捕魚易利，安能載爾貧僧？』

言畢，登舟駛去。余莫審所適，悵然涕下。忽耳畔微聞犬吠聲，余念是間，殆有村落，遂循草徑行。漸前，有古廟，就之，中懸漁燈，余入蟻臥石上。俄聞戶外聲音，余整衣起，瞥見一童子忽忽入，余曰：『小子何之？』

童子手持竹籠數事示余曰：『吾操業至勞。夜已深矣，吾猶匿頽垣敗壁，或幽岩密菁間，類偷兒行徑者，蓋爲此唧唧者耳。不亦大可哀耶？』

余曰：『少年英俊，胡爲業此屑小事？』

童子太息曰：『吾家固有花園，吾日問挑花以售富人；富人倍吝，故所入滋微，不

足以養吾慈母。慈母老矣，試思吾爲人子，安可勿盡心以娛其晚景？此吾所以不避艱辛，而兼業此。雖然，吾母尙不之知，否則亦必尼吾如是。吾前日見廟側有蟋蟀跨蜈蚣者，候此已兩夜，尙未得也。天乎，使此微蟲早落吾手，待鄰村墟期，必得善價；當爲慈母市羊裘一領，使老母雖於冬深之日，猶在春溫。小子之心，如是慙矣。吾豈荒僧市僧，盡日孳孳愛錢而不愛命者耶？」

余聆小子言，不禁有所感觸，泫然淚下。童子相余頂，從容曰：「敢問師奚爲露宿於是？」

余視童貌甚莊肅，一一告以所遇。童子慨然曰：「師苦矣！寒舍尙有空闕，去此不遠，請從我歸；否則村人固兇恣，誣師爲賊，且不堪也。」

余感此童誠實，諾之遂行。俄入村，至一宅。童子關扉，復自闔之，導余曲折度迴廊；苑內百花，暗香沁鼻。旣忽徵聞老人語曰：「潮兒今日歸何晚？」

余諦聽之。奇哉！奇哉！此人聲音也，及至廳事，則赫然余乳媪在焉。

第三章

余禮乳媪旣畢，悲喜交并。媪一究吾行止，乃命余坐。諦視余面，卽以手拊額，

影是久之，凄然曰：「傷哉！三郎也！設吾今日猶在彼家，卽爾胡至淪入空界。計吾依夫人之側，不過三年；爲時雖短，然夫人以慈悲爲懷，視我良厚。一別夫人，悠悠十數載，乃至於今，吾每飯猶能不忘夫人愛顧之心。先是夫人行後，彼家人雖遇我惡薄，吾但順受之，蓋吾感夫人恩德，良不忍離三郎而去。迨爾父執去世之時，吾中心戚戚；方謂三郎孤寒無依，欲馳書白夫人，使爾東歸，離彼鴟鵂。詎料彼婦偵知，逢其繚怒，卽以藤鞭我；斯時吾亦不欲與之言人道矣！縱情撻已，卽擯我歸。」

媪言至此，聲淚俱下。斯時余方寸悲滲已極，顧亦不知所以慰吾乳媪，惟淚湧如泉，相對無語。余忽心念乳媪以四十許人，滿此憤懣，甯人所堪？遂強顏慰之曰：「媪毋傷！媪育我今已成立，此恩此德，感戴何可言宣？余雖心冷空門，今茲幸逢吾媪，藉通吾骨肉消息；否卽碧落黃泉，無相見之日。以此思之，不亦彼蒼尙有靈耶？余在幼齡，恆知吾母尙存，第百思莫審居何許，且爲誰氏；今吾媪所稱夫人者，得非余生身阿母？奚爲任我子子一身，飄搖危苦，都弗之問？媪試語我，以吾身世究如何者？」

媪旣收淚，面余言曰：「三朗居，吾語：吾爲村人女，世居於斯，牧畜爲業。旣嫁，隨吾夫子，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其樂無極，甯識人間有是非憂患，村家夫婦，如水洗年，吾三十，而吾夫子不幸短命死矣！僅遺稚子，卽潮兒也。是後家計日困，平生

親友，咸謂吾母子爲路人。斯時吾始悟世變，惘然於中，四顧茫茫，其誰訴耶？

「一日，拾積村邊，忽有古裝夫人，嫋嫋來至吾前，謂曰：『子似重有愛者！』因詳叩吾况，吾一一答之。遂蒙夫人憐而招我，爲三郎乳媪。古裝夫人者，誠三郎生母，蓋夫人爲日本產，衣制悉從吾國古代；此吾見夫人後，始習聞之。」

「三郎，卽夫人命爵名也。嘗聞之夫人，爾呱呱墜地，無幾月，卽生父見背。爾生父宗郎，舊爲江戶名族，生平肝膽照人，爲里黨所推。後此夫人綜覽季世，漸入澆漓，思攜爾託親上國；故掣爾身於父執爲義子，使爾離絕島民戾性，冀爾長進爲人中龍也。明知茲事有干國律，然慈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乃親自抱爾潛行來遊吾國，僑居三年。忽一日，夫人詔我曰：『我東歸矣，爾其珍重！』復手指三郎嗚咽含淚曰：『是兒生也不辰，爾其善視之！吾必不忘爾賜。』語已，手書地埒付余，囑勿遺失。故吾今尙珍藏舊篋之中。」

「當是時，吾感泣不置。夫人且錫我百金，願今日此金雖盡，而吾感激之私，無能盡也。尤憶夫人束裝之先一夕，一一爲貯小影於爾果罐之中，衣篋之內；冀爾稍長，不忘見阿母容儀，用意至爲凄惻。誰知夫人行後，彼家人悉檢毀之。嗣後夫人嘗三致書於余，並寄我以金，均由彼婦收沒。又以吾詳知夫人身世，且深愛三郎，怒我固作是態，

以形其寡德。怨毒之因，由斯而發。甚矣哉！人與猛獸，直一線之分耳！吾既見擯之後，彼卽詭言夫人已葬魚腹，故親友鄰舍，咸目爾爲無母之兒，弗之聞問。迹彼肺肝，蓋防爾長大，思歸依阿孃耳。嗟乎！旣取人子，復暴遇之，吾百思不解彼婦前生，是何毒物！蒼天蒼天！吾豈怨毒他人者哉？今爲是言者，所以懲悍婦耳。爾父執爲人誠實，恆念爾生父於彼有恩，視爾猶如己出。誰料爾父執辭世不旋踵，而彼婦初心頓變耶？至爾無知小子，受待之苛，莫可倫比。爾爾今亭亭玉立，別來無恙；吾亦老矣，不應對爾絮絮出之，以存忠厚。雖然，今丁未造，我在在行吾忠厚，人則在在居心陷我。此理互相消長。世態如斯。可勝浩嘆！」媪言已，垂頭太息。

少須，媪尙欲有言；斯時余滿胸愁緒，波譎雲詭。顧旣審吾生母消息，不願多詢往事，更無暇自悲身世，遂從容啓媪曰：「今夜深矣，媪且安寢。余行將子身以尋阿母，過千萬勿過傷悲。天下事正復誰料，媪視我與潮兒，豈沒世而名不稱者耶？」

媪忽仰首，且撫余肩曰：「傷哉，不圖三郎羸瘠至於斯極！爾今須就寢，後此圖東歸，尋覓爾母。吾時時猶夢古裝夫人，旁皇於東海之濱，盼三郎歸也。姊義妹，嬌隨孃側，爾亦將聞阿孃喚爾之聲。老身已矣，行將就木，弗蒼蒼者，必有以加庇夫人耳。」

翌晨，陽光燦爛，余思往事，歷歷猶在心頭。讀者試思，余昨宵烏能成寐？斯時鬱伊無極，卽起披衣出廬四顧，柳瘦於骨，山容蕭瑟矣。繼今以後，余居乳媪家，日與潮兒弄槳投竿於荒江烟雨之中，或騎牛村外；幽恨萬千，不自知其消散於晚風長笛間也。

第四章

一日薄暮，荒村風雪，蕭蕭徹骨，余與潮兒方自後山負薪以歸，甫入門，見吾乳媪背鐵瓦坐，手縫舊衲，聞吾等聲氣，卽仰首視余曰：「勞哉！小子！吾見爾滋慰。爾兩人且歇，待我燃燭出鱸魚熟飯，偕爾晚膳。吾家去湖不遠，魚甚鮮美，價亦不昂；村居勝城市多矣。」

余與潮兒卽將簞笠除下，與媪共飯，爲况樂甚。少選，飯罷，媪面余言曰：「吾今日見三郎荷薪，心殊未忍。以爾孱弱，今後勿復如是。此粗重工夫，潮兒可爲吾助。今吾爲爾計，爾須靜聽吾言。吾家花園，在三春佳日，羣芳甚盛。今已冬深，明歲春歸時，爾朝搗花出售，日中卽爲我稍埋亭苑可耳。花資雖薄，然吾能爲爾積聚；迄二三年後，定能敷爾東歸之費，舍此計無所出。三郎！爾意云何？」

余曰：「善！均如媪言。」

媼續曰：『三郎！爾先在江戶固爲公子，出必肥馬輕裘；今茲暫作花傭，亦殊異事。雖然，爾異日東歸，仍爲千金之子，誰復呼爾爲鬻花郎耶？』

余聽至此，注視吾媼慈顏，一笑如春溫焉。

歲月不居，春序忽至。余自是遵吾乳媼之命，每日凌晨作牧奴裝，攜花出售，每晨只經三四村落。余左手攜花筐，右手持竹竿，頂戴漁父之笠，蓋防人知我爲比丘也。躑躅道中，狀殊羞澀；見買花者，女子爲最多，次則村嫗耳。計余每日得錢可二三百，如是者彌月矣。

一日，余方獨行前村，天忽陰晦，小雨溼溼，沾余衣袂。此日爲清明前二日，家家部署掃墓之事，故沿道無人。但有雨聲清瀝，愀人而已。余紆道徐行，至一屋角，細柳之下，枯立小憩；忽睹前垣碧紗窗內，有女郎新裝臨眺，容華絕代，而玉容帶肅，湧現殷憂之兆。迨余旁睇，瞬然已杳。俄而雨止，天朗氣清，新綠照眼。余方欲行，前屋側扉已啓，又見一女子，匆遽出而禮余，囁嚅言曰：『恕奴失禮。請問若從何方至此，爲誰氏子？以若年華，奚至業？是若豈不諳詔光一逝，悔無及耶？請詳答我！』

余聆其言，心念彼女甚，無村賢態；但奚爲盤問，一若算命先生也者？殆故探吾行止，抑有他因耶？余辭極立，心殊弗釋，亦莫審所以爲對。

良久，彼女復曰：「吾之所以唐突者，乃受吾家女公子命，屬必如是探問。吾女公子情性幽靜無倫，未嘗共生人言語。顧今如此者，蓋聽若賣花聲裏，含酸稜餘音。今晨女公子且見若於窗外，卽審若身世，固非荒涼。若得毋怪我語無倫次？若非，「河合」，其姓，「三郎」其名者耶？」

余驟聞是言，楞極欲奔；繼思彼輩殊非爲害於余，卽漫聲應之曰：「誠然！余亟於東歸尋母，不得不業此耳。尙望子勿洩於人，則余受恩不淺矣。」

女重禮余言曰：「謹受教！先生且自珍重！明晨請再蒞此，待我覆命女公子也。」余自是心緒潮湧，遂泱泱以歸。

第五章

明日天氣陰沉，較諸昨日爲甚。迄余晨起，覺方寸中倉皇無主，以須臾卽赴各妹之約耳。讀吾書者，至此必將議我陷身情網，爲清淨法流障礙。然余是日正心思念我爲涉門，處於濁世，當如蓮華不爲泥污，復有何患？寧省後此吾躬有如誰慘感，以告吾讀者。

余出門去矣，此時正爲余慘感之發軔地。紅村寒食，風雨飄忽，余舉目四顧，心碎

然駭。竊揣如斯景物，殆非佳朕。然念彼孺見約，定有遠因，否則奚由稔余名姓？且余昨日乍覩芳容，靜柔簡淡，不同凡響，又烏可與佻健下流，同日而語？余且行且思，不覺已重至碧紗窗下；呆立良久，都無動定。余方沈吟，謂彼小娃，殆戲我耶？繼又逃彼昨日之言，一一出之至情，然則又胡容疑者？亡何，風雨稍止，僮娃果啓扉出，不言亦不笑，行至吾前，第以雙手出一紙函見授。余趣接之，覺物壓余手頗重；余方欲發問，而僮娃旋踵已去。余亟璧函視之，累累者，金也。余心滋惑；於是細察函中，更有銀管烏絲，蓋貽余書也。嗟夫！讀者！余觀書訖，慘然魂搖，心房碎矣！書白：

妾雪梅將淚和墨，檢裡致書於三郎足下：

先是人咸謂君已披髮空山，妾以君秉堅孤之性，故深信之，悲號幾絕者屢矣！靜夜思君，夢中又不識路，命也如此，夫復奚言！邇者連朝於賣花聲裏，驚辨此音，階宵三郎之聲。蓋妾嬰年，嘗心君許，一挹清光，景狀至今猶藏心坎也。迨侵晨隔窗一晤，知真爲吾三郎矣。當此之時，妾覺魂已離舍，流蕩空際，心亦騰湧弗止，不自可持；欲親自陳情於君子之前，又以干於名義，故使侍兒冒昧進語，以瀆清神，還望三郎憐而恕妾。妾自生母棄養，以至今日，伶仃愁苦，已無復生人之趣。繼母孤恩，見利忘義，德薄老父以前約可欺，行思以妾改贖他姓。嗟夫！三郎！妾心

終始之盟，固不忒也。若一旦妾身見抑於父母，妾祇有自裁以見志。妾雖骨化形銷，至千蒿劫，猶爲三郎同心耳。上蒼曲全與否，弗之問矣！不圖今日復覩尊顏，知吾三郎無恙，深感天心慈愛，又自喜矣。嗚呼！茫茫宇宙，妾捨君其誰屬耶？滄海流枯，頑石塵化，微命如縷，妾愛不移。今以幾幾百金奉呈，望君即日買棹還歸，與太夫人圖之。萬轉千迴，惟君垂憫。忽遑不能細縷。伏維長途珍重。

雪梅者，余未婚妻也。然則余胡可忍心捨之，獨向空山而去；讀者殆以余不近情矣。實則余之所以出此者，正欲存吾雪梅耳。須知吾雪梅者，古德幽光，奇女子也。今請語吾讀者：雪梅之父，亦爲余父執，在余義父未逝之先，已將雪梅許我。後此見不義父家運式微，余生母復無消息，乃生悔心，欲爽前諾。雪梅固高抗無倫者，奚肯甘心負約？願其生父繼母，都不見恤；以爲女子者，實貨物耳，吾固可擇其禮金高者而鬻之。况此權特操諸父母，又烏容彼纖小致一辭者？雪梅是後，茹苦含辛，莫可告訴。所謂庶女之怨，惟欲依母氏於冥府，較在惡世爲安；此非躬歷其境者，不自知也。余年漸長，久不與雪梅相見，無由一證心量，然觀此情況，悲慨不可自聊。默默思量，祇好出家皈命佛陀，達摩，僧伽，用息彼美見愛之心，使彼美享有家庭之樂。否則絕世名姝，必鬱鬱爲余而死，是何可者？不觀其父母利令智昏，甯將骨肉之親，付之蒿里，亦不以續單寒

無告之兒如余者。當時余固年少氣盛，遂掉頭不顧，飄然之廣州常秀寺，哀禱贊初長老，備受爲「驅烏沙彌」，冀梵天帝釋憐此薄命女郎而已。前書敘余在古剎中憶余生母者，蓋後此數月間事也。

第六章

余自得雪梅一紙書後，知彼姝所以許我者良厚。是時心頭輓轉，不能爲定行止；竟不審上窮瑣落，下極黃泉，捨吾雪梅而外，尙有何物！卽余乳媪，以半百之年，一見彼姝之書，亦慘同身受，淚漣漣下。余此際神經，當作何狀，讀者自能得之。須知天下事，由愛而生者，無不以爲難；無論溼化卵胎四生，縈以此故而入生死，可哀也已！

清明後四日，侵晨，晨曦在樹，花香沁腦，是時余與潮兒母子別矣。以媪亦速余還歸將母，且謂雪梅之事，必力爲余助。余不知所云，以報吾媪之德，但有淚落如瀉；乃將雪梅所贖款，分二十金與潮兒，爲媪購羊裘之用。又思潮兒雖稚，侍親至孝，不覺感動於懷，良不忍與之遽作分飛勞燕。忽回顧苑中花草，均帶可憐顏色，悲從中來，徘徊飲泣。媪忽趣余曰：『三郎行矣！遲則渡船解纜。』余此時遂抑抑別乳媪潮兒而去。

二日已至廣州，余登岸步行，思詣吾師面別。不意常秀寺已被新學暴徒，毀爲墟市

，治器無存。想吾師此時，已歸靜室，乃即日午後，易舟赴香港。翌晨，余理裝登岸，即向羅弼牧師之家而去。牧師隸西班牙國，先是數年，攜伉儷及女公子至此，搆廬於太平山。家居不恆外出，第以收羅粵中古器及奇花異草爲事。余特慕其人，清幽絕俗，實景教中錚錚之士，非包藏禍心，思墟人國者，遂從之治歐文二載，故與余雅有情懷也。余既至牧師許，其女公子盈盈迎於堂上，牧師夫婦，亦喜慰萬狀。迨余述生母消息及雪梅事竟，俱淚盈於睫。余萬感填胸，即臨胡床而大哭矣。

第七章

後此四日，牧師夫婦，爲余置西服；及部署各事既竟，乃就余握別曰：『舟於正午啓舵，孺子珍重，上帝必寵錫爾福慧兼修。爾此去可時以楫寄我。』語畢，其女公子曳蔚藍文縐以出，頗有愁容；至余前殷殷握手，親持紫羅蘭花及含羞草一束，英文書籍數種見貽，余拜謝受之。俄而海天在眼，余東行矣。

船行可五晝夜，經太平洋。斯時風日晴美，余徘徊於舵樓之上，茫茫天海，渺渺余懷，即檢羅弼牧師所貽書籍中，有莎士比爾，拜輪及室梨全集。余嘗誦拜輪猶中士李白，天才也；莎士比爾猶中士杜甫，仙才也；室梨猶中士李賀，鬼才也。乃先展拜輪詩，

語哈哈爾游草同卷第幾。有大詩六章。卷第幾。『雄渾意偉。今古詩人。無其匹矣。』
通筆譯爲漢文如左。

皇濤瀾汗

萬艘鼓楫

芒芒九圍

曠哉天沼

大器自運

豈伊人力

罔象乍見

狂魯未幾

掩體無楫

夷鏡聲嘶

誰能乘蹻

藐諸蒼生

浹浹大風

靈灑動冥

泛莽颯溼

每都遺虛

匪人攸居

振盪擊竿

赫彼神工

決舟沒人

遂爲波臣

歸骨無墳

逝矣誰聞

履涉狂波

其奈公何

立懦起罷

斷鴻零雁記

斷鴻零雁記

茲維公功

人力何衰

亦有雄豪

中原陵厲

自公向中

槩彼空際

驚浪靈奔

懾魂心神

轉側張皇

冀爲公憐

騰瀾赴崖

載彼微體

拯溺合弘

公何豈弟

搖山撼城

聲若雷霆

王公駘首

莫不震驚

赫赫軍艘

亦有浮名

縱視海上

大莫與京

自公視之

藐以其形

紛紛溶溶

旋入滄溟

彼阿摩陀

失其威靈

多羅縛迦

榜公而居

西利佐維

偉哉自絲

君德既表

遂成遺虛

以放以遊

蒼顏不駁

渺瀰瀟漫

壯氣亦傾

雄國幾許

希臘羅馬

公斯錫予

耗哉斯士

公目所觀

溯回濤舞

長壽自古

滔滔不舍

赫如陽燧

別風淮雨

共搖羊角

北極凝冰

浩此地鏡

神靈是鑑

上臨下監

溶溶澹澹

赤道淫瀾

無裔無裔

斷鴻零雁記

斷鴻零雁記

一

圓形在前

神光舉閃

精形變怪

出爾泥沁

回流云轉

氣易舒慘

公之淫威

忽不可驗

蒼海蒼海

余念舊恩

兒時水嬉

在公膺前

沸波激岸

隨公轉旋

淋漓翔潮

腰余往還

滌我胸臆

懼我精魂

惟余與女

父子之親

或近或遠

託我元身

今我來斯

握公之髮

余既譯拜輪壽竟，循環朗誦：時月在天，漁燈三五，清風徐來，曠哉觀也！翌晨舟抵橫濱，余遂捨舟投逆旅，今後當敘余在東之事。

第八章

余行裝甫卸，即出香乳媪所授地址，以詢逆旅主人。逆旅主人曰：『是地甚邈，境絕嚴靜，汽車去此可五站；客且歇一旬鐘，吾當爲客購車票。吾閱人多矣，無如客之超逸者，誠宜至彼一游。今客如是急逼，殆有要事耶？』

余曰：『省親耳。』

午餐後，逆旅主人伴余赴車場，余甚感其殷渥。車既駛行，經二站，至一驛，名六船，掌車者向余言曰：『由此換車，第一站兼倉，第二站是已。』

余既換車，危坐車中，此時心緒，深形忐忑；自念此頃刻間，即余骨肉重逢，母氏慈懷大慰，甯非余有生以來第一快事？忽又轉念，自幼不省音耗，矧世事多變如此，安知母氏不移居他方；苟今日不獲面吾生母，則飄泊人胡堪設想？余心正怔忡不已，而車已停；余向車窗外望，見牌上書，「逗子驛」，三字，遂下車。余既出驛場，四顧無有行人，地至蕭曠，即雇手車向田畝間轉而去。時正寒凝，積冰彌望。如是數里，從山脚左轉，即瀕海邊而行；但見漁家數處，羣兒往來垂釣，殊爲幽悄不羣。車夫忽止步告余曰：『是處即櫻山，客將安往？』

余曰：『櫻山即此耶？』遂下車攜篋步行。

久之，至一處，松青沙白。方歧望間，忽遙見松陰夾道中，有小橋通一板屋，隱然背山面海；橋下流水瀾石，汨汨作聲。余趣前就之，仰首見柴扉之側，有標識曰：『相

州逗子櫻山村八番。』余大愕愕，蓋此九字，卽余乳媪所授地址。遂以手輕叩其扉，久之，闕如無人。尋復叩之，一婦人啓扉出，余見其襟前垂白巾一幅，審其爲廚娘也。卽問之曰：『幸恕唐突，是卽河合夫人居乎？』

婦曰：『然。』

余曰：『吾欲面夫人，煩爲我通報。』

婦躊躇曰：『吾主人大病新瘥，醫者屬勿見客。客此來何事，吾可代達主人。』

余曰：『主人卽余阿母，余名三郎。余來自支那，今早始蒞橫濱，幸速通報。』

婦聞言，張目相余，自顧及踵，凝思移時，駭曰：『信乎！客三郎乎？吾嘗聞吾主言及少主，顧存亡未卜耳。』

語已，遂入。久之，復出，肅余進，至廊下，一垂髻少女禮余曰：『阿兄歸來大幸！阿嬢病已逾月，侵晨，人略清爽；今小睡已覺，請兄來見阿嬢。』

於是導余登樓，甫推扉，卽見吾母斑髮垂垂，据榻而坐，以面迎余微笑。余心知慈母此笑，較之慟哭尤爲酸辛萬倍。余卽趨前俯伏吾母膝下，口不能言，惟淚如潮湧，遽濕棉墩。此時但聞慈母咽聲言曰：『吾兒無恙，謝上蒼垂憫！三郎！爾且拭淚面余。余此病幾殆，年邁人固如風前之燭；幸得見吾兒，吾病已覺霍然脫體，爾勿悲切。』

言已，收淚扶余起。徐回顧少女言曰：「此爾兄也，自幼適異國，故未相見。」旋復面余曰：「此爲吾養女，今年十一，少爾五歲，卽爾女弟也；待我滋謹，吾至愛之。爾阿姊明日聞爾歸，必來面爾；爾姊嫁已兩載，家事如毛，故不恆至。吾後此但得爾兄弟二人在側，爲况慰矣。吾感謝上蒼，不任吾骨肉分飛，至有恩意也。」

慈母言訖，余視女弟依慈母之側淚盈於睫，悲感不勝，此時景狀！淒清極矣！少選，慈母復撫余等曰：「爾勿傷心，吾明日病瘳，後日可攜爾赴謁王父及爾父墓所，祝呵護爾。吾家親戚故舊正多，後此當帶爾兄妹各處游玩。吾臥病已久，正思遠行，一覘他鄉風物。」

時廚娘亦來面余母，似有所詢問。吾母且起且屬余女弟曰：「蕙子且偕阿兄出前樓瞭望，爾兄僕僕征塵苦矣。」已復指廚娘顧余曰：「三郎！爾今在家中，諸事盡可遣阿竹理之。阿竹傭吾家千餘載，爲人誠篤，吾甚德之。」

吾母言竟下樓，爲余治晚餐。余心念天下仁慈之心，無若母氏之於其子矣。遂隨吾女弟步至樓前，時正曠曠落日，漁父歸舟，海光山色，杲然清麗。忽聞山後鐘聲，徐徐與海鷗逐浪而去。女弟告余曰：「此神武古寺晚鐘也。」

第九章

入夜余作書二通，一致吾乳媪，一致羅弼牧師。二書均言余平安抵家，得會余母；并述母子感謝前此恩德，永永不忘。余母復附寄百金與吾乳媪，且屬其母子千萬珍衛，良會自當有期。迨二書竟，余疲極睡矣。逾日既醒，紅日當窗，即披衣入浴室。浴罷，登樓，見芙蓉峯湧現於金波之上，胸次爲之澄澈。此日余母精神頓復，爲余陳設各事無少暇。

余歸家之第三日，天甫遲明，余母攜余及弱妹趁急行車，赴小田原掃墓，是日陰寒，車行而密雪翻飛，途中景物，至爲蕭瑟，迨車抵小田原驛，雪封徑途矣。荒村風雪中，固無牽車者，余母遂僱一村婦負余妹，又至驛旁，購鮮花一束，既已，余即扶將母氏步行可三里，至一山脚。余仰眺山頂積雪中，露紅牆一角，余母以指示余曰：『是卽龍山寺，爾祖及父之墓卽在此。』

余等遂徐徐躡石蹬而上。既近山門，有聯曰：

蒲團坐耐江頭冷，
香火重生劫後灰。

余心謂是聯頗工整。方至殿中，一老尼龍鍾出，與余母問訊，敘寒暄畢，尼卽往燃香。

，並攜清水一壺，授余母。余與弱妹隨阿母步至浮屠之後，見王父及先君兩墓並立，四圍繞以鐵柵，柵外復立木柱。柱之四面，悉作曇文，書「地，水，火，風，空」五字，蓋密宗以表大日如來之德者也。余與弱妹拾取松枝，將墳上積雪推去。余母以手提壺灌水，由墓頂而下。少選汎灑嚴淨，香花既陳，余母復摘長青葉一片，端置石案之中，命余等展拜。余拜已，掩面而哭，余母曰：「三郎雪彌劇，余等過歸。」

余遂啓目視墳台，積雪復盈三寸，新陳諸物，均爲雪蔽。余母以白紙裹金授老尼，卽與告別，冒雪下山。余母且行且語余曰：「三郎！若姨昨歲卜居箱根，去此不遠，今且與爾赴謁若姨，須知爾幼時，若姨愛爾如雛鳳，一日不見爾，則心殊弗懌。先時余攜爾西行，若姨力阻；及爾行後，阿姨肝腸寸斷矣。三郎！知若姨愛爾之懇，弗可忘也。」

第十章

既至姨氏許，關者通報，姨氏卽出迎余母；已復引領顧全問曰：「其誰家甯馨耶？」

余母指余笑答姨氏曰：「三郎也，前日才歸家。」

姨氏聞言喜極曰：「然哉！三郎果生還耶？胡未馳電告我？」

言已，卽以手撲余肩，上雪花，徐徐歎曰：「哀哉三郎！吾不見爾十數載，今爾相貌，猶依稀辨識，但較兒時消瘦耳，爾今罷矣，且進吾園。」

遂齊進園，自去外衣。倏忽見一女，擊茶具作淡裝出，嫵娜無倫。與余等禮畢，時余旁立諦視之，果清超拔俗也。第心甚疑駭，蓋似曾相見者。姨氏以鐵箸剔火，飲寒灰，且別且言曰：「別來逾旬，使人繫念。前日接書，始知吾妹就遷，稍慰。今三郎歸，誠如夢幻，顧我樂極矣！」

余母答曰：「謝姊關垂。身雖老病，今見三郎，心滋怡悅。惟此子殊可駭耳！」

此時女郎治茗既備，卽先獻余母，次則獻余。覺女郎此際瑟縮不知爲地，姨氏知狀，回顧女郎曰：「靜子，余猶記三郎去時，爾亦知惜別，絲絲垂淚，尙憶之乎？」因屈指一算，續曰：「爾長於三郎二十有一月，卽三郎爲爾阿弟，爾勿踴躍作常態也。」

女郎默然不答，徐徐出素手，爲余姊理鬢絲，雙頰微生春暈矣。迨晚餐既已，余頓覺頭額肢體均熱，如居火宅。是夜輾轉不能成寐，病乃大作。

翌晨，雪不可止。余母及姨氏舉屋之人，咸快快不可狀，謂余此病匪細。顧余雖呻吟牀褥，然以新歸，初履家庭樂境，但覺有生以來，無若斯歡欣也。於是一思量，余自脫俗至今，所遇師傅，乳媪母子，及羅弼牧師家族，均殷殷垂愛，無異骨肉。則舉我

前此之飄零辛苦，盡足償矣。第念及雪梅孤苦無告，中心又難自忍耳。余然爲僧及雪梅事，都祕而不宣，防余母聞之傷心也，茲出家與合婚二事，直相背而馳。余既證法身，固弗娶者，雖依慈母，不亦可乎？

方遐想間，余母與姨氏入矣。姨氏手持湯藥，行至榻畔予余曰：「三郎汝病蓋爲感冒。汝今且起服藥，一二日後可無事。此藥吾所手采。三郎若姨日中固無所事，唯好去山中采藥，親製成劑，將施貧乏而多病者。須知世間醫者，莫不貪財；故貧人不幸構病，只好垂手待斃，傷心慘目，無過於此。吾自顧遣此餘年，舍此采藥濟人之事，無他樂趣。若村姬燒香念佛，吾弗爲也。三郎！吾與汝母俱爲老人矣。諺云：「老者豫爲交代事，」蓋謂人老只當替後人謀幸福，但自身勞苦非所計。願吾子現隸海軍，且已娶婦，亦無庸爲彼慮。今茲靜子，彼人最關吾懷。靜子少失怙恃，依吾已有十餘載，吾但託之天命。」

姨氏言至此，凝思移時，長嘆一聲，復而余曰：「三郎！先是汝母歸來，不及三月，卽接汝義父家中一信，謂三郎上山，爲虎所噬。吾思彼方固多虎患，以爲言實也。余與汝母，得此凶耗，一哭幾絕，頓增二十餘年老態。茲事亦無可如何，惟有晨夕禱告上蒼，祝小子游魂，來歸阿母。」

余傾聽姨氏之言，厥聲至慘；猛瀾宿恨，肺葉震然，不知所可。久之，仰面見余母空儀，無有悲感，卽力制余悲，恭謹言曰：『銘感阿姨過愛。第孺子遭逢，不堪追翻，且已成過去陳跡，請阿姨阿母置之。兒後此晨昏得奉阿姨阿母慈祥顏色，卽孺子幸當何如也！』

余言已，余母遽余飲藥。少瀯，上身汗出如注，體極，帖然而臥。

第十一章

余病四晝夜，始臻勿藥。余母及姨氏聚家，喜形於色。時爲三月三日，天氣清新，余就窗次捲簾外盼，山光照眼，花鳥怡魂，心乃滋適。忽念一事，蓋余連日晨醒，卽覺清芬通余鼻觀；以榻畔紫檀几上，必易鮮花一束，插麝瓶中，弈弈有光，花心猶帶露滴。今晨忽見一翡翠襟針，遺於几下，方悉其爲彼姝之物；花固美人之貽也。余又頓憶前日似與玉人曾相識者，因余先在羅綺女士齋中，所見德意志畫伯柯陀輔手繪沙浮遺影，與彼姝無少差別耳。方凝佇間，忽注目紗簾之下，陳設甚雅。有雲石案作鵝卵形，上置鑲屏，銀盒，筆硯，絳羅，一塵不著。旁有柚木書櫃，狀若鴿籠，藏書頗富。余檢之，均漢土古籍也。迨余迴視左壁，復有小几，上置雁柱鳴箏，似尚有餘音繞諸絃上。此時

余始驚審此樓爲彼姝妝閣，又心儀彼姝學邃，且儻然出塵，如藐姑仙子。

斯時余正覺心中如有所念，移時，又灑然若失。忽見余母登樓，手中將春衣二襲，屬余曰：『三郎！今茲寒威已退，爾試易此衣。』

余將衣接下，遂伴余母坐於藍緞彈簧長椅之上。余母視余作慈祥之色，旋以手案余額問曰：『吾兒今晨何似？』

余曰：『兒無所苦，身略疲耳。阿娘以何日將余及姝甯家，余尙未面阿姊也。』

余母曰：『何時均可。吾初愈俟爾病瘳卽行，但若姨昨夕，苦苦留吾母子勿遽去，今晨已函報爾姊。蓋若姨有切心之事，與我相量。苟爾居此窈窕，吾一時固無歸意。爾知吾年已垂暮，生平親屬咸老，勢必疎遠，安能如盛年時，往來無絕？吾今舉目四顧，唯與若姨形影相弔耳。且若姨見爾，中心怡悅靡極，則爾往此，一若在家中可也。吾知爾性耽幽寂，居此樓最適。此樓向爲靜子所居，前日爾來，始移於樓下，與爾妹同室。三郎！爾居此，意若弗適者，儘可語我。』

余曰：『敬遵娘言。阿姨屋外風物固佳，小住，於兒心滋樂也。』

此時侍者傳言，晨餐已備，余母欣然趣余更衣下樓御膳。余既隨母氏至食堂，卽鞠躬致謝阿姨厚遇之恩。姨氏以面迎余，欣歡萬狀，引首顧彼姝曰：『託天之庇，三郎無

善矣。靜子！爾趨前爲三郎道晨安。」

瞬息，卽見玉人翩若驚鴻，至余前，肅然爲禮。而此際玉人密髮虛鬟，丰姿愈見娟媚。余不敢迴眸正視，唯心緒飄然，如風吹落葉，不知何所止！

余兄妹隨阿孀羈旅姨氏家中，不啻置身天苑。姨氏固最憐余，余唯凡百恭謹，以奉阿孀阿母歡顏，自覺娛悅匪極。苟心有悵濁，卽倚樹臨流，或以書自遣。顧匱中所藏多宋人理學之書，外有梵章及騷文數種，已爲蟲蝕，不可辨析，俱唐本也。復次有漢譯婆羅多及羅摩延二書，乃長篇敘事詩。二書漢土已失傳矣，唯於華嚴經中偶述其名稱，謂出自馬鳴菩薩；今印度學人哆氏之英譯摩訶婆羅多族大戰篇，卽其一也。

第十二章

一時雁影橫空，蟬聲四徹。余垂首環行於姨氏庭苑魚塘堤畔，盈眸廓落，淪漪冷然。余默念晨間，余母言明朝將余兄妹攜歸，則此地白雲紅樹，不無戀戀於懷。忽有風聲過余耳，瑟瑟作響。余乃仰空，但見宿葉脫柯，蕭蕭下墮，心始豁然知清秋亦垂盡矣。遂不覺中懷惘惘，一若重愁在抱。想余母此時已屏擋行具，方思進退閒之軒，一看弱妹，步至石闌橋上，忽聞衣袂窸窣之聲。少選，香風四溢，陡見玉人靚妝，僂僂纒舉前

來；去余僅數武，一迴青筋，餘餘頭余眸相屬矣。余卽肅然鞠躬致敬。爾時玉人變頰雖
頽然，不若前此之羞澀至於無地自容也。余少駐，覺玉人似欲言而未言，余急踉蹌進
退不知所可，唯俯首視地。久久，忽殘菊上有物，映余眼簾。飄飄然如粉蝶，行將盪
籬落而去。余趨前以手捉之，方知爲蠅翼輕紗，落自玉人頭上者。斯時余欲擲之於地，
又思於禮微悖，遂將返玉人。玉人知旨，立卽雙手進接，以慧目迎余，且羞且發嬌柔之
聲曰：「多謝三郎見助。」

此爲余第一次見玉人啓其櫻脣，貽余誠款，故余膠膠不知作何詞以對。但見玉人口
窩動處，又使沙浮復生，亦無此莊豔。此時令人真個消魂矣！

玉人尋復俯其頸，吐婉妙之音，微微言曰：「三郎日來安乎？逗子氣候溫和，吾甚
思造府奉謁，但阿母事集，恐歲內未能抽身耳。是間此逗子清嚴幽澈則一，唯氣候懸絕
，蓋深山也。唐人詠羅浮謠云：

遊人莫著單衣去 六月飛雲帶雪寒

吾思此語移用於此，頗覺親切有味，未知三郎以吾言有當不？」

玉聆玉人詞旨，心乃奇駭，唯唯不能作答，久乃恭謹言曰：「謝阿姊分神及我。果
阿姊見枉寒舍，俾稚弟朝夕得侍左右，垂綸於荒村寒牖，幸何如之！否則寒舍東西詩集

不少，亦可挑燈披卷，阿姊得毋嫌軟塵泥人？敢問阿姊喜讀誰家詩句那？」

玉人低首凝思，旋即星眸屬我，愕然答曰：「感蒙三郎盛意。所問愛讀何詩，誠爲笑語；須知吾固未嘗學也。三郎既不以吾爲癡，敢不出吾肝膈以告！且幸三郎有以教我。」遂爰舉如貫珠言曰：「從來好讀陳後山詩，亦愛陸放翁，惟是故國西風，淚痕滿紙，令人心惻耳。比來讀莊子及陶詩，頗自覺徜徉世外，可見此關於性情之學不少。三郎觀吾書櫃所藏，多理學家言，此書均明之遺臣朱舜水先生所贈，吾遠祖安積公著。安積公彼時參與德川政事，執弟子禮以待朱公，故吾家世受朱公之賜。吾家藏此書帙，已歷二百三十餘年矣。」此語一發，余更愕然張目注視玉人。

玉人續曰：「吾累年聞先君遺朱公遺事，至今歷歷不忘，吾個覆述三郎聽之。」於是長喟一聲，卽愀然曰：「朱公以崇禎十七年，卽吾國正保元年，正值胡人猖披之際，子身數航長崎，欲作秦庭七日之哭，竟不果其志。迨萬治三年，而明社覆矣。朱公以亡國遺民，聊食二朝之粟，遂流寓長崎，以其地與平戶鄭成功誕生處近也。後德川氏聞之，遂求戶僑臣，聘爲賓師，尤殫禮遇。公遂傳王陽明學於吾國土，公與陽明固是同鄉也。至今朱公遺墓，尙存茨城縣久慈郡瑞龍山上；容日當導三郎，一往奠之，以慰亡國忠魂。三郎其有意乎？又聞公酷愛櫻花，今江戶小石川後樂園中，猶留朱公遺愛；此園係

公奉朝自經營者。朱公以天和三年春逝世，享壽八十有三。公目清入覲，然人復久疾之如仇。平日操日語至精，然當易簀之際，公所言悉相漢語；故無大能聆其臨終垂訓，亦不大可哀耶？

玉人言已，仰空而歎，余亦凄然。二人峙立無語，但聞風聲蕭瑟，忽有紅葉一片，敲玉人肩上，玉人蹙其雙蛾，狀似弗愜。因俯首低聲曰：「三郎明朝行耶？胡弗久留？吾自先君見背，舊學拋荒已久。三郎在，吾可執書問難；三郎如不以弱質見棄，則吾雖凋零，可無憾矣。」

余不待其言之畢，雙頰大頰，俯首至臆；欲覓誠款，又不工於詞。久乃囁嚅言曰：「阿母言明日歸耳。阿姊懇懇如此，滋可感也！」

時余妹亦出自廊間，且行且呼曰：「阿姊不觀吾袷衣已帶耶？晚餐將備，曷入食堂乎？」

玉人讓余先行，卽信步隨吾而入。是夕餐事豐美，逾於常日，顧余確不審爲何味。飯罷，枯坐樓頭，兀思余今日始見玉人天真呈露，且殖學滋深，匪但容儀佳也。卽監守天淵之烏舍仙子，亦不能逾是人矣！思至此，忽爾昂首見月明星稀，因誦憶翁詩曰：「千巖萬壑無人跡，獨自飛行明月中。」

心爲廓然。對月凝思。久久，迴灑銀燭已跋，更深矣，遂解衣就寢；復喟然嘆曰：「今夕月華如水，安知明夕不黑雲鬢黓耶？」

余詞未畢，果聞雷聲隱隱，似發於芙蓉塘外，因亦戚戚無已。尋復嘆曰：「雲耶，電耶，雨耶，雪耶，實一物也，不過因熱度之異而變耳。多謝天公，幸勿以柔絲縛我！」

明日，晨餐甫竟，余母命余易旅行之衣，且言姨氏亦攜靜子偕行。余聞言喜甚，謂可免黯然魂消之感。余等既登車室，玻璃窗上，霜痕猶在。余母及姨氏，指麾雲樹，心曠神怡。瞬息，聞天風海濤之聲，不覺抵吾家矣。自是日以來，余循陔之餘，靜子亦彼此常見；但不久譚，莞爾示敬而已。

一日，細雨霏織，余方伴余母倚闌觀海，忽微微有叩鏡聲。少選，侍者持一郵筒，跪上余母。余母發函申紙，亦需親覽，屬余言曰：「三郎！此爾姪來楸也，言明日蒞此；適逢夫子以明日赴京都，才能分身一來省我云。此子亦大可憐。」言至此，微喟，續曰：「諺云『養女徒勞，』不其然乎？女子一孀夫家，必置其親於腦後，即每逢佳節，思一見女面，亦非易易。此雖因中饋繁雜，然亦天下女子之心，固多忘所自也。昔有貧女嫁數年，夫增致富。女之父母，私心欣幸，方謂兩口可以無飢矣。誰料不數日，女

差人將其舊服悉還父母，且傳語曰：「好女不着嫁時衣，」意諷嫁時奩具薄也。世人心理如是，安得不江河日下耶？」

余母言已，即將吾姊來書置桌上，以慈祥之色回顧余曰：「三郎！晨來毋寒乎？吾覺涼生兩臂。」

余即答曰：「否。」

余母遂徐徐詔余曰：「三郎！坐。」

余既坐。余母問曰：「三郎！爾視靜子何如人耶？」

余曰：「慧秀孤標，好女子也。」

余母爾時舒適不可狀，旋曰：「誠然！誠然！吾亦極愛靜子和婉有儀。母今有言，爾白於爾，爾聽之！三郎！吾決納靜子爲三郎婦矣。靜子長於爾二歲，在理吾不應爾。然吾仔細迴環，的確更無佳耦逾是人者。爾靜子父母不全，按例須招贅，始可襲父遺蔭；然吾固可與若姨合居，此實天緣巧湊。若姨一切部署已定，俟明歲開春時成禮，至夏吾亦遷居箱根。茲事以情理而論，卽若姨必堵吾三郎，中懷方釋。蓋若姨爲託孤之人，今靜子年事已及，無時不係之懷抱。願連歲以來，衆婚者雖衆，若姨都不之顧。若姨之意，非關門地，第以世人良莠不齊，人心不古，苟靜子不得賢夫子而侍，則若姨將何以

自對。余得擾三郎，若姨重肩銀矣。」

余母言至此，悽然欲哭曰：「三郎！老母一生寥寂，今行將見爾慶成嘉禮，即吾與若姨晚景，亦堪告慰。後此但託天命，吾知上蒼必予爾兩小福慧雙修。」

余母方絮絮發言，余心房突突而跳。當余母言訖，余夷猶不敢遽答。正思將前此所歷，悉白余母，繼又恐滋慈母之戚，非人子之道。心念良久，蘊淚於眶，微微言曰：「兒今有言奉干慈母聽納，蓋兒已決心。」

余母急曰：「何謂？」

余曰：「兒終身不娶耳。」

余母聞言極駭，起立張目注余曰：「惡！是何言也？爾何所見而爲此言？抑爾固執拗者是？此語真令余不解。爾年弱冠不娶，人其謂我何？若姨愛爾，不徒然耶？爾澄心思之，此語胡可使翁姨聽之者？矧靜子恆爲吾言，舍三郎無屬意之人。爾前次懣懣病臥，姨家湯藥均靜子親自煎調。懷誠已久，尚不知爾今竟岸然作是言也！」

余母言至末句，聲愈嚴峻。余即斂涕言曰：「慈母諦聽！余撫心自問，固愛靜子無異骨肉；世濠於其爲人，想靜子亦必心知之。兒今茲忽然出是言者，亦非敢抗撓慈母及阿姊之命，此實斷證不得已之苦衷，望慈母恕兒釋昧。」

余母凄然不答，久乃哀咽言曰：「三郎！爾當善體吾意。吾鐘漏且歇，但望爾與靜子早成眷屬，則吾雖入土，猶含笑矣。」

第十三章

余聽母言，淚如瀑瀉，中心自咎，誠不應逆堂上之命，致老母出此傷心之言，此景奚堪？余莫然少間，遽跪余母膝前，婉慰余母曰：「阿孃怨兒！兒誠不孝，兒罪重矣！後此惟有謹遵慈命。兒固不經事者，但望阿孃見恕耳。」

余母徐徐收淚，漫聲應曰：「孺子當聽吾言爲是。古云，「不信老人言，後悔將何及？」矧吾兒終身大事，老母安得不深思詳察耶？當知孃心無一刻不爲兒計也。卽爾姊在家時，苟不從吾言，吾亦面加叱責而不姑息，今旣歸人，凡事吾可不必過問。須知女心固外向，吾又何言？若靜子則不然。彼姝性情嫻穆，且有夙慧，最稱吾懷；爾切勿以傅粉塗脂之流目之可耳！」

余母尙欲有言，適侍女跪白余母曰：「浴室諸事已備，此時剛十句鐘也。」言畢，卽去。

余母顏色開霽，撫余肩曰：「三郎！孃今當下樓檢點冬衣，十一時方暇；爾去就浴。」

。 1
余此時知已寬慈母之憂，不禁怡然自得，仰視天際游絲，緩緩移去，雨亦遽止，余起易衣下樓就浴。

余浴畢，登樓而海，兀坐久之，則又雲愁海思，襲余而來。當余今日，慨然許彼姝於吾母之時，明知此言一發，後此有無窮憂患；正如此海潮之聲，續續而至，無有盡時。然思若不耳者，又將何以慰吾老母事至於此；余但置吾身焉，只好權順老母之意，容日婉言勸慰余母，或可收回成命。如老母堅不見許，則歷舉隱衷，或卒能諒余爲空門中人，未應蓄內。余撫心自問，固非忍人忘彼姝也。繼余又思日俗真宗，固許帶妻，且於剎中行結婚禮式，一效景教然者。若吾母以此爲言，吾又將何說答余慈母耶？余反復思維，不可自聊。又聞山後淒風號林，余不覺惴惴其慄。因念佛言身中四大，各自有名，都無我者。嗟乎！望吾慈母，切勿顯兒作啞羊可耳！

第十四章

越日，余姊果來，見余不多言，但亦勸余曰：「吾弟隨時隨地，須聽母言。凡事毋以盤氣自用，則人情世故，思過半矣。至爾謂終身不娶，自以爲高，此直村豎恆態，適

足笑煞人耳！三郎！爾後此須謹志吾言，勿貽人笑柄也。」

余唯唯而退，余自是以來，焦悚萬狀，定省晨昏，輒不久坐，盡日惴惴然，唯恐余母重提意嚮。余母每面余時，歡欣無已，似曾不理余心有閒愁萬種。一日，余方在齋中下筆作畫，用宣愁緒。既繪怒濤激石狀，復次畫遠海波紋，已而作一沙鷗斜身墮寒烟而沒。忽微聞叩銀聲，繼知吾妹，推扉言曰：「阿兄！胡不出外遊玩？」

余卽迴顧，忽爾見靜子作斜紅繞臉之妝，攜余妹之手，竚立門外，見余卽鞠躬與余爲禮。余遂言曰：「請阿姊進齋中小坐，今吾畫已竟，無他事也。」

余言既畢，余妹強牽靜子，逕至余側。靜子注觀余案上之畫；少選，莞爾顧余言曰：「三郎幸恕唐突！昔董原寫江南山，李唐寫中州山，李思訓寫海外山，米元暉寫南徐山，馬遠，夏圭寫錢塘山，黃子久寫海虞山，趙吳興寫靈若山；今吾三郎得毋寫崖山耶？一胡使人見則儻然如置身清古之域，此誠快心洞日之觀也。」

言已，將畫還余。余受之，言曰：「吾畫筆久廢，今輿至作，此不圖阿姊稱譽過當。徒令人增慚惕耳。」

靜子復微哂言曰：「三郎！余非作客氣之言也。試思今之畫者，但貴形似，取悅市儈，實則甯達畫之理趣哉？昔人謂畫水能終夜有聲，余今觀三郎此畫，果證得其言不謬。」

。三郎此幅，較諸近代名手，固有瓦礫明珠之別，又豈待余之多言也！

余傾聽其言，心念塵世甯有如此慧穎者？因退立其後，略舉目視之，鬢髮膩理，纖穠中度。余暗自嘆曰：「真曠却難逢者也。」

忽而靜子迴盼，赧赧然曰：「三郎！此畫能見隱否？三郎或不以余求在禮爲背否？余觀此景滄茫古逸，故愛之甚摯，今茲發問，度三郎能諒我耳。」

余卽答曰：「豈敢！豈敢！此畫固不值阿姊一粲，吾意阿姊固精通繪事者，望阿姊毋吝教誨，作我良師，不甯佳乎？」

靜子瑟縮垂其雙睫，以柔荑之手，理其羅帶之端，言曰：「非然也！昔日雖偶習之，然一無所成，今唯行篋所藏花燕一幅而已。」

余曰：「請問云何花燕？」

靜子曰：「吾家園池，嘗荷花盛開時，每夜有紫燕無算，巢荷花中，花盡猶不去。余感其情性，命之曰「花燕」，爰爲之圖。三郎！今容我檢之來，第恐貽笑大方耳。」

余鞠躬對曰：「請阿姊速將來，弟亟欲拜觀。」

靜子不待余言之畢，卽移步鞠躬而去，輕振其袖，薰香撲人。余遂留余妹問之曰：「何不聞阿母阿姊聲音，抑外出耶？」

余妹答曰：「然！阿姊約阿姨阿母俱出；謂往葉山觀千貫松，兼有他事，順道謁淡島神社。已屬廚娘，今日幸勝在十二句半鐘，并囑吾語阿兄也。」

余曰：「妹曷未同往？」

妹曰：「不！靜姊不往，故我亦不願往。」

余顧余妹手中攜有書籍，即詰之曰：「何書？」

妹曰：「此波彌尼八部書也。」

余曰：「此爲梵文典，吾妹習此乎？」

妹曰：「靜姊每日授余誦之，願初學殊艱，久之漸覺醴醇有味。其句度雅麗獨逸，迥非法蘭西，英吉利所可同日而語。」

余曰：「然則靜姊固究心三斯克利多文久矣。」

妹曰：「靜姊平素喜談佛理，以是因緣，好涉獵梵章。嘗語妹云：「佛教雖斥聲論，然楞伽瑜伽所說五法：曰相，曰名，曰分別，曰正智，曰真如，與波彌尼派相近。楞嚴後出，依於耳根圓通，有聲論宣明之語。是佛教亦取聲論，特形式相異耳。」」

余聽畢，正色語余妹曰：「善哉！靜姊果超凡入聖矣。吾妹謹隨之學毋怠！」

第十五章

余語吾妹既訖，私心歎曰：『靜子慧骨天生，一時無兩，甯不令人畏敬？惜乎，吾固勿能長侍秋波也！』

已而靜子盈盈至矣。靜子手持繪絹一幀，至余前；余肅然起立，接而觀之。蓮池之畔，環以垂楊修竹，固是姨家風物，有女郎兀立，風采盎然，碧羅爲衣，頗得吳帶當風之致。女郎挽文金高髻，卽漢制飛仙髻也。俯觀花燕，且自看妝映，儵然有出塵之姿，飄飄有凌雲之概。余讚歎曰：『美哉！伊人！奚啻眞者？』

靜子聞言，轉目盼余，兼視余妹，莞爾言曰：『究又奚能與三郎之言相副耶？且三郎安可以外貌取人？亦覘其中藏如何耳。畫中人外觀，似弈弈動人；第不能言，三郎何從諗其中心着何顏色者？』

余置其言弗答，續曰：『畫筆秀逸無倫，固是仙品。余生平博覽丹青之士，咸弗能逮。嗟乎！衣鉢塵土久，吾尙何言！今且據行雲流水之描，的是吾姊翼翼獨造，使余嘆觀止矣！阿姊端爲吾師，吾何幸哉！』

靜子此時，羞不能答，俛首須臾，委婉言曰：『三郎胡爲而作如是言？令淺嘗者無地自容。但願三郎將今日之畫見賜，俾爲臨本，兼作永久紀念，以畫中意況，亦與余身世吻合述君心愴，甯謂非然者？』

余曰：「余久不復屬意於畫，蓋已江郎才盡。阿姊自是才調過人，固應使我北面紅妝，云何謂我妄言？」

靜子含羞不余答。余亦無言，但雙手擎余畫獻之，且無心而言曰：「敬乞暫畏友晒存，聊申禱弟傾服之誠，非敢言畫也。」

靜子欣然曰：「三郎此言，適足以彰大作之益可貴耳。」言已，即平鋪袖角，端承余畫，以溫厚之詞答曰：「敬謝三郎！三郎無庸以畏友外我。今得此畫，朝夕對之，不敢忘錫畫人也。」

是夕，微月已生，西海水波不興。余乃負杖出門，隨步所之，遷漁翁，相與閒話，迄翁收拾垂綸，余亦轉身歸去。時夜靜風嚴，余四顧，舍海曲殘月而外，別無所觀。及去余家僅丈許，瞥見有人悄立海邊孤石之旁，靜觀海面，余諦矚倩影亭亭，知爲靜子，遂前叩之曰：「立者其吾阿姊乎？」

靜子聞余聲，却至欣悅，急迴首應曰：「三郎！歸何晏？獨不避海風耶？吾遲三郎於此久矣。三郎出時可會加衣否？向晚氣候，不比日間，恐非三郎所勝，能不使人無戚戚於中？三郎善自珍攝，寒威滋可畏也！」

余即答曰：「感謝吾姊關垂！天寒夜寂，敬問吾姊姊於此，沈沈何思？女弟胡未奉

侍左右？」

靜子則柔聲答曰：「區區弱質，奚云惜者？今余方自家中來，姨母，令姊，令妹，及阿母，咸集廚下製瓜團粉果；獨余偷閒來此，奉候三郎。三郎歸，吾心至適。」

余重謝之曰：「深感阿姊厚意見待，愧弗克當。望阿姊次回，毋冒夜以苛我。吾姊
忽意，特恐怨下走不稱消受耳。」

余言畢，舉步欲先入門，靜子趣而扶將曰：「三郎且住。三郎悅我請問數言乎？」

余曰：「何哉？姊胡爲客氣乃爾？阿姊欲有下問，穉弟固無不願奉白者也。」

靜子躊躇少間，乃出細膩之詞，第一問曰：「三郎！邇來相見，頗帶幽憂之色，是何故者？是不能令人無鬱拂。今願竊有請耳。」

余此時心知警兆，兀立不語。靜子第二問曰：「三郎！可知今日阿母邀姨母同令姊，往禮淡島明神，何因也？吾思三郎必未之審。」

余聞語茫然，膛不能答，旋曰：「果如阿姊言，未之悉也。」

靜子低聲而言，其詞斷續不可辨，似曰：「三郎鑒之！總爲君與區區不肖耳。」

第十六章

余胸震震然，知彼美言之骨也。余正在仲間，轉身稍離靜子所立處，故作漫聲指海面而言曰：『吾姊試誦望海心黑影，似是魚舸經此，然耶？否耶？』

靜子垂頭弗余答；少選，復步近余胸前，雙波略注余面。余在月色溟濛之下，凝神靜觀其臉，橫雲斜月，殊勝端麗。此際萬籟都寂，余心不自鎮。既而昂首矚天，則又烏雲瀾布，祇餘殘星數點，空搖明滅。余不覺自語曰：『呀！此非人間世耶？今夕吾何爲置身如是景域中也？』

余言甫竟，似有一縷吳綿，輕溫而貼余掌。視之。則靜子一手牽余一手，扶彼枯石而坐。余卽立其膝畔，而不可自脫也。久之，靜子發清響之音，如怨如訴曰：『我且問三郎：先是姨母，曾否有言關白三郎乎？』

余此際神經已無所主，幾於膝搖而牙齒相擊，垂頭不敢睇視。心中默念，情網已張，插翼難飛，此其時矣。

但聞靜子連復問曰：『三郎乎果阿姨作何語？三郎甯勿審於世情者，抑三郎心知之，故弗肯言，何見棄之深耶？余日來見三郎愀然不歡，因亦不能無瀆問耳。』

余乃力制驚悸之狀，囁囁言曰：「阿娘嚮無言說；雖有，亦已依稀不可省記。」

余言甫發，忽覺靜子筋脈躍動，驟鬆其柔荑之掌。余知其心中因吾言而愕然耳。余正思言以他事，忽爾悲風自海面吹來，乃至山巔，出林薄而去。余方凝竚間，靜子四顧皇然，卽擦間出一溫香羅帕，填余掌中，立而言曰：「三郎！珍重！此中有繡角梨花箋，吾嬰年隨阿母挑繡而成，謹以奉贈，聊報今晨傑作，君其納之！此間花草，甯足云以實三郎其亦知吾心耳！」

余乍聞是語，無以爲計。自念拒之於心良弗忍；受之則觀物思人，甯可寶踐戒言，以遂其心耶？余反復思維，不知所可。靜子旋欲有言，余陡聞陰風怒號，聲振十方，巨浪觸石，慘然如破軍之聲。靜子自將箋帕嬰之，謹納余胸間；旣訖，遽握余臂以膠熨之，嚶嚶欲泣曰：「三郎！受此勿減，願蒼蒼者祐吾三郎無恙。今吾兩人同歸，朝母氏也。」余呆立無言，唯覺胸間躍躍而躍。靜子嬌不自勝，摻余徐行。及抵齋中，稍覺清爽。然心緒紛亂，廢棄一切。此夜今時，因悟使不析吾五漏之軀，以還父母，又那能越此情關，離諸憂怖耶？

季夏，天色清明，惟氣候遽寒，蓋冬深矣。余母晨起，即部署廚娘，出餽餽，又陳備飲食之需。旣而齊聚膳廳中，歡聲騰徹，余始知姊氏今日歸去。靜子此際作魏代曉霞妝，餘髮散垂右肩，束以繻帶，迥絕時世之裝；覲賜與余爲禮，益增其冷豔也。余旣近繡聯坐，中心滋耿耿，以昨夕款語海邊之時，余未以實對彼姝故耳。已而姊氏辭行，余見靜子拖百褶長裙，手攜余妹送姊氏出門。余步跟其後，行至甬道中，余母在旁，命余亦隨送阿姊。

靜子聞命，欣然！卽轉身爲余上冠杖。余曰：「謹謝阿姊，待我周浹。」

余等齊行，送至驛上，展轎車發，遂與余姊別。歸途唯靜子及余兄妹三人而已。靜子緩緩移步，遠遠見農人治田事，因出其纖指示余，順口吟曰：

采菱辛苦廢犁鋤 血指丹流鬼質枯

無力買田聊種水 近來湖面亦收租

「三郎！此非范石湖之詩歟？在宋已然，無怪吾國今日賦稅之繁且重。吾爲村人生無限悲感耳。」

靜子言畢，微喟！須臾忽絳其頰，盼余問曰：「三郎得毋勞頓？日來身心亦無患耶？吾晨朝聞阿母傳言，來過過已，更三日，當挈令妹及余歸箱根；未審於時三郎可肯

運與海服舍？」

余聞言，心念起落，不即答。轉視靜子，匿面於纒傘流蘇之下，引慧自迎余，爲狀似滿葵深。余曰：「如阿娘行，吾必隨即爲盾。」

余言已，復迴顧靜子眉端，隱約見愁態。轉瞬靜子果意深於眶，嚶然而呻曰：「吾居來在階廳中，見三郎胡乃作威威容，得毋玉體遠和？敢希見告耳！苟吾三郎有何傷感，亦不妨掬心相示，幸毋見外也。」

余嚶嚶弗答。靜子復微徵言曰：「君其怒我乎？胡輒吾請？」

余停履抗聲答曰：「心偶不適，亦自不識所以然。勞阿姊詢及，慚傷何可言，萬望阿姊諒我！」

余且行且思，忽然有濁於心，弗可自持，因失聲呼曰：「吁！吾滋愧悔於中，無解脫時矣！」

余此時淚隨聲下，靜子雖聞余言，殆未得窺余命意所在，默不一語。繼而容光憔悴，就胸次出丹霞之巾，授余搵淚，慰辭良殷，至於紅淚潛擦。余暗驚曰：「吾兩人如此，非壽徵也！」

旁午始盡家庭，靜子與余都弗進膳。

第十八章

余妹存後，忽忽又三日矣。此日大雪繽紛，余緊閉窗戶，靜坐思量，此時正余心與雪捲交飛於茫茫天海間也。余思久之，遂起立徘徊，歎曰：「蒼天！蒼天！吾胡盡日懷抱百憂於中，不能自弭耶？學道無成，而生涯易盡，則後悔已遲耳。」

余諦念彼妹，抗心高遠，固是大善知識；然以眠波決之，則又兒女情長，殘堪畏怖。使吾身此時爲幽燕老將，固亦不能提剛刀慧劍，驅此嬰嬰宛宛者於漠北。吾前此歸家，爲吾慈母，奚事一逢彼妹，遽加余以爾許纏綿婉戀，累余虱身於情網之中，負己負人，無有是處耶？嗟乎！繫於情者，難乎尤怨，歷古皆然。吾今胡能沒爾家庭之戀，以闕愁自戕哉？佛言：「佛子離佛數千里，當念佛戒。」吾今而後，當以持戒爲基礎，其庶幾乎！余輾轉思維，忽覺斷惡證真，刪除豔思，喜厭無極；決心歸覓師傳，冀重重懺悔耳。第念此事決不可以稟白母氏，母氏知之，萬不成行矣。

忽而余妹手託錦製花瓶入，語余曰：「阿兄！此妹手造慈溪派插花，阿兄月旦，其能有當否？」

余無言，默視余妹，心忽惘楚，淚盈豪睫，思欲語以離家之旨，又恐行不得也。迄

余妹去後，余心顛不已，返身掩面，成淚人矣。

此夕余愁緒復高疊如雲，自思靜子日來懨懨，已有病容。迹彼情詞，又似有所顧慮；抑已洞悉吾隱衷，以我爲太上忘情者歟？今旣不以禮防爲格，吾胡不親過靜子之室，敘白前因？或能宥我。且名姝深懷，又何可棄捐如是之速者？思已，整襟下樓，緩緩而行；及至廊際，聞琴聲，心知此吾母八音琴，爲靜子所彈，以彼姝喜調梅春之曲也。至「夜迢迢，銀臺絳蠟，伴人垂淚」句，忽而雙絃不譜，嬰變滯而不延，似爲淚珠沾濕。迨餘音都杳，余已至窗前，屏立不動。乍聞余妹言曰：「阿姊！晨來所治針葯，亦已畢業未？」

靜子太息答余妹曰：「吾欲爲三郎製領結，顧累日未竟，吾工真濡滯也。」

余旣知余妹未睡，轉身欲返。忽復聞靜子淒聲和淚，細詰余妹曰：「余妹知阿兄連日胡因鬱鬱弗舒，恆露憂思之狀耶？」

余妹答曰：「吾亦弗審其由。今日尙見阿兄獨坐齋中，淚潛潛下，良匪無以。妹誠憐異，又弗敢以稟阿嬢。吾姊何以教我感阿兄耶？」

靜子曰：「爾乃無術；惟待余等歸期，吾妹努力助我，要阿兄同行，吾甯家，則必有以盡爾兄羸結。阿兄蒞吾家，兼可與吾妹劇談破寂，豈不大妙？不觀阿兄面龐，近日

十分消瘦，令人滋恨恨。今有一言相問吾妹，妹知阿母，阿姨，或阿姊，嚮有何語，吩咐阿兄否？」

余妹曰：「無所聞也。」

靜子不語；久之，微呻曰：「抑吾有所開罪阿兄耶？余雖勿慧，曷遂相見棄……」

？』言至此，噫焉而止。復曰：「待明日，但乞三郎加示喻耳。」

靜子言時，凄咽不復成聲。余猛觸彼美沛然至情，萬緒悲涼，不禁歔歔泣下，乃歸，和衣而寢。

第十九章

天將破曉，余憂思頓釋，自謂寃得安心立命之所矣，盥漱既訖，是於就案搦管構思，愴然少間，力疾書數語於箋素云：——

靜姊妝次：

嗚呼！吾與吾姊終古永訣矣！余實三戒俱足之僧，永不容與女子共住着也。吾姊盛情殷渥，高義干雲，吾非木石，云胡不感？然余固是水曜離胎，遭世有難言之洞！又胡忍以飄飄危苦之軀，擾吾姊此生哀樂耶？今茲手持寒錫，作遠頭陀矣。塵

塵剝剝，會面無因；伏維吾姊，貸我殘生，夫復何云？倏忽離家，未克另覓阿姨，阿母，幸吾姊慈悲哀愍，代白此心；並婉勸二老，切勿悲念頑兒身世，以時強飯加衣，即所以憐兒也。弟三郎含淚頂禮。書畢，即急易裝，將箋暗納於靴骨細盒之內；盒爲靜子前日盛果腹余，余意行後，靜子必能檢盒得箋也。摒擋

既畢，舉目見壁上銅鐘，響鑿七奏，一若催余就道者。此時阿母，阿姨，咸在寢室，爲余妹理衣飾。靜子與廚娘侍女，則在廚下，都弗余覺。余竟自開柵藩行，行數武，余迴顧，忽見靜子亦匆匆踵至；綠鬢垂於耳際，知其還未櫛掠，但倉皇呼曰：「三郎侵晨安適？夜來積雪未消，不宜出行。且晨餐將備，曷稍遲乎？」

余心爲赫然，即脫冠致敬，謹恭以答曰：「近日疎慵特甚，忘却爲阿姨道晨安，幸阿姨恕之。吾今日欲觀白瀧不動尊神，須趁雪未霽時往耳。敬乞阿姨勿以禪弟爲念。」靜子趣近余前，愕然作聲問曰：「三郎顏色，奚爲乍變？得毋感冒？」言畢，出其膩潔之手，按余額角，復執余掌言曰：「果熱度騰湧。三郎此行可止，請速歸家，就榻安歇，待吾稟報阿母。」言時聲顫欲嘶。

余即陳謝曰：「阿姨太過細心；余惟覺頭部微暈，正思外出，吸取清氣耳。望吾姊勿尼吾行。二小時後，余即歸家，可乎？」

靜子以指掠其鬢絲，微嘆不余答；久乃嬌聲言曰：「然則吾請待三郎耳。」

余急曰：「何敢重煩玉趾，余一人行道上，固無他慮。」

靜子似弗釋，含淚盼余喟然答曰：「否！粉身碎骨，以衛三郎！亦所不惜；况區區二三行耶？望三郎莫累累見却，卽幸甚矣。」

余更無詞固拒，權伴靜子逡巡而行。道中積雪照眼，余略顧靜子芙蓉之靨，襯以雪光，豔豔絕倫，吾魂又爲之爽然而搖也。靜子頻頻出素手，謹炙余掌，或捫余額，以覘熱度有無增減。俄而行經海角砂灘之上，時值海潮初退，靜子下其肩睫，似有所思。余矚靜子清耀已極，且有淚容，心滋惻悵，遂扶靜子腰圍，央其稍歇。靜子脈脈弗語，依余憩息於細軟乾砂之上。

此時余神志爲爽，心亦鎮定，兩鬢熱度盡退，一如常時，但靜默不發一言。靜子似漸釋其悲梗，尙復含迷注視海上波光；久久，忽爾扶余臂愀然問曰：「三郎！何息之深也？三郎或深訝吾言唐突耶？前接香港郵筒，中附褪紅小簡，作英吉利書，下署羅弼氏者，究屬誰家掃眉才子，可得聞乎？吾觀其書法斌媚動人，豈讓簪花格註？奈何以此蟹行烏絲，惑吾三郎，快快至此田地？余以私心決之，三郎意似憐其薄命如櫻花絲者。三郎今茲肯爲我傾吐其詳否耶？」

余無端聞其細膩酸咽之詞，以余初不宿備，故噤不能聲。靜子續其聲韻曰：「三郎，胡爲穢口如金人？固弗容吾一聞芳訊耶？」

余遂逡報曰：「彼馬德利產，其父即吾恩師也。」

靜子聞言，目動神搖，似極慘怛，故遲遲言曰：「然則彼人殆絕代麗姝，三郎固豈能忘懷者？」

言畢，哆其唇櫻，迴波注睇吾面，似細察吾方寸作何嚮背。余略引目視靜子，玉容瘦損，忽而慧眼含紅欲滴；余心知此子固天懷活潑，其此時情波萬疊而中湧矣。余情况至窘，目審將何詞以答；少選，遽作莊容而語之曰：「阿姊當諒吾心，架問何爲？余實非有所戀戀於懷。顧余素快快不自聊者，又非如阿姊所料。余周歷人間至苦，今已絕意人世，特阿姊未之知耳。」

余言畢，靜子揮其長袖，掩面悲咽曰：「宜乎三郎視我，漠若路人；余固爲知者？」已而復曰：「嗟乎！三郎！爾意究安屬？心向麗人則亦已耳，甯遂忍然弗爲二老計耶？」

余聆其言，良不自適，更不忍傷其情款。所謂纏斷絲連，不其然歟？余遂自緝愁絲，陽慰之曰：「釋弟胡敢者？適戲言耳！阿姊何當介蒂於中，令釋弟皇恐無地。實則余

心緒不甯，言乃無檢。阿姊愛我既深，尙冀阿姊今以惡道加我，感且無任耳！阿姊其見宥耶？」

靜子聞余言，若喜若愛，垂額至余肩際，方含意欲申；余卽撫之曰：「悲乃不倫，不如歸也。」

靜子愁懷略釋，盈盈起立，捧余手重復親之，言曰：「三郎！記取後此無論何適，須約我偕行，寸心釋矣。若今晨匆匆自去，將毋令人懸念耶？」

余卽答曰：「敬聞命矣。」

靜子此時俯身，拾得虹紋貝壳，執玩反覆，旋復置諸沙面，爲狀似甚樂也。已而駢行，天忽陰晦，欲雪不雪，路無行人。靜子且行且唱，我慄慄惴懼不已，乃問之曰：「阿姊奚歎？」

靜子答曰：「三郎有所不適，吾心至慄。」

余曰：「但願阿姊寬懷。」

此時已近山脚孤亭之側，離吾家祇數十武；余停履謂曰：「請阿姊先歸，以慰二老。小弟至板橋之下，拾螺蛤數枚，歸貽妹氏，容緩二十分鐘當家。第恐有勞垂盼，阿姊願耶？否耶？」

靜子曰：『甚善！余先歸爲三郎傳朝食。』

言畢，握余手略鞠躬言曰：『三郎！早歸。吾偕令妹侍伺三郎，同御晨餐。今夕且看明月照積雪也。』

余垂目細瞻其雪白冰清之手，微現蔚藍脈線，良不忍遽釋，惘然久之，因曰：『敬謝阿姊禮我。』

第二十章

余日送靜子嫻嫻行後，喟然而嘆曰：『甚矣！柔絲之絆人也！』

余自是力遏情瀾，亟轉山脚疾行。漸前，適有人夫牽空車一輛，余招而乘之，逕赴車站；購票訖，汽車即發。二日半，經長崎，復乘歐舶渡西。余方豁然動念，遂將靜子邊日所賸風文羅簡之屬，沉諸海中，自謂憂患之心都泯。

更二日，抵上海，余卽日入城，購僧衣一襲易之，蕭然嚮武林去；以余素慕聖湖之美，今應順道酬吾夙願也。既至西子湖邊，盈眸寂樂，迥絕塵寰。余復芘瓜皮舟，之素家埠。既至，余舍舟，肩挑被席數事，投靈隱寺，卽宋之問「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處也。余進山門，復至客堂，將行李放堂外左邊，卽自往右邊籬立。

久久，有知客師出問曰：「大師何自而來？」

余曰：「從廣州來。」

知客聞言欣然曰：「廣東富饒之區也。」

余弗答，聲傑出以示之。知客審視牒訖，復欣然導余登南樓安息。余視此樓頗廣，

丁方可數丈，樓中一無所有，唯灰磚數方而已。

迄薄暮，齋罷，余急就寢，卽以灰磚代枕。入夜，余忽醒，弗復成寐；又聞樓中作怪聲甚厲。余心驚疑是間有鬼，慘慄不已，急以絨氈裹頭，力閉余目；雖汗出如瀉，亦弗敢少動。漫漫長夜，不勝苦悶。天甫曙明，聞鐘聲，卽起；詢之守夜之僧，始知樓上向多松鼠，故發此怪聲，來往香客，無不驚訝云。

晨粥既畢，主持來謁余曰：「師邈來，晨夕無庸上殿，但出山門掃枯葉拍子，聚而焚之。」

余曰：「謹受教。」

過午，復命余將冷泉亭石脚衰草剔淨。如是安居五日，過已，余頗覺愜然自得，竟不識人間有何憂患，有何恐怖。聽風望月，冥念都空；惟有一事，不能無憾！以是間風景爲聖湖之冠，而冠蓋之流，往來如鯽，竟以清淨山門，爲凡夫俗子宴游之區，殊令人

弗堪耳。

第二十一章

余一日無事，偶出春涼亭眺望，忽見壁上新題，墨痕猶濕，余細視之，即指官竹枝詞

數章也，其詞曰：

二品加銜四品階

黃堂半跪稱卑府

督撫請談當座揖

便宜此日稀觀察

皇然綠轎四人抬

白簡通詳署憲臺

臬藩接見大門開

五百光洋買得來

大夫原不會醫生

說夢但求升道府

外商吏禮皆無分

一萬白銀能報效

誤被鄙人喚此名

升階何敢望參丞

兵戶刑工浪掛名

燈籠馬上換京卿

一麾分省出京華
直與翰林爭俸滿
大人兩字憑他叫
莫問出身清白否

工賑捐輸價便宜
官場逢我稱司馬
家世問來皆票局
怪他多少功牌頂

八成遇缺儘先班
刮得民膏還夙債
若逢苦缺還求調
別有上台饒不得

斷鴻零雁記

蓋頂花翎到處誇
偶兼坐辦望蓋差
小考諸童聽我枷
有錢再把道員加

白銀兩百得同知
照壁憑他畫大獅
大夫買去署門楣
混我胸前白鷺鷥

銓補居然父母官
掩將妻耳買新歡
偏想諸曹要請安
一年節壽又分餐

斷鴻零雁記

補掛朝珠頂似晶
教官都作加銜用
外放祇能掄刺史
可憐裁缺悲公等

冒充一個狀元郎
般戶何妨苦缺當
出身原是做廚房
丟了金錢要發狂

小小京官不足珍

素珠金頂亦榮身

也隨編檢稱前輩

曾向王公作上賓

借與招牌充雜匠

呼來雅號冒儒臣

銜條三字翰林院

誑得家人喚大人

余讀至此，其謂詞雅驢。首章指道員，其二郎中，其三知府，其四同知，其五知縣

，莫六光祿寺署丞，其七待詔，惜未幸為風雨烈滅，不可辦，只賸

天喪斯文人影絕

官多捷徑寸心寒

一聯而已。此時對舉已極奇

蓋指留學而言也。

余方欲行，適有少年比丘，負囊而來。余問其年，可十六七，面帶深憂極恨之色。

見余即蕭容合十，向余而言曰：「敬問阿師，此間能容我掛單否乎？」

余曰：「可，吾導爾至客堂。」

比丘曰：「阿彌陀佛。」

余曰：「子從何許來？觀子形容，勞困已極，吾請助子負囊。」

比丘矍鑿曰：「謝師厚意！吾果困頓，如阿師言。吾自湖南來者，吾發願參禪七方，形雖枯槁，第吾心中懷穢，固已淨盡無餘，且勿知苦爲何味也。」

第二十一章

晚上比丘與余同歇樓上，余視其衣單，均非舊物，因意其必爲新剃度；又一望可知，其中心實有千端愁恨者。遂叩之曰：「子出家幾載？」

比丘聆余言，沉思久之，凄然廢余曰：「余削髮僅月餘耳。阿師待我殊有禮義，中心甯弗感蒙？我今且語阿師以吾何由而出家者。」

「吾恨人也，自幼失怙恃。吾叔貪利，帶余於鄰邑巨家爲嗣。一日，風雨凄迷，余靜坐窗間，讀唐五代詞，適隣家有女，亦於斯時當窗刺繡。余引目望之，蓋代容華，如天仙墮凡也。然余初固不敢稍萌妄念。忽一日，女繕一小小瓊箋，以紅線輕繫於蜻蜓身上，令徐徐飛入余窗；蓋鄰窗與余窗斜對，僅隔六尺，下有小河兩畧耳。余得箋，循還

雖誦，心醉其美，復豔其情，因嘆曰：「吾何修而能狂天仙下盼耶？」由是夢魂，竟被鄰女牽繫，而不能自作主持矣。此後朝夕必臨窗對晤，且飽余以綿繡文房之屬；吾和其家貧親老，亦厚報之以金，如是者屢矣。

「一日，女復自繡秋海棠筆袋，實以旃檀香屑見貶。余感鄰女之心，至於萬狀，中心自念，非更得金以酬之，無以自對良心也。顧此時阮囊羞澀，遂不獲已，告貸於廝僕；不料僕陽諾而陰違諸吾義父之前。翌晨，義父嚴責余曰：「吾素愛汝，汝竟行同浪子耶？吾家斷無容似汝敗行之人，汝去。」義父言畢，即草一函，囑余挈歸，致吾叔父。余受函入房，女猶倚窗迎余含笑。余正色告之曰：「今日見擯於老父，後此何地何時，可圖良會耶？」

「女聆余言，似不歡，怫然豎其一指，遂巡答余曰：「今夕無月，君於十一句鐘，以辭歸至吾屋後，君能之乎？」余亟應曰：「能之。」

「吾既領香諭，自以爲如天之福也，卽歸至家。叔父詰余曰：「汝譖我，將錢何所用，賭耶？交游無賴耶？」余唯恭默，不敢答一辭；恐直言惹，則鄰女聲名瓦解，是何可者；俄頃，叔父復問曰：「汝究與誰人賭耶？」余弗答如故。遂益中吾叔父之怒，乃以桐城鬻斗，亂剝余肩。余忍痛不敢少動，又不敢哭。」

「黃昏後，余潛取鄰舍漁舟，肩痛不可忍。自念今夕不行，將負諾，則痛且死，亦安能格我者，遂勉力搖舟。歎乃而去。及至其宅，劃執鉤鐘，余心益慰，竟忘痛楚。停橋於屋角，待久之，不見人影，良用焦憂。忽驟雨如覆盆，余將孤艇駛至牆緣芭蕉之下，冒風雨而立，直至四更，亦復杳然。余心知有變，躍身入水，無知覺也。」

「迄余漸醒，四顧竹籬茅舍，知爲漁家。一翁二媪，守余側，頻以手按余胸次。甚般。冷突然問曰：「叟及夫人，拯吾命耶？然余誠無面目，更生人世。」

「媪曰：「悲哉！吾客也！客今且勿言。天必祐客平安無事，吾謝天地。」

「余聞媪言辭溫厚，不覺墮淚，悉語以故。媪白髮婆娑，搖頭嘆曰：「天下負心人，比比然也。客今後須知自重。」

「叟曰：「勉乎哉！客今回頭是岸，佳也。」

「余收淚跪別翁媪而行，莫審所適，悲騰恨溢，遂入插麓爲僧。乃將腰間所繫海棠筆袋，并香屑葬於飛來鐘樹脚之側。後此附商人來是問。今茲茫茫宇宙，又烏覩所謂情，所謂恨耶？」

余聞湘僧之訖，歷歷憶及舊事，不能甯睡。忽依稀聞慈母責余之聲，神爲聳然而動，淚滿雙睫，頓發思家之感。翌朝。余果病，不能興。湘僧晨夕爲余司湯藥粥飯各事，

余輒於中夜感極涕零，遂與湘僧爲患難交。後此湘僧亦信持苦志，形影相弔，無片刻少離。余病彙旬，始獲清健，能扶杖出山門眺望，潭映疏鐘，清人骨髓。

第二十二回

忽一日監院過余言曰：「明日中元節，城內寒家有法事，首座命衲應赴；並詢狂僧之中，誰合選爲同伴者。衲以師對，首座喜甚。道師沉靜寡言，足壯山門風範，能起十方宗仰。且麥氏亦嶺南人，以師款洽，較他人方便，此吾儕不得不惜重於吾師也。」

余答曰：「余出家以來，未嘗習此，舍香讚，心經，大悲咒而外，一無所能。恐辱命，奈何？」

監院曰：「瑜伽焰口，只此亦夠。尙有侍者二人，於諸事殊綽達。師第助吾等敲木魚及添香翦燭之外，無多勞。萬望吾師勿辭辛苦，則常住增光矣。」

余不獲已，允之，監院欣然遂去。余語湘僧曰：「此無益於正教，而適爲人鄙夷耳。應赴之說，古未之聞。昔白起爲秦將，坑長平降卒四十萬。至梁武帝時，誌公智者，提斯悲慘之事，用警獨夫好殺之心，并示所以濟拔之方。武帝遂集天下高僧，建水陸道場七晝夜，一時名僧，咸赴其請。應赴之法，自此始。」

『余嘗攷諸內典：昔佛在世，爲法施生，以法教化四生。人間天上，莫不以五時八教，次第調停而成熟之。諸弟子亦各分化十方，以故弘其道。迨佛滅後，阿難等結集三藏，流通法寶。至漢明帝時，佛法始入震旦，唐宋以後，漸入滄海，恥爲衣食之資，將作販賣之具。嗟夫！異哉！自旣未度，焉能度人？譬如下井救人，二俱陷溺。且施者，與而不取之謂之；今我以法與人，人以財與我，是謂貿易，云何稱施？况本無法與人，徒資口給耶？縱有虔誠之功，不贖貪求之過。若復苟且將事，以希利養，是謂盜施主物，又謂之負債用。律有明文，呵責非細。』

徧僧曰：『阿師言深有至理，令人不可置一詞也。第余又不解誌公胡必作此懺儀，延誤天下蒼生耶？』

余曰：『誌公本是菩薩化身，能以圓音利物。唐持梵唄，已無補秋毫。矧在今日凡僧，更何益之有？雲棲廣作懺法，蔓延至今，徒謀正修，以資利養，流毒沙門，其禍至烈。至於禪宗，本無懺法，而今亦相率崇效，非宜深戒者乎？願吾與子，俱是正信之人，旣皈依佛，但廣說其四諦八正道；豈人天小果有滯之因，同日語哉？』

湘僧曰：『善哉！馬鳴菩薩言，諸菩薩舍妄一切顯真實，諸凡夫發真一切顯虛妄。』

第二十四章

明日，余隨監院蒞麥氏許，然余未嘗問其為何名，隸何地，但知其為宰官耳。入夜，法事開場，此余破題兒第一遭也。此時男女疊肩環觀者甚衆。監院垂睫合十，朗念真言

想骨肉已分離

觀音容而何在

聲至凄惻。及至

嗚呼

杜鵑叫落桃花月

血染枝頭恨正長

又

昔日風流都不在

綠楊芳草鬪饑寒

又

將軍戰馬今何在

野草開花滿地愁

等句，則又悲健無論。斯時舉屋之人，咸屏默無聲，注視余等。余忽聞對壁座中，有嬰宛細碎之聲，言曰：「殆此人無疑也。迴憶垂髫，恍如隔世，寧勿凄然！」時復有男子

太息曰：『儼哉！果三郎其人也。』

余驟聞是言，豈不驚怕；奈此際神色頓變，然不敢直視。女郎復曰：『似大病新痊，我知三郎固有難言之隱耳。』

余默察其聲音久之，始大悟其卽麥家兄妹，爲吾鄉里，又爲總角同窗。計相別五載，想其父字爲宦於此，回首前塵，徒增浩歎耳。憶余羈香港時，與麥氏兄妹結鄰於賣花街。其父固性情中人，意極可親，遇我特厚，今乃不期相遇於此，實屬前緣。余今後或能藉此一訊吾舊鄉之事。斯亦足以稍慰飄零否耶？

余心於是鎮定如常。黎明，法事告完，果見僮僕至余前揖曰：『主人有命，請大師青臨書齋便飯。』

余卽隨之行。此時同來諸僧，咸駭異，以彼輩未嘗知余身世，彼意謂余一人見招，必有殊榮絳寵。蓋今之沙門，雖身在蘭闥，而情趣纒弗者，固如是耳！

及余至齋中，見饗事陳設甚盛：有鱸菜，有醋魚，五香腐乾，桂花栗子，紅菱藕粉，三白西瓜龍井虎跑茶，上蔣釘字糕，此均爲余特備者。余心默感麥氏，果依依有故人之意，足徵長者之風；於此炎涼世態中，已屬鳳毛麟角矣。少須，麥氏攜其一子一女出齋中，與余爲禮。余諦認麥家兄妹，容顏如故，戲采嫖靚；而余抱無涯之戚，四顧蕭條

，負我負人，何以堪此？因掩面哀咽不止，麥氏父子，深形悽愴，其女公子亦不覺爲余而作啼妝矣。

無語久之，麥氏撫余背莊然言曰：『孺子毋怨爲幸！吾久弗見爾。先是聞鄉人言，吾始知爾已離俗，吾正深悲爾天資俊爽，面世路淒其也。吾去歲挈家人僑居於此，昨夕兒輩語我，以爾來吾家作法事，令老夫驚喜交集。老夫髦矣，不料猶能會爾，寧謂此非天緣耶？爾父執之婦，昨春遷居香港，死於喉疫。今老夫願爾勿歸廣東。老夫知爾，了無凡骨，請客吾家，與豚兒作伴，則爾於余爲益良多。爾意云何者？』

余聞父執之妻，早年去世，滿懷悲感，歎人事百變叵測也，

第二十五章

余收淚啓麥氏曰：『銘感丈人，不以殘軀見棄，中心誠皇誠恐，將奚以爲報？然寺中尙有湘僧，名法忍者，爲吾至友，同居甚久，孺子實不忍離之。後此孺子當時囑高軒侍教，丈人其怨我乎？』

麥氏少思，靄然言曰：『如是亦善，吾唯恐寺中苦爾。』

余卽答曰：『否！寺僧遇我俱善。敬請丈人，垂念小子，小子何日忘之？』

麥氏喜形於色，引余入席，願桌上浙中名品咸備，奈余心懷百憂，於此時亦味同嚼蠟耳。飯罷，余略述東歸尋母事，麥氏舉家靜聽，感喟無已。麥家夫人並其太夫人，亦在座中，爲余言天心自有安排，屬余屏除萬慮；余感極而繼之以泣。及余辭行，麥家夫人出百金之票授余，屬曰：『孺子莫拒，納之用備急需也。』

余拜却之曰：『孺子自逗子起行時，已備二百金，至今還有其半，在衣襟之內。此爲善唯心領，敬謝夫人。』

余歸山門，越數日，麥家兄妹同來靈隱。視余於冷泉亭。余乘間問雪梅近况何若。初兄姊皆隱約其辭，余不得端倪。因再叩之，凡三次；其妹微蹙其眉，太息曰：『其如玉葬香埋何？』

余聞言幾踏，退立震懾，捶胸大恫曰：『果不幸耶？』

其兄知旨，急慘余臂曰：『女弟孟浪，焉有是事？實則：：：。』語至此，轉復慰余曰：『吾愛友三郎千萬珍重。女弟此言非確，實則人傳彼姝春病頗劇耳。然吉人自有天相，萬望吾愛友切勿焦慮，至傷玉體。』余遂力遏其悲。

是日，麥家兄妹，復邀余同歸其家。翌晨，余偶出後苑噓氣，適逢其妹於亭橋之上，扶闌淺睇，如有所思。既見余至，不禁紅上梨渦，意不忍爲隴中佳人將消息耳。余將

轉身欲行，其妹迴眸一盼，嬌聲問曰：「三郎！其容我導君一遊苑中乎？」

余卽鞠躬，莊然譏曰：「那敢有勞玉趾？敬問賢妹一言，雪梅究存人世與否？賢妹可詳見告歟？」

其妹嚶然而呻，輒搖其首曰：「諺云：『繼母心肝，甚於蛇虺，』不誠然哉？前此吾居鄉間，聞其繼母力逼雪姑爲富家媳，迨出爾前一夕，竟絕粒而夭。天乎！天乎！鄉人咸悲雪姑命薄，吾則歎人世之無良，一於至此也！」

余此時確得噩信，乃失聲而哭，急馳返山門，與法忍商酌，同歸嶺海，一弔雪梅之墓，冀慰貞魂。明日午後，麥氏父子，親送余等至拱宸橋，揮淚而別。

第二十六章

余與法忍至上海，始悉襟間銀票，均已不翼而飛；故不能買舟，遂與法忍決定行脚同歸。沿途託鉢，踰躓已極。逾幾，始抵橫蒲關，入南雄邊界。既過紅梅驛，土人言此去俱爲坦途。然水行不一旬卽能達始興。余二人盡出所蓄，尙可敷舟資及糧食之用，於是揚帆以行。風利，數日遂過瀆水，至始興縣，余二人憂思稍解。是夕，維舟於野渡殘楊之，涼秋九月矣，山川寥寂，下舉目蒼涼。忽有西北風濤颯過耳，余皆悚然而聽之，

又有巨物嗚嗚然襲舟而來，竟落燈光之下，如是者緣續而登；余異而歸之，約有百數，均圍磨房燈也。此爲余初次所見，頗覺奇趣。

法忍語余曰：「吾聞丹鳳山，去此不遠，有張九齡故宅，吾二人明晨將紆道往觀。」

又曰：「惜吾兩人不能痛飲；否則將此蟹煮之，復入村沽酒釀無量，爾我舉匏樽以消幽恨。奈何此夕百憂感其心耶？」

語次，舟子以手指楓林曠野告余二人曰：「此卽懷慶古關也，金碧飄零盡矣。父老相傳，甲申三月，吾族避老蒼師於此；不觀腐草燐光，至今猶在！嗟乎！風景依然，而江山已非，甯不令人慨然生感，欲感不置耶？」

迨余等將睡，忽而黑風暴雨迭作。余爾徂忍：「今夕不能往宿舟中，不若同往荒殿少避風雨，明日重行。」法忍曰：「善！」余二人遂辭舟子，向楓林曠野而入。既至山門，綠垣傾圮殆盡。厚衣無存者。及入，殿中卻無聲響，唯見佛燈，光指西壁，殿旁有甬道，通一耳室，余意其爲住僧寮房，故止步弗入。法忍手捫壁上題詩，讀曰：

十郡名賢請自思

塵中若爾是男兒

鼎湖巖挽聖壽日

駕水爭持牛耳時

聖壽冬青徒有淚

歌殘燈盡竟無詩

斷鴻零雁記

六九

故陵麥飯誰撈取

贏得空堂酒滿卮

余曰：「此濟歸和尚賤吳梅村之詩也。當日所謂名流，忍以父母之邦，委於鞏胡，殘暴蹂躪，亦可想而知矣。濟歸和尚固是頂天立地，一堂堂男子。嗚呼！丹雘一炬，遺老幽光，至今猶屈而不申，何天心之憤憤也！」

時暴雨忽歇，余與注忍無言，解襟臥於殿角。余陡然從夢中驚醒，時萬籟沉沉，微聞西風振籜，參以寒蟲斷續之聲；忽有金麥莪之什於側室者，其聲酸楚無倫。聽至：

哀哀父母

生我劬勞

句，不禁洗洗大恸，心爲摧折。

晨興，天霽宿霧。余見此僧，嗚呼！卽余乳母之子潮兒也！余愕不止；潮兒幾疑余爲鬼物，相視久之，悲咽流狀曰：「阿兄歸幾日矣？」

余曰：「昨夕抵此，風雨餘天，故就宿殿內。賢弟何故失容？阿母無恙耶？」

潮兒未及發言，已簞簞落淚，向余言曰：「慈母見背，吾心悲極爲僧，廬墓於此，三經弦望矣。」

余聞言，震越失次，趨前抱潮兒而慟哭曰：「吾意歸南溟必先見吾媳。余自襟露，

獨一人孱弱癯我，不圖今已長眠。天乎！吾媪養育之恩，吾未報其萬一。天乎！吾心胃都碎矣！」

既而潮兒導余等出西院門，至其亡母墓前，黃土一抔，白楊蕭蕭，山鳥哀鳴其上。余同法忍，俯伏隕涕。潮兒淚深言曰：『亡母感古裝夫人極矣；舍古裝夫人而外，欲得一賜惠之人，無有也。吾前月奉去一楠，不知阿兄遄歸。今會阿兄於此，亦余夢魂所不及料，甯非蒼天垂憐？先母重泉慰矣。』

第二十七章

余等暫與潮兒爲別，遂向雪梅故鄉而去。陸行假食，凡七晝夜，始抵黃葉村。讀者尙憶之乎？村卽吾乳媪前此所居，吾嘗於是村爲園丁者也。顧吾乳媪舊屋，旣已易主，外觀自不如前，觸日多愁思耳。余與法忍，投村邊破寺一宿。晨曦甫動，余同法忍披募化之衣，卽當行阡陌間；此時余心經時百轉，誠無以對吾雪梅也。

旣至雪梅故宅，余竚立，迴念當日賣花經此，猶如昨晨耳。誰料雲鬢花顏，今竟化蝶歸去？吾憶繚綿，甯有極耶？嗟乎！雪梅亦必當憐我於永永靈塋！余羈縻世網，亦豈微欲撥矣。唯思欲自西行以來，慈母在家，盼余歸期，直泥牛入海，何有消息？余誠冲

幼，竟敢將阿姨，阿母殘年期望，付諸滄海。思之，余罪又寧可追耶？此時余乃戰兢而前，至門次，頓聲呼『施主！施主！』

少選，小娃出，余審視之，果前此所遇侍兒，遺余以金表。侍兒忽而却立，面容喪失，凝眸盼余二人若識若不識。余未發言，寸心碎亂，且哭且叩侍兒曰：『子還憶賣花人否？』雲姑今葬何許？幸子導吾一往，則吾感子恩德弗盡。吾今急不擇言，以表吾心，望子諒而恕我。』

侍兒聞余言，始爲凜然，隱作怒容；他顧久之，厲聲曰：『異哉先生！人既云亡，哭詞爲者？會聞雲姑有負於先生耶？試問鬻花郎，吾家女公子爲誰魂斷也？』言至此，復相余身，鬚髮殷然，含頰言曰：『和尙行矣，恕奴無禮，以鑿和尙。』

語已返身，力闔其扉。余正垂首，無由申辯，不圖竟爲僮娃旋絕，如朝余以刃也。余呆立幾不欲生人世。良久，法男腹股摩藉，余不覺自發其悲，乃轉身行，法忍隨之。既而繞村開叢塚之內，逡尋，直至斜陽垂落，竟不得彼妹之墓。俄而諸天曠黑，深沉萬籟，此際但有法忍與余相對呼吸之聲而已。余低聲語法忍曰：『良友已矣！吾不堪受受悲愴矣！吾其了此殘生於斯乎？』

法忍默然，仰首觀天；少選，以恁窺之聲，百端慰解，並勸余歸寺，明日返尋

歸途。余頽懼如尸，幸賴法忍扶余，迺遷前行，嗚呼！

踏遍北邙三十里

不知何處葬卿卿

讀卷思之，余此時愁苦，人間甯復吾匹者？余此時淚盡矣；自覺此心竟如木石，決計歸省吾師靜室，復與法忍束裝就道。而不知余彌天幽恨，正未有艾也。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孝行典
卷一百一十五

七十四

新式
蘇曼殊小說集

碎簪記

余至西湖之第五日，晨裝甫罷，徘徊於南樓之上，鏡聲悠悠而逝。遙望西湖風物如恆，但與我遊者，乃不同耳。計余前後來島凡十三次：獨遊者九次，共曼歸法師一次，共法忍禪師一次，共鄧繩侯，獨秀山氏一次，今卽同莊混也。

此日天氣陰晦，欲雨不雨，故無遊人；僅有二三採菱之舟，出澹澹中。余忽見縹緲艤之下，碧水紅蓮之間，有扁舟徐徐而至。更視舟中，乃一淡裝女郎；妙謂此女遊興不淺，何以獨無伴侶？移時，舟停於石步，此女風致，果如箇人也！至旅館之門，以吾名字叩關者，關者前之登樓。余正駭異，女已至吾前，盈盈爲禮，然後赧然言曰：「先生幸恕唐突。聞先生偕莊君同來，然歟？」

余漫應曰：「然」。

女曰：「妾爲莊君舊友，特來奉訪。敬問先生，莊君今在否？」

余曰：「晨朝策馬自去，或至靈隱，天竺間，日暮歸來，亦未可定，君有何事？吾

可代達也」。

爾時女若有所思，已而復啓余曰：「妾餘極名靈秀，住湖邊旅舍第六號室。敬乞傳語莊君，明日上午惠臨一談。但有瀟清神，良用歡仄耳」。

余曰：「敬聞命矣」。

女復合報謝余，打鑿而去。

余此際神靈，頗爲此女所擾，此何故哉？一者：吾友莊君素爲篤學，向未聞與女子交遊，此女胡爲乎來？二者：吾與此女無一面之識，何由知吾名姓？又知莊君同來？三者：此女正當綺齡，而私約莊君混於逆旅，此何等事？若謂平家挾悉者流，則其人儀態萬方，非也。物謂世混世交，何以獨來訪問，不畏多言耶？余靜坐沉思，久乃發然曰：天下女子皆瀾水也！

余立意既定，抵暮，莊君歸，吾暫不擾此事。明日余以電話詢湖邊旅舍曰：「六號室容共幾人？」

曰：「母女婢三人」。

曰：「從何處來？」

曰：「上海」。

曰：「有幾日住？」

曰：「飯後乘快車去。」

余思此時，使莊湜趨約，亦不能及。又思此亦細事，吾不語莊湜，亦未爲無信於良友也。

又明日爲十八日，友人要余赴江頭觀潮，并觀三牛所牽舟，莊湜倦不具行。這余還已避火矣，不見莊湜，問之闖者。闖者云其於六句鐘得一信，時具晚膳，獨坐不食，須臾外出，似有事也。

余卽往覓之，沿堤行至斷橋，方見莊湜，隨風獨盼。余曰：「露重風多，何爲不歸？」

莊湜不余答，但握余手，順步從余而返。至旅邸，余罷茗，卽就寢，仍未與言女子過訪之事也。

余至夜半忽醒，時明月侵牕，余披衣卽簾下窺之，湖光山色，一一在目，風景不可多得。余欲起至堤同觀，正衣步至其榻，榻空如也。余卽出堤頭覓之，時萬籟俱寂，瞥見莊湜枯立欄前。余自後憑其肩，藉月光看其面，有無數濕痕。

余問之曰：「子何思之深也？」

莊湜仍不余答，但悄悄以巾掩淚。余心至煩亂，不知所以慰之，惟有強之就榻安眠。實則莊湜果能安眠否，余不知之，以余此夜亦似睡而非睡也。

翌朝，余見莊湜面灰白，雙目微紅，食不下咽，其心似曰：「吾幽憂正未有艾。吾殆無機復吾常態，與畏友論湖山風月矣」。

飯罷，余莊容語之曰：「子自昨日神色大變，或有隱惘在心，有觸而發。未嘗與吾一言，何也？試思吾與子交厚，昨夜視子情況，使吾與子易地而處，子情何以堪？」

此時余反復與言，終不一答。余不欲擾其心緒，遂與放舟同遊，兼有以舒其憂鬱，而莊湜始終不稍吐其心事。余思莊湜天性至厚，此事不欲與我言者，必有難言之隱。昨日聞者所云得一信，甯非女郎手筆？吾不欲與莊湜提女子事，因吾知莊湜用情真摯，而年齒尚輕，恐一失足，萬事瓦解。吾非謂人間不得言愛也！今茲據此情景，則莊湜定與淡裝女郎，有莫大關係。吾老於憂患矣，無端爲莊湜動我纏綿悱惻之感，何哉？

余同莊湜既登孤山，見「碧睛國」人數輩，在放鶴亭遊覽。

忽一碧睛女子高歌曰：「Love is enough Why should I ask for more?」

女歌畢，即聞空谷作回音，亦曰：「Love is enough. Why should we ask for more?」

時一青年繼曰：「Tohi you, Kidi Sorrow is the depth of Love.」

空谷作抗音如前。遊人均大笑，余見莊湜亦笑；然而強笑不歡，益增吾悲耳。

連日天晴湖靜，余出必強莊湜同行。余視莊湜愁顏稍退，漸歸平靜之境。然莊湜弱不勝衣，如在大病之後；余則如泛大海中，但望海不揚波，則吾友之心，庶可收拾。

一日，莊湜忽問余曰：「吾騎馬出遊之日，曾有老人覓我否？」

余卽曰：「彼日覓子者，非老人，乃一女郎」。

莊湜浮視余曰：「女子耶？彼曾有何語？」

余始將前事告之，並問曰：「彼女子，何人也？」

莊湜思少間，答曰：「吾知之而未嘗見面者也」。

余曰：「始吾不欲以兒女之情趨子遊興，故未言之。今茲反使我不能無問者，子何爲得書而神變耶？吾思書必爲女子所寄。然耶？否耶？」

莊湜急曰：「否！乃叔父致我者」。

余又問曰：「然則書中所言，與女子過訪不相涉耶？」

莊湜曰：「彼女過訪，實出吾意料之外。君言之，我始知之」。

余又問曰：「如彼日子未外出，亦願見彼女子否？」

莊湜曰：「不願見之」。

余又問曰：「子何由問我有無老人來過？彼老人，何人也？」

莊湜曰：「恐善叔父來遊，不相識耳」。

亡何，秋老初冬，莊湜束裝歸去。余以腸病復發，淹留湖上，或觀書，或垂釣，或吸呂宋烟，用已吾疾，竊則腸疾固難已也。

他日，更來一女子，問莊湜在否？

余曰：「早已歸去」。

余且咎且細瞻之，則容光靡盬，丰韻娟逸，正盈盈十五之年也。女聞莊湜已歸，卽惘惘乘軒去。余沉吟歎曰：「前後訪莊湜者兩人，均麗絕人寰者也。今姑不問二人與莊湜何等緣分；然二人均以不遇莊湜，變形於色，則莊湜必爲兩者之意中人，無疑矣。但不知莊湜心在阿誰邊耳！」

又思：莊湜曾言不願見前之女子。今日使莊湜在者，願見之乎？抑不願見之乎？吾今無從而窺莊湜也。夫天下豈難解決之事，唯情耳。莊湜背深掩淚時，余心知此子必爲情所累，特其情史，未之前聞。余又深信莊湜心無二色。昔人有言：「一絲既定，萬死不更」。莊湜有焉。探問莊湜者，竟有二美，則莊湜之不幸，可想而知。哀哉！惡習良

友，不復永年。故余更曰：

天下女子，皆禍水也！

半月，余亦歸滬。行裝甫卸，卽訪莊混。其婦云：「混日來忽發熱症，現往法國醫院。」

余馳院視之。莊混與余，執余手，不言亦不笑。余問之曰：「子病除否？」

莊混但點首而已，余撫其額，熱度亦不高。余此時更不能以第二女訪問之事告之，故余亦無言，默坐室內，可半句鐘，見莊混閉院而臥。適醫者入，余低聲以病狀問醫者。醫者謂其病症甚輕，惟神經受傷頗重，務屬余不必與談往事。醫者既行，余出表視之，已八句鐘又十分矣。余謂莊混仍貼然而睡，起立欲歸。方吝屏，莊混忽張目向余曰：「且勿遽行！正欲與君作長談也。」

余曰：「子宜靜臥，吾明晨再至。」

莊混曰：「吾事須今夕告君。君請坐，吾得對君時，吾哀曲，醫藥石爲有效驗。吾兄君時，心緒已靜。更有一事：吾今日適接杜靈芳之信，約於九句鐘來院。吾向醫者言明，醫者已許吾談至十句鐘爲止。此子君會於湖上見之，於吾爲第一見，故吾求君陪我；或吾辭有不達意者，君須助我。君爲吾至親愛之友，此子亦爲吾至親愛之友。願此子向

未謀面，今夕相逢，得君一證吾心迹，一證君爲德容俱備之人；翌日或能爲我求於叔父，於事遂佳。

莊湜且言且振作其精神，不似帶病之人，余心始釋。然余思今夕處此境地，實生平所未經。蓋男女慕戀，徬徨哀窮而外無可言，吾何能於其間置一詞哉？繼念，莊湜今以一片真誠求我，我何忍却之？余復默坐。

少間，女郎已至，跣足室外，莊湜隨起，簾之入，余鞠躬與之爲禮。莊湜肅然言曰：『吾心慕君，爲日非淺。今日始親芳貌，幸何如也』。

此際女郎雙頰爲酡，羞澀不知所對。莊湜復曰：『在座者，卽吾友曼殊君，性至仁愛，幸勿以禮防爲隔也』。

女始低聲應曰：『知之』。

莊湜曰：『吾無時不神遊左右。無如事多乖忤，前此累次不願見君者，實不得已。』

未審令兄亦嘗有書傳達此意否？

女復應曰：『知之』。

莊湜曰：『余遊西湖之日，接叔父書，謂聞人言，君受聘於林姓，親迎有日，然歟？』

女容色慘沮，而頰聲答曰：「非也」。

莊湜曰：「如此事果確者，君將何以……？」

語未畢，女截斷言曰：「碧海青天，矢死不易吾初心也！」

莊湜心爲摧折，不復言養丸之。

女忽爾曰：「妾中秋侍妾母之錢塘觀潮，令叔已知之耶？」

莊湜曰：「或知之也。」

女曰：「妾湖上訪君未遇，令叔亦知之耶？」

莊湜曰：「惟吾與曼殊君知之耳」。

女曰：「令叔今去通州，何日歸耶？」

莊湜曰：「不知」。

女郎至此，欲問而止。已而囁嚅曰：「君與蓮佩女士曾見否？與妾同遊，其人柔淑堪嘉也」。

莊湜曰：「吾居時島時，曾三次見之，均吾婦紹介」。

女曰：「君偕曼殊君湖遊所在，是處告我者。彼今亦在武林，未與湖上相遇耶？」

莊湜曰：「且未聞之」。

際際余始得向莊湜插一言曰：「子行後，果有女子來訪」。

女驚向余曰：「請問分生，得毋密髮虛驚，亭亭玉立者歟？」

余曰：「是矣。」

莊湜聞言，淚盈其睫。女郎蹶然就榻，執莊湜之手然泣曰：「君知妾，妾亦知君。」言次，自拔玉簪授莊湜曰：「天不從人願者，碎之可爾！」

余心良不忍聽此女作不祥之語。余視表此時剛十句鐘矣，余乃勸女郎早歸，婢往湜安歇。女郎默默與余握手，遂凄然而別。嗟乎，此吾友莊湜與靈芳會晤之始，亦即會晤之終也！

余既別莊湜，靈芳二人而歸，輾轉思維，終不得二子真相。莊湜接其叔書，謂靈芳將結縭他姓，則心神驟變，吾親證之；是莊湜愛靈芳真也。余復思靈芳與莊湜相接時，雖寥寥數語，然吾窺伺此女有無限瀟灑，實在此寥寥數語之外。余又忽憶彼與余握別之際，其手必熱度頗高，此證靈芳之愛莊湜亦真也。據二子答問之言推之，事或爲其叔中梗。耳莊湜云：「蓮佩凡三過，均其婦氏引見，則蓮佩必爲其叔婦所當意之人。靈芳問我，「密髮虛驚，亭亭玉立」；此八字者，舍湖上第二次探問莊湜之女郎而外，吾固不能遽作答辭也。然則所謂蓮佩女士者，余亦省識春風之面矣！第未審莊湜亦愛蓮佩如愛靈

芳否？蓮佩亦愛莊混如靈芳否？既而余意思愈見無謂，須知此乃莊混之惰闕玉扇，並非屬我之事也；又安可以談之理想，漫測他人情態哉？余乃解衣而睡，遂入夢境。願夢境之事，似與真境無有差別。但以我私心而論夢境之味，實長於真境滋多，今茲請言吾夢：

夢偕莊混，靈芳，蓮佩三子，從錦帶橋泛棹裏湖，見四圍荷葉，已殘破不堪，猶自戰風不已。時或瀉其淚，一個哀訴造物，余憐而顧之，有一葉搖其首而對余曰：『吾非乞憐於爾，爾何不思之甚也？』

將至西冷橋下，靈芳指水邊語蓮佩曰：『此數片小花，作金魚紅色者，亦楚楚可人。先吾親見之極開，今吾復親見之而謝，此何花也？』

蓮佩曰：『吾識之，非蘋花耶？』

莊混轉以問余，余曰：『此與蘋同種而異類，俗名「鬼燈籠」，可爲藥料者也。』

言時，已過西冷橋，靈芳、蓮佩、同聲歌曰：『闌搗女伴踏青去，不上道傍蘇小墳。

餓而遺露已香，余獨橫胡床之上，窗外晨曉在樹，曉風新夢，令人惘然。

余飯後，復至醫院，以紫白相間之花十一當贈莊混。莊混靜臥榻上，昨夕之事，余

不欲重提隻字，乃絮論湖上之游，明知此於莊湜爲不入耳之言，然余不得不如是也。余見昨夕女所遺簪，猶在枕畔，因謂莊湜曰：『此物子好自藏之』。

莊湜聞聲微醒，則搖其首。余爲出其匣裏之置枕下。

已而莊湜曰：『吾婦晨朝來言，吾婦將歸，與吾同居別業』。

余曰：『令吾早獲何？』

莊湜曰：『六十一。』繼曰：『吾叔屢次阻吾與靈芳相見，吾至今仍不審其所以然；然吾心愛靈芳，正如愛吾叔也』。

余頷問曰：『靈芳之兄何人也？』

莊湜曰：『吾同學，而肝腹照人者也』。

余曰：『彼今何在？』

曰：『瑞士』。

余曰：『有書至否？』

曰：『有，書皆爲我與靈之事者』。

余曰：『云何？』

曰：『勸我邀求阿嬌，早訂婚約。但吾嫌之意，則在蓮佩』。

余曰：「蓮佩何如人耶？」

曰：「彼爲吾婦外甥，爲工刺繡，兼通經史吾婦至愛之。」

余即接曰：「子亦愛之如愛靈芳耶？」

莊提微歎而告曰：「吾亦愛之如吾婦也。」

余曰：「然則二美并愛之矣。」

莊提微歎曰：「君想「弱水三千」之義，當識吾心。」

余曰：「今問子，心所先屬者阿誰？」

曰：「靈芳？」

余曰：「子先觀而者爲蓮佩，而先屬意者爲靈芳，其故可得聞歟？」

曰：「前者吾遊京師，正袁氏歿帝之日。某要人者，吾故人也，一日，招我於其私宅。酒闌，出文書一紙囑余譯以法文。余受而讀之，吾通告爲國文件，盛載各省勸進文中之警句，以證天下歸心袁氏。余以此類文句，譯於國外之語，均虛妄怪誕，詔諛便辟之辭，非余之所能勝任也，於是敬謝不敏。某要人曰：「子不譯之，可；今但懇子聯名於此，願耶？」余曰：「余非外交官，又非名老，何貴著區區不肖之名？」某與某要人別。三日，有巡警提余至一處，余始知爲某院祕書，問吾爲何人所陷。

，鼎力爲余解免，事竣棄職，周遊天地，今歸瑞士。靈運弱冠失父，僑靈芳遊學羅馬四年，兄妹俱有令名者也。當余新歸海上，僑靈運、居湧泉路，肥馬輕裘與共。靈運將行，余與之同畫一小影，爲他日相逢之券，積日靈運徵示其賢姝之情，拊余肩而問曰：「亦有意乎？」余感激幾於泣下。其時吾心計之，而未作答詞焉。吾思三日，乃將靈運之言聞於叔嬉，叔嬉都一辭，吾亦置之不問，一日，靈運別余，蕭然自去。靈運情義，余無時不深念之，願必見其姝之面，而吾寸心注定，萬劫不能移也。」

余曰：「子既愛之，而不願見之，是又何故？」
莊湜曰：「始吾不敢違叔父之命也。」

余曰：「佳哉，爲人子姪，固當如是。今吾思令叔之所以不欲子與靈芳相見者，亦以子天真誠篤，一經女子眼光所攝，萬無差免。此正令叔慈愛之心所自，非猜薄靈芳明矣。吾今復有一言進子，以常理度之，令叔嬉必爲子安排妥當；子雖初心不轉，而遠佩必終屬子。子若能念反其所爲，收其嚮靈芳之心，移向蓮佩，則此情場，易作歸宿；而靈芳亦必有諒子之一日。不然者，異日或有無窮悲慨。子雖入山，悔將何及？」

余言至此，莊湜面色頓白，身顛如冒寒，余頗悔失言，然而爲莊湜計，舍此再約他言可進。余待莊湜神息少靖，乃去。

數日，其叔婦果挈莊湜居於江灣離別業。余往訪之，見其叔手東萊博議一卷，坐藤椅之上，且觀且搖其膝。

莊湜引余至其前曰：『阿叔，此吾友曼殊君，同吾游武林者也。』

其叔聞言，乃徐徐脫其玳瑁巨大眼鏡，趨立向余略點其首，問曰：『自上海來乎？』余曰：『然』。

又曰：『吾聞汝足跡半天下，甚善。今日天色至佳，汝在此可隨意遊覽』。余曰：『敬謝先生』。

時侍婢將茶食呈於籬几之上。莊湜引余坐定，其叔勸進良殷，以手取山楂糕，糖蓮子分余，又分莊湜。余密覘其瓜甲頗長，且有異物，藏於爪內；余心謂墨也，彼必善爪書。

茶既畢，莊湜攜余觀西苑。

余且行且語莊湜曰：『令叔和善可愛。二試自明心迹，於事或有濟也』。

莊湜曰：『令叔恩重，所命靡不承順。獨此一舉，雖免有違其情意之一日；故吾日不耿耿於懷。然吾叔心憤，亦未始知之而憐我。特以此屬自由舉動，吾叔故謂辭衷之風，不可學也』。

爾時隆隆有聲。莊與余卽至苑門。車門既啓，一女子提其纜繫下地，余靜立瞻之，乃臨春湖上之第二女郎也。女一視余，卽轉目而視莊混，含綺含笑，將欲有言。余知莊混中心已厭，但此時貌態爲鎮定。

女果有言曰：『玉體有志，今已不善耶？』

莊混曰：『謝君見問，癡矣。』

女曰：『君前歸自青島，卽武林探君，不料君已返滬。言至此，迴其清盼而問曰：『曼殊先生歸來矣？』』

余曰：『歸已六日。』

女少思，已而復問莊混曰：『湖上遇靈芳姊？』

莊混曰：『彼時適外出，故未遇之。』

女余續曰：『然則至今未之見面耶？』

此語似夙備者。

斯時莊混難致答，乃不發一言，女凝視莊混，而目中之意，似曰：『枕畔贈簪之時，吾一一知之矣！』

少選，侍婢讀女入。余同莊混往草塢中，徘徊流盼，忽而莊混面色慘白，凝立不動。

；余再三問之，始曰：『余思及蓮佩前此愛慕之情，其間極深恩；而吾今茲愛情所嚮，乃乖忤如是，中心如何可安？復憶君前日訓迪之言，吾心屏碎矣！』

余遂莊凝愛深而言婉，四顧之曰：『子勿戚戚弗寧。容是吾當代子陳情於叔，或有轉機，亦未可料！』

實則余作此語，毫無把握。然而溺於愛那，乃同小兒，其視吾此語，亦如小兒聞人話餅；莊凝又焉知余之新惴惴者耶？

余辭莊凝歸，中途見一馬車，瞥然而過；車中人即蓮佩也，其眼角頗紅。余心歎此實女天生情種，亦橫而不流者矣。方今時移俗易，長婦媚女，皆侈競耶，心醉自由之風。亦實假自由之名，而行越貨，亦猶男子情愛國之義，而謀利祿。自由之女，愛國志主，曾遊女市僧之不若，誠不知性靈果安在也？蓋今此次來滬，所見所聞，無一賞心之舉。則舊友中不少懷樂劇主義之人。余平心而論，彼負抑塞磊落之才，生於今日，言不救世，學不匡時；念天地之悠悠，唯有頹頭默笑，情鬱於中，而外貌矯矯為樂觀。迹彼心情，尙謂諸國之網能歸之計民生，則亦未也。

迨余行至黃浦，時約十句鐘，銅鑿只有銅板九枚。心謂爲時矣，復憮然至友人住宅。昔余與異國，不能謀一宿，乃往驛路之待客室，吸煙待旦，此法獨不能行之上海。

余逕至一報館，訪某君。某君方埋首報紙堆中，持管炭書，見余笑曰：「得毋謂我下筆千言，胸無一策者耶？」

余曰：「此不坐問題者也。夜深吾無宿處，故來奉擾」。

某君曰：「甚善。吾有煩榻，請子先臥，吾畢此稿，即來共子聚談。吾每日以勳爵勳爵，入閣入閣，諸名詞見累，正欲得素心人一談耳」。

余問曰：「子於何時就寢？」

某君曰：「明晨五六句鐘始能就寢。予不知報館中人，一若依美國人之起臥為準則耶？」

余曰：「然則請我去睡。明晨五六句鐘，適吾起時也」。

某君曰：「子自臥，吾自為文」。余仍和衣而睡。

明晨，余更至一友人家。友人顧問余曰：「子冬衣猶未剪裁。何且返西湖去？」

余曰：「未定」。

友人出百金紙幣相贈曰：「子取用之」。

余接金，即至英界購一表，計十圓。意雖濶時以此表還贖其公子上學之用，亦達其情。余購表後，又購呂宋煙二十圓之譜，即返向日寄寓友人之處。

翌日，接莊湜箋，約余遠往。余既至，莊湜即牽余至臥室，細語余曰：『吾婦明日往接蓮佩來此同住；吾今殊難爲計，最盼君暫寓舍間，共語晨夕。若吾一人獨居，彼必時來纏擾。彼日吾冷然對之，彼悵惘而歸，吾知彼必有微言顯於吾婦也』。

余曰：『尊婦尙有何語？』

莊湜曰：『此消息得之侍婢，非吾婦見告者』。

余曰：『余一週之內，須同川友人重赴西湖，愧未能如子意也』。

莊湜曰：『使君住此一週亦佳；不然者，吾唯有逃之一法』。

余卽曰：『子逃向何處？』

莊湜曰：『吾已審思，知事迫急，吾唯有約靈芳同往蘇州，或長江一帶商埠』。

余曰：『靈芳知子意否？』

莊湜曰：『病院一別，未嘗再見，故未告之』。

余曰：『善，余來陪子住，細細商量可也。子若貿然他遁，此下下策，余不爲子取也』。

余是日卽與莊湜同居；其叔遇余，一切殷渥，余甚感之。

明日，蓮佩亦遷來南苑，所攜行李，甚簡單，似不久住也者。余見莊湜與蓮佩每相

晤面，亦不伴他語，但莞爾示敬而已。有時見蓮佩對立燈前，莊提劍避海而去。蓮佩故心知之，而無如何也。

一日天陰，氣候頗冷，余與莊提閒談書齋中，忽見侍婢捧百葉水晶簾進曰：「此燕小姐新製，囑饋公子拜客。」

莊提受之。侍婢去未幾時，而蓮佩從容含笑入齋問起居。莊提此地無少驚異，亦不表殷勤之貌，但曰：「多謝點心。請燕小姐坐近爐次，日氣候甚寒也。」

蓮佩待余兩人歸元座，茫欲僦坐於爐次，蓋服西裝也。上衣爲雪白毛絨所織，披其領角，束桃紅領帶，狀若垂巾；其短裙以黑綠色絨製之；着黑長襪，履十八世紀流行之鳥，乃玄色天鵝絨所製，尖處結桃紅 ribbon 不冠，但虛掩其髮，兩耳飾鑽石作光，正如烏雷中有金星出焉。

余見莊提危坐，不與之一言，余乃發言問曰：「燕小姐，嘗至歐羨否？」

蓮佩低聲應曰：「未也。吾意二三年後，當往歐洲一弔新戰場。若美洲，吾不願往，且無史跡，可資憑眺；而其人民以 Make money 爲要義，常曰，『Two dollars is better than one dollar.』視吾國人，直如狗耳，吾又何顏往彼都哉？人論美國物質文明，不知彼守財虜，正思利用物質文明，而使平民日趨於貧。故倡人道者有言曰，『使大

地空氣而能買者，早爲彼輩吸收盡矣！此語一何沉痛耶？

言訖，出素手加煖於爐中。莊湜乘間取書自閱。蓮佩加煤既已，遂辭余爲人。迴身歛裙而去。

余語莊湜曰：「斯人恭謹溫良，好女子也。」

莊湜愁歎不語。余乃易一新昌宋烟吸之，未及其半，莊湜拋書歸余曰：「此人於英法文學，俱能道其精義，蓋從蘇林閣處士查理司習聲韻之學。五年有半，匪但容儀佳也。此人實爲我良師。吾深恨相逢太早，至反不願見之，嗟夫，命也！」

莊湜言時，合目於睡。頃之，謂余曰：「君今同我一訪靈芳可乎？其兄久無書至，吾正愛之。」

余曰：「可」。

遂同行。至堯子路，問其婢，始知靈芳母女，住崑山已數日，乃振懷去之。比歸別業，則見蓮佩迎於苑門之外，探懷出一函，呈莊湜曰：「是靈芳姊手書，告我云已登崑山不日返也。」

翌日，天氣清明，飯罷莊湜婦命余等同遊。其別業舊有二車，此日二車均多添一馬，成雙馬車。是日，蓮佩身紫羅蘭色西服；余等同出，途中行人，莫不舉首瞻望，以蓮

佩天生麗質，有以慧之也。甫至南京路，日已傍午，余等乃息於春申樓，蓮午餐焉。當余等憑欄俯視之際，余見靈芳於馬路中乘車而過，靈芳亦見余等；但莊混與蓮佩並語，未之見，余亦不以告之。餐罷，即往惠羅彙司諸肆購物，以蓮佩所用之物，俱購自西肆者，是日，蓮佩倍覺欣歡，乃益增其媚。莊混即奉承嬌氏慈祥顏色，亦不云不樂。余即類星韜隨員，故無所增減於胸中。蓮佩復自購泰西銀簪四枚，贈莊混一雙，贈余一雙；觀劇之雙眼鏡二，莊混一，余一。諸事即畢，即往徐園，而徐家匯，而梁園，而峯園。遊興既闌，莊混請於其婦曰：『今夕不歸別業，可乎？』

其婦曰：『不歸，固無不可，但旅館太不潔淨』。

莊混曰：『有西人旅舍曰聖喬治，頗有幽致。如阿嬌願之，吾今夕當請阿嬌觀泰西歌劇』。

其婦即曰：『今夕聞歌，是最佳事，但汝須恭請燕小姐爲我翻譯』。

莊混曰：『善』。

嚮晚，余等途往博物院劇場，至則泰西女士雲集，蓋是夕所演，爲名劇也，蓮佩一口譯之，清朗無異臺中人，余實驚歎斯人靈秀所鍾。余等已觀至兩句鐘之久，而蓮佩猶滔滔不息。忽一烏衣女子弟登臺，怒視坐上人，以婆麗之言言曰：

“What the world call's Love, I reit'er know nor want, I know Gol's love and t'at is not weak or mill. That is hard even unto t'op, t'ercer of death; My offers caresses which leave wound. What'd'd Gol answer in t'et'it'e grove, w'en the Son lay swea'ting in a fony, and rayed and rayed: 'Let t'is cup pass from me?' Did He take the cup of pain from His moult? No, child, He had to drain it to t'he peepth.”

蓮佩至此忽停其懸河之口，莊湜之嬾問之曰：『何以不譯？』

再問而蓮佩已呆若木雞。

余與莊湜俱知蓮佩爾時，治爲感動。但莊湜之嬾，以爲優人作痴辭，卽亦不愜，茲命余等歸於旅邸，旣歸，余始知是日爲蓮佩生日也。

明日凌晨，蓮佩約莊湜共余出行草地上。行久之，蓮佩忽以手輕扶莊湜左臂，低首不語，似有倦態，梨窩微泛玫瑰之色。莊湜則面色轉白，但仍順步徐行。比至廊際，余上階引彼二人至一小客室，謂莊湜曰：『晨餐尙有一句半鐘，吾儕暫歇於此。子聽鳥聲乎？似云：將卒歲也。』

蓮佩聞余言，引領外盼，已而語莊湜曰：『女視窗外木葉，半已零墜，飛鳥且縮迹

燕曼殊小說集 醉齋記

雪暈行將際，登吾內庭。

且看玉柱觀莊漫，宋莊混一若罔聞，姑其交鍊，玩弄不已。

余驚而有恙，容手執提綱，步趨客室而去，余亦隨之往觀。已有二女一男，候此人於案地。余觀彼婦，翠鬢雲髮，技藝精妙，余返身欲呼莊混，遠佩則觀。豈料余至客室，則見莊混猶癡坐花椅上，目注地氈，默不發言；遠佩則假身於莊混之衣，披髮垂於莊混肩次，膝其脣，體間頗有淚痕，雙手將絲巾疊摺卷之，此絲巾已為淚珠濕透。二人皆知余至，蓮佩心忖似謂：『吾今作是能者，雖上帝回應默許。吾鍾吾愛，無不可示人者』。而莊混此時，必知余善，須知對此傾國弗動其憐愛之心者，必非無齒；願蓮佩芳心不能更之，讀者或亦有以怒蓮佩之處。莊混受如許溫存賦態，中心亦何嘗不碎，第每一思念「玉帝臨汝，無二爾心」之句，即亦冥然為不可侵犯之男子耳。

余問莊混曰：『會經臨臨未』

莊混微曰：『吾今往謁阿嬌』

遂帶端而去。

蓮佩即起蘇椅，就鏡臺中理其髮，而後以絲巾淨拭其唇。余心中甚為蓮佩凄惻，此蓋人生至無可如何之事也。

迄論籌返江灣，莊湜頻頻歎喟，復時時細語侍婢。是夕余至書齋覓書，乃見莊湜含淚對燈而坐，余卽坐其身畔，正欲覓辭慰之。莊湜悽聲語余曰：「靈芳之玉簪碎矣！」

余不覺驚曰：「何時碎之？何人碎之？」

莊湜曰：「吾俱不知。吾歸時卻撿下取觀，始知之。」

莊湜言已，嗚咽不勝。

適其時蓮佩亦至，立莊湜之前問曰：「君何謂而哭也？或吾有所開罪於君耶？幸相告也。」

百問不一答。蓮佩固心知其哭也爲彼，遂亦卽莊湜身畔，掩面而哭。久之，侍婢扶蓮佩歸臥室。余見莊湜戰慄不已，知其痛重矣，卽勸之安寢。

明晨，余復看莊湜，莊湜見余，如不復識，但注目直視，默不一言。余卽時請謁其叔，語以莊湜病症頗危，而稍稍道及靈芳之事，冀有以助莊湜于毫末。

其叔怒曰：「此人不聽吾言，狂悖已甚，煩汝語彼：吾已碎其玉簪矣。此人年少任情，不知：『街女不貞，街士不信，』古有明訓耶？」

言已，就案草一方交余曰：「據此人病狀，乃肝經受邪之證。用人參，白芍，半夏各三錢；南星，黃連，各二錢；陳皮，甘草，白芥子，各一錢；水煎服，兩三劑病癒。」

頗爲我照料一切。」言時浩歎不置。

余接方嗒然而退，招侍婢往藥局配方。侍婢低聲語余曰：「燕小姐昨夜死於臥室，事甚怪。主母戒勿洩言於公子。」

余卽問曰：「汝親見燕小姐死狀否？」

侍婢曰：「吾今早始見之，蓋以小刃自斷其喉部也。」

余曰：「請勿告公子。汝速去取。」

及余返莊，寢臥內，莊湜面發紫色，其唇已白，雙目注余而不轉。

余問：「安否？」

累問，莊湜都如不聞。余靜坐室中，待侍婢歸。莊湜忽而搖首歎息，一似知道佩字夕之掌者，然余心料無人語彼，何由知之？忽侍婢歸以藥付余，復以一信呈莊湜，莊湜觀信既已，卽以授余，面色復變而爲青。余側身撫其肩，莊湜此時，略下其淚。然若稽疎。余知此乃靈芳手筆，顧令無暇閱之。更遲半句鐘，侍婢將湯藥而進，莊湜徐徐服之，然後靜臥。余乃乘間披靈芳之信，覽之。信曰：——

湜君足下：

病院相晤之後，銀河一角，咫尺天涯。縷思隆情盛意，卽亦點首沃息而已。今者

我兩人情分絕矣。前日趨叩高齋，正君偕蓮姑出遊時也。蒙令叔出肺腑之言相勸；昔日遺簪，乃妾請於令叔碎之，用鑿前言者也。今茲玉簪既碎，而吾初心易矣。望君勿戀戀細弱，須一意憐愛蓮姑。妾此生所不與君結同心者，有奴讎日。復望君順承令叔婦之命，以享家廟團圓之樂，則薄命之人，亦堪告慰。嗟乎！但願訂姻緣於再世，盡燕婉於來生，自茲訣別，夫復何言？靈芳再拜。

余觀竟：一歎莊混一生好事，已成逝水；一歎蓮佩之不可復作，而靈芳此後情境，余不暇計及之矣。莊混忽醒而吐，余重復搓其背。莊混吐已，語余曰：「靈芳絕我，我固諒之，蓋深知其心也。惜吾後此無緣復見靈芳，然而……」

言至此，咽氣不復成聲。余即扶之而臥，直至晚上，都不作一言。余囑侍婢好好看視，冀其明神識清爽，即可仍歡聚。余遂辟其病榻，歸寢室。然余是夕已震恐不堪，亦唯有靜坐吸煙，聯吸十餘枝，始解衣而睡，出新表視之，不覺一句半鐘。余甫合眼，忽聞有人啓余寢室之門；望之，則見侍婢持燭倉皇帶淚而啓余曰：「公子氣斷矣！」余急起趨至其室，視莊混之體，冷如冰霜。少間，其叔婦俱至。其叔捨太息之外，無他言，唯其婦垂淚顛聲撫莊混曰：「汝真不解事，累我至此田地。」言已復哭。

天明，余亟雇車馳至紅橋某當舖，出新表典押，意此表今不送人亦無不可。余既典

得四十金，卽出，乃遇一女子，其面右腮有紅痣如瓜子大；猛憶此女乃靈芳之婢，遂問之曰：「靈姑安否？」

女含淚不答，余知不佳。

時女引余至典屋角語余曰：「姑娘前夕已自縊，恫哉！今家中無錢部醫喪事，故主母命我來此耳。」

余聞此語，傷心之處，不啻莊混親聞之也。

遲三日，爲莊混出柩之日，幸相逢者，則其遠親一人，同學一人，卻不知莊混以何因緣，而殞其天年也。既安葬於衆妙山莊，余出厚資給守山者，令其購鮮花，種於墳前；蓋不忍使莊混復見殘英。今茲莊混，靈芳，蓮佩之情緣既了，彼二人者，或一旦有相見之期，然而難也！

新式
標點
蘇曼殊小說集

天涯紅淚記

第一章

涪灘之歲，天下大亂，燕影生以八月二十一日倉皇歸省。平明，辭高等學堂，諸生咸返鄉間。堂中唯餘工役盡集廚下，蹙蹙不安，知有非常之禍。街上不通行旅，唯見亂兵攢刃蹀躞。生盍書篋，促步出城，至小南門。童謠云：「職方賤如狗，將軍滿街走」，心知不詳。生既登舟，舟中人咸矍然愁於面，蓋自他方避難而來，默不一語，輒相窺望。時有卜者爲人言休咎，坐靜立人叢中，必儀卜者俊逸有風；卜者亦數目生，似欲有言而弗言。忽而城內砲聲不斷，舟中人始大譁，或有掩淚無言者，舟主是英吉利人，卽分啓艇。舟行可數里，生迴注城樓之上，黑煙突突而起。是日天氣陰晦，沿途風柳飄蕭，生但黑睛梵天帝釋庇佑，平安到家，拜仁慈卍氏；世亂本屬司空見慣也。

亡何，生既歸家，生之慈母，方製重九糕，女弟製飛燕餅子。母見生大喜曰：「謝上蒼佑吾兒無恙，果歸矣。」卽傳言侍女陳晚膳，生視之，紅霞飯也。

母言：『今日爲重九佳節，家中羅聯雜飯，年年如此。』

飯後，女弟生事煩。生垂涕曰：『嗟夫！四維不張，生民塗炭，甯有不亡國者？今吾但知奉承阿母慈祥顏色可耳。』

一日，母命遊聖恩寺；聖恩寺者，古寺也。旁午，遁出碧海，憩夕陽樓。觀瀟三日。復徑西北，涉一小水，不復知遠近矣。忽至一處，湖水周圍新柳，游魚躍石，直視無礙；更前則爲山谷。生心謂人間無此清逸，徘徊流盼，微聞異音如鳴環佩。母云：『大有景處，昔人稱瓊簞谷，殆指此歟？』生解騎共將母比，賃漁莊居焉。時爲暮春，猶帶微寒，斜月窺簾，花香積水。生乍聽疎籬之外，有人低詠曰：

石鏡尚懷海 我甯亡故鄉

生竊此聲凄麗，必出自女子，必生怪異。

翌日，天朗無雲，湖水澄碧。生辭母氏出廬，縱步時之，仰望前所山脈，起伏幽折，知游者罕至。湖之西，古榕蒼茂，可數百年物也。生就林外窺之，見飛泉之下，有石梁通一空冥所在。生喜，徐徐款步，不覺穿榕林而出，水大彌望，生不知其爲湖爲海。讀吾書者思之，夫人遭逢世變，豈無江湖山之發思？况復淪於患憂烈母者！

牛凝野覺盈眸寂樂，沾戀不去，忽隱約中，見高柳之下，有老人踞石行漁，神采奕

裁，惟老態若驪龍矣，因迤邐就老人之側，微叩之曰：「叟之漁：漁者之漁，抑隱者之漁？可得聞乎？」

老人聞言，始舉首嚙生，自顧及踵；少須，答曰：「善哉，客之問也。無思無慮，縱意所如，漁者之漁，老夫未能也。若夫姜尚父，嚴子陵，名垂青史，後世賢之，此隱者之漁；夫隱者固非釣魚而釣名耳，老夫何與焉。」

老人言至此，收拾釣竿，以手指南岸樹林示生曰：「老夫居是間，歷十餘年，路不拾遺，夜不閉戶，談話不過農夫田父。老夫觀客玄默有儀，無誘慕於世偽者，客其一塵游屐乎？」

生恭謹答曰：「小子既入仙鄉，此生難得，今更見招，敢不如命？」

生隨老人行，山角凡四轉，泉水激石，冷冷作響，既見柳岸，復行半里，得板橋。

老人笑語生曰：「至矣」。言訖，又導生行，板橋渡已，乃過竹圍，入老人茅屋矣。

老人命生坐，言曰：「吾女嘗來見客。客了無凡骨，可爲吾友」。生重復致謝，老人厚遇。

老人既出菜圃，生見竹壁懸爛劍一柄，凡上奇石如斗大，外無他物。忽爾，老人攜其女入，修鬢下垂，與生爲禮。生正視之，密髮虛鬢，非同凡豔。生問老人姓氏，並是

地何名。老人不答，但搖其首；久之，詢生奚得至此。生一一告以故，老人甚欣歡。少選，老人之女持果以進，置石几上，果丹色，大於鷄子，生所未見。詢之老人，老人曰：『碩果，處土終歲產之；客食十枚，可盡日無饑渴，老夫數枚足矣。』

生剝果啖之，香甜齋舌，中有實一粒如豆。老人云：『此核可爲藥，用治外傷。』

食果畢，老人爲生談者，均劍術家言，蟬聯不覺日暮；生請告辭，歸感慈母。老人起立曰：『且慢！吾女嘗以旃旆送子。吾女亦宿隣岸姨家，子明日請再臨存，或容吾許可乎？』

生以母氏同來，因約老人以明日再行奉謁。老人竚立岸上，女領生登舟，舟小如芥，既左出，始不見老人顏色。時日暮，微風吹棹。生自念如是風光中，得如是名姝垂青，復感老人情極真朴，以爲天壤間安得如是境域？實令生無從着思。猛憶老人垂綸之際，兩帶深憂極恨之色，意者老人其任俠之流歟？生此時心事乃如瀾湧，於是正襟危坐，逕問女曰：『姝妹何姓？地是何名？望有以見教也！』

女赧然良久，嚶然而呻曰：『吾舅老父之命，未能遽奪先生，幸先生容之。老父固
有隱懷，先生善人，異日或有以奉述於先生之前耳。昨日馬上郎君，投止姨氏隣家，非
先生也耶？』

生曰：「誠不慧也，不慧至母遊名刹，不圖失道至此；然母氏正樂是闖風物。敢問名姝，昨日黃昏，何人誦陸機詩句者？名姝其或識斯人否？」

女聞生言，低首無語。生視女雙鬢已泛淺紅，復視女兩手瑩潔如雪，襯以蔚藍天色，殆天仙也。生自魯唐突，乃迴視前岸，漁燈三五，母氏已立堤畔。生啓女曰：「余母望余久，敬謝名姝棹我歸來。不然，吾步行，母氏遲余矣。」女無言但微哂。

此燕影生第一次與絕代名姝晉接之言，即亦吾書發凡也。

第二章

明日，晨曉在樹，生復至老人許。老人遇生備極友愛，但仍絮絮向生言劍法。生生平未嘗學劍，顧聆老人言心動，跪求一業。老人思少間，慨然曰：「諾」。於是出劍授生，循循誘掖，生奉老人惟謹：不覺木葉戰風，詩秋亦垂盡矣。

一日，女然謂生曰：「吾聞人生哀樂，察其眉可知；然則先生亦有憂思乎？」

意院一驚，生已淚盈其睫。女仰天而啼，已而出纖手扶生腰圍，令坐於樹根之上，低聲曰：「先生千萬珍重。晨來見先生鬱鬱，是以不能無問，幸恕唐突耳！」

生聞語，不禁感動於懷；必念此女非庸常人，一如其父，匪但容儀佳也。然吾今生

雖抱白髮，又奚可申訴於嬰嬰婉婉者之前？唯蒼蒼者知吾心事耳。嘗聞老人言：此女劍術亦深造而神悟，兼有俠骨，斯人真曠劫難逢者矣。生尋思至此，立墜於情網之中，不自覺也。

忽爾，老人偕一新客至生側，謂曰：「此吾弟，剛自外歸」。

生愕然，起立恭迎，微有悵觸，揖而問之曰：「長者似曾相識」？

其人亦長揖答曰：「前此舟中卜者，憶念之乎」？

生始灑然有省，因叩行止。其人展掌笑曰：「行時總行跡，說時無說蹤。行說若到，則梁生招箭，行說示明，劍神鋒劃斷。就使說無滲漏，行不迷方，猶滯礙漏在。若是大鵬金翅，奮迅百千由旬；影神駒，馳驟四方八極。不敢次蹈隊，不隨處埋身，且總不依倚。還有履踐分也無，剎剎塵塵是要津」。

生恍然大悟曰：「得聆警款，實屬前緣。舟中胡以客敬」。

其人驟執生手，喟然歎曰：「良友！鄙人仰企清輝久矣，願爲羅網所隔。不憶江上吾屢欲與良友晤談而未果耶？然吾既斷彼佞右臂，今對良友，可呈無愧。彼佞者，魏武揚威，殘賊八民之某將軍也。姑隱其名，以存忠厚。今且語良友以吾何由知君高義于雲，博學而多情者也」。

言次，出小影一幅示生曰：「此君玉照，卽曩日女郎臨別親授鄙人，且言曰，『此妾生身世或戴弗忘之人，或面相過，幸爲口述，妾雖飄零，依然無恙，並爲妾覓其誠款。或者上蒼見憐，異日猶有把晤之期。報恩於萬一，亦未可料！』女郎言已，淚如綉緋。鄙人故珍藏之。今茲女郎情愫已達君前，卽此玉照亦敬以還君耳。」

生太息曰：「甚矣哉！情網之罾人也。此女以無玷之質，生逢喪亂，過人不淑，致令流離失所。然而哀鴻遍野，吾又何能一一拯之，使出水火之中耶？此女旣云無恙，深感天心仁愛，復願長者爲言其詳。」

其人撫膺續曰：「嘗竊念有涖屣之難，以定火災；顛頊有其工之陳，以平水害；或湯有南巢之伐，~~以定火災~~。至於任從之流，爲人排難解紛，亦所受於天耳！……」

嶽星齋小說集 天涯紅淚記 第二章

新式蘇曼殊小說集

焚劍記

廣東有書生，其先累世巨富，少失遺產，家漸貧，為宗親所侮。生專心篤學，三年不窺園。

宣統末年，生行年二十六，偶於市買酥餅，見貴勢導從如雲，乃生故人，請為記室參軍。生以其聚斂無厭，不許。他日又遇之，故人曰：「我能富人，我能貴人，思之勿旋。」

生曰：「子能富人，吾能不受人之富；子能貴人，吾能不受人之貴。」

故人大怒，將脅之以兵。生遂逃，至欽州，易姓名曰陳善，為人灌園，帶索樵履，傲然獨得。

是時前境稍復鴉犬之音，生常行販澤，忽見斷山，歎其奇絕，斷石傍吐，乃紅蓮半里，青蓮百仞，殆非人所至。生仰天而嘯，久之，解衣覓虱，聞香郁然，顧之適一少女，亭亭似月也。

女拜生微笑而言曰：「公子俊邁不羣，所從來無乃遠乎？妾所居不遙，今稟祖父之命，請公子一廬遊屐，使祖父得睹清輝，蒙惠良深矣。」

生似不措意；既又異之，覬其衣，固非無縫；且絳襦粉尾，碧胡姬焉。女堅請，始從。生故羸疾，女爲扶將，不覺行路之遠，俄至木橋，過橋入一廬，長籬修竹，水石周流。女引至廳中；斯須，一老人出，鬚鬢皓白，年可八十許，笑揖生曰：「枉顧山藪，得無勞止？頃間吾遙見子立山上，知爲孤潔寡合之士，故遣孫女致意於子。今觀子果風骨奇秀，願息吾廬，與共清談，子有意乎？」

生知老人意誠，而旨趣非凡，應聲便許。

老人復嗟歎曰：「吾山棲五十年矣；不意今之喪亂，甚於前者」。言次，因指少女曰：「此吾次孫也，姊妹二人，避難來此，剛兩月耳。以某將軍凌其少弱，瀕死幸生，不圖季世險惡至於斯極也！」老人言已，悽愴不樂。

生亦喟然曰：「嗟乎！有道之日，鬼不傷人。於今滄海橫流，人間何世，孺子所以徬徨於此。今遇丈人，已爲殊幸。孺子門戶殄瘁，浪志無生，慢而無禮，惟垂哀恕」。老人聆生音詞，舒開清切，海膽注風采，甚敬悅之。

俄少女爲設食，細語生曰：「家中但有麥飯，阿姊手製。阿姊當來侍坐……」言繼

未終，一女子環步從容，與生爲禮，盼情淑麗，生所未見。

飯時，生竊視女，少女覺之，微哂曰：「公子莫窺阿姊姿，使阿姊不安。」女以鬢尖移其妹之足，令勿妄言，亦諛劍生足，少女愈笑不止。時老人向生言他事，故老人不覺。

飯罷，老人請生沐浴易衣，館生於小苑之西，器用甚潔。二女爲生滌衣，意殊厚。生心神蕭散，歎曰：「天之待我，還未薄也。」

於時升月隱山，忽聞笙籟之南，有燕絃而歌，音調悽惻；更審聽之，乃老人長孫也。生念此女，端麗修能，貞默達禮。恍然疑思，體香馥翠，子劉文秀，美貌年少，行義甚高，與生有積素築齋之歡；此女狀況，與劉子無參差，莫喜劉子女弟耶？時女緩軫還寢。明日，生欲發問，而未果言。老人語言，往往有精義，生以爲非常人，情甚相慕。

又經日，老人謂生曰：「吾二孫欲學，子其導之。」

乃命二女拜生，生亦欣然，臨階再拜。既已，老人謹容告二女曰：「公子人倫師表，善事公子，無負吾意也。」

生於是日教二女屬文。長女名阿蘭，小生一歲，次女名阿蕙，小生三歲。二女天質自然，幼有神彩，生不勝其悅，而恭儉自守。二女時輒舟容與丹山澗水之間，時淡妝雅

服，試學投壺，如是者，三更秋矣。

一日，阿蕙蕭然問生曰：「今宇宙變亂，讀書何用！時勢者，不過虛論高談，專在榮利。若天授人好語，誇大心勞，徒殃民耳！」

生默而不應。

他日又進曰：「女子之行，唯貞與節。世有妄人，捨華夏貞專之德，薄行夷女猜薄之習，向背速於反掌；猶學細腰，終餓死耳。」

生聞女言，怪駭而退，喟然歎曰：「此女非壽徵也。」

無何，生寢疾甚篤；二女晨夜監視，敬奉殷勤，存諸骨肉，生深德之。月餘，生病稍愈，徐步登山，凌清嶺遠。二女亦隨至，生止之，二女微笑不言，徘徊流盼。久之，阿蕙問生曰：「公子莫思歎否？」

生曰：「不也。」

此時阿蕙悵然有感，至生身前言曰：「公子且出手授我。」遂握生手，密謂之曰：「公子非獨孤寒耶？妾嘗遇姻戚云：公子變易姓名，嘗僱於某家。姻戚固識公子有遠世之志，情意亦甚優重，特來與公子言之。請爾公子果如所言否？」

生曰：「果如所言。」

幸良久思維，遂問阿蘭曰：「識劉文秀乎？」

阿蘭驚答曰：「是吾兄也。曩日吾等避亂渡江，兄忽失蹤。後聞在浙右，今即知不在何許。妾亦嘗聞兄言，朋輩中，有一奇士，姓獨孤名榮。妾故企仰清輝久矣，不圖得親侍公子之側。妾向者朝晚似有神人詔妾曰：「獨孤公子，爲汝至友，汝宜敬奉」。妾亦不知其所以然。然妾心恃公子，實奉神人之詔。妾早失父母，公子豈哀此薄命之人，而容其陋賈乎？」

言畢，以首伏主肩上，悽然下泣，生亦嗟歎無言。

忽聞阿蕙在側曰：「公子病新痊，阿姊何遽憂公子？阿姊固管深，公子豈是忍人；悲乃不倫，不如扶公子歸耳」。

時夜將半，忽紅光耀天，老人執生臂曰：「噫！亂兵已至此矣」。言已，長揖生曰：「吾老，不復久居於世；我僅深念二孫。吾久將阿蘭許字於子，阿蕙長成，姻親之舉，亦託於子」。

老人言畢，撫其二孫慟極，嘔血而死。生與二女，魂飛神喪；時有流彈中屋，屋頂破，三人遂葬老人於屋側。

生念吾身世孤子，死何足惜？但二女可憐，他鄉未必可止，吾恐護室室香港，使君

謀生，不負老人之託。時二女方哭於新墳之側，生勉攜之至山脚，二女昏然如醉，生抱之登小舟，沿流而下。已二日，捨舟登陸，憔悴困苦，不可復言。村間煙火已絕，路無行人，但有死屍而已。此時萬籟俱寂，微月照地，阿蕙忽牽生手指屍叢中，悄語生曰：「此屍蓬首挺身欲起，或未死也。」

生趨前問屍曰：「子能起耶？」

屍曰：「苦哉！吾被彈洞穿吾肩，不知吾何罪而罹此厄也？汝三人慎勿前去，倘遇暴兵，二女甯不立爲齏粉？暴兵以半日殺盡此村人口；此雖下里之民，然均自耕而食，自織而衣，素未聞有履非法者。甚矣！天之以人爲戲也！」

生卽扶其人徐起；其人始哭，哭已，續言曰：「吾有老母愛弟，並爲暴兵戮死，投之川流。繼而吾中彈，忍痛潛臥屍中，經一夜一日。今遇汝三人，謝上蒼助我。此去不遠，爲吾回莊，汝三人且同留止，轉避凶頑。」

生扶其人，徐步至莊。莊內已焚掠一空，其人赴園柵之側，知新米一包尚在；二女於是採葵作羹，四人得不餓。過三朝，其人出村邊一望，開口有木片釘塞，傍貼黃勝朱字云：

此是鬼村，行人莫入！

其人歸告生曰：「吾姓周，名阿大，與鄰周家村。每寧者，今以鬼名吾村，處極不
敢近，不知猶有幾周大一人未死。天下奇事固多，不料吾年四十，始身受之。」

更逾數朝，有人於開口潛窺，見生等形狀枯瘦，疑爲行尸；二女久不修容，憔悴正
如鬼也。

忽有一人窺見阿大，問曰：「汝是鬼邪，或阿大未死也？」

阿大見此人是鄉村舊識，具陳本末；且言，有反攜妹，欲詣前村求食，求友爲先容
，庶不見疑爲鬼魅。友遂罷簡，與西人行至其家。

友曰：「村人父老，死亡過半，幼少者亦隨亂兵而謀衣食。」

友出資爲四人略置衣服。停數日，阿大瘡處已平，四人雇帆船，風順，五日達於香
港。

二女有姨氏，住德輔道，甚有衣食。二女得姨氏所在，姨氏老矣，見二女婉慧可愛
，大悅。姨氏止生有一子，歲歲往外國經商。姨氏每顧二女，寧事過人，頗慰晚景。周
大即留爲網紀。生自是如釋重負，一日，與阿蘭連臂登赤柱山，望海神傷。

生願阿蘭曰：「我行孤介，必不久居於此。」

阿蘭聞之，戚然改容，幾半日不言；俄低鬟問曰：「公子今欲何行？」

生曰：「吾自今以去，從僧道異人却食香餌耳」。

阿蘭便曰：「妾同行，得永奉侍時，庶不負公子之義；使妾殞殘，亦無恨也」。

生曰：「豈何言也？余孤窮羸弱，何足以當」。

女凝思久之，顧生曰：「妾知公一非真心者；今所以忽忽欲行，殆必有不平事耶」

生減言，聳然掣阿蘭之手，歎歎不能自勝矣。

此時，阿蘭深感嬌泣，言曰：「士固有志。妾與妹氏居此，盼盼公子歸來」。

生諾，二女便資給於生，莫敢去處；阿蘭再三歎息。

其年香港霍亂甚厲，姨氏挈二女移寓邊州，沿海風光秀麗。二女日與漁婦閑話，亦覺悠然自得。

姨氏問向阿蘭曰：「語云，「竹門對竹門，木門對木門」，汝姨母爲汝關懷久矣。

吾有某姓外孫，才貌相兼，家道頗贍。吾昨以求親之專，聞於外氏，外氏甚悅。但願汝福慧雙修，以慰吾念也」。

阿蘭聞語，視地久之，具以誠告其姨氏曰：「吾捨獨孤公子外，無心屬之人。今雖他適，爲子固奮士，異日必歸。請姨母勿以爲念」。

姨氏笑曰：「公子佳則佳，然其人窮乏無倚，安足偶吾嬌女？吾非不重公子為人，試思吾殘年向盡，安忍見吾嬌女度貧乏之日？此婚姻之所以論門第，吾不可不慎也。」

阿蘭曰：「士患無德義，不患無財。人雖貧公子，吾不貧公子也。」

他日，姨氏復勸阿蘭罷其前約，阿蘭終不改其素志，致於九喻。姨氏怒。阿蘭日夜悒悒，都不寢食。

經一月，生更無消息。阿蘭知村間風俗劣，有搶婚之事，遂背其妹，阿大等，潛至香港，僑於上環伍家。女居停遇之甚殷渥，收爲嬌女。

女居停有外甥莫氏來省，忽窺見女，以爲非人世所有。及歸，神已癡矣。父母苦問之，始得其故，於是遣人至伍家說意旨，居停欣然許之。

其人去，居停芳徽笑向阿蘭曰：「古有明訓：『男大須婚，女大須嫁。』吾今爲汝免得佳婿矣，則吾外甥莫氏。其人望族也，嘗游學於大陸園，得博士銜，人稱洋狀元。今在胡人醫餅之肆，任二等書記，吾爲汝賀。」

阿蘭閉言不答，居停以爲阿蘭心許矣。

過三日，阿蘭知期已逼，長歎曰：「人皆以我爲賀喜；我無心以信，無顏以居，我終浪迹以避之耳。」遂行。

時薄暮，於九龍岸邊，逢一女子，年猶未笄，歛容將赴水死。阿蘭力救之。女曰：『吾始生失母，父名余曰眉娘。繼母道我無恩，往往以炭火燒余足，備諸毒虐。父畏阿母，不之問。鄉居有一老嫗，勸余至其塘爲傭，則一可也。阿母猜忌，一可擇人而事。嫗之言雖慈；然思嫗實至情之人，嫗之死，更無一人慰我喻我爲可哀耳。』言已，哭泣甚哀。

阿蘭亦泫然流涕，不知所以慰之，久乃撫女言曰：『汝可勿悲，吾身內有金釵，可與汝潛遁他方，暫覓投身之處』。

女感阿蘭言，從之。二人以灰灰自污其面，裝乞婦狀。旬日，至東館西，約十里，日將西墜，有軍將領留學生，策馬而至，見二女勒馬欲迴。二女拜跪馬前求食，軍將笑，以手探鞍擧一人腿示二女曰：『吾所以饑度日，今僅此一腿，爾曹欲欲開鼎耶？』

言已，縱臂而去。二女驚駭欲絕，相扶徐行，至一山村，有老者荷薪而歸。

二女問：『是間有亂否？何以軍中以人肉爲糧也？』

老者不答。女凡三四問，老者厲聲曰：『一何少見？吾袋中有五香人心，吾妻所製，幾忘之』。

言已，出心且行且嚼。二女覓狀，憂迫特甚，此村以人爲食，他事豈復可問？然日

窮途，無可爲計。二女相繼至一旅店求宿，有女人出應，款對頗周，店內舊劣不堪，後有小門，鄰屋卽主人所居，無門相通。主人既出，倒鎖店門歸寢。

時夜將半，阿蘭忽聞隔屋有老人細聲笑曰：「女子之肉，嫩滑無倫。」

又聞女主人笑聲。阿蘭就板縫中潛窺，則向所遇食人心者。

女人又言：「刀已四日不用，恐有銹。」

老者曰：「當磨之。」

言已，向床下牽出蒲箱。老者方啓箱取刀，阿蘭命眉娘卽起，輕拔後闔而遁。既出，於疏籬外覘之，老者燈下磨刀，窸窣有聲，二女急走，時有新月，幸村側東轆有堤，見稻草堆，二女俯身匿其下，覺甚空虛；遽入，中如小室，上有數孔透光，女心稍安。阿蘭更於草下得一箱甚重，審其爲富人之物，旁有駝毛氈，氣枕，以及里丁餅干十數罐。意村有富人藏此，用備不時之需者。二女分餅干一罐，納袋中，餘無所取。

天明，二女方行，迴顧村中，積水彌望。聽有淅淅之聲，隨風而至，始知大水爲災。二女於村廟中，得破鼓，僅容二人，遂乘之，順流而往，若扁舟泛大海。數日中，見雞民出沒，絕爲慘慘，類以餅干分贈之。

眉娘爲阿蘭言曰：「吾記得幼時，居外家，亦遭水患，吾隨外大父，止於屋背。同

村有貧富二人，亦息樹間，經八日有半。富人食物將盡，貧者止餘熟山薯二。此其平日飼豬之物。

「富人探囊，出一金錠送貧者曰，『若以若子分我，我即與汝此金』。貧者以一薯易金。久之，復出一錠，向貧者言如前，貧者實饑，而心未決。」

「富人曰：『子何不思之甚？昨夕天發發紅光，明後日，水必退。子得金何事不辦？』貧者心動，竟從之。富人留薯不食；又半日，貧者餓甚，垂死，富人視之惘然。訖貧者氣絕，富人徐將所予二金錠取還，推其屍水中。入夜，水果退。」

「吾外祖見富人大惡，取槌擊其頭，富人不顧，但雙手堅掩其袋，恐槌中其金錠也。」

阿蘭曰：『此非怪事。世人均以此富人之道，爲安身立命之理，可歎耳！』

亡何，大水既退，二女行乞如故，親愛愈極。閱兩月，阿蘭暴病卒於道中。彌留之際，三呼對孤公子，氣斷猶含笑也。

眉娘顧左右稍無人居，時夜已深，行入林中，遙見燈火之光。既至，有宅門，徘徊獨泣。俄有人出問故，眉娘跪曰：『吾乞兒也，吾姊死於途，今欲歸身以葬吾姊耳。』

其人入，商之其妻，已竊出對眉娘曰：『我販布客，汝請亦壽。』

明日，夫妻二人，將阿蘭屍殮殮。見眉娘眉如細柳，容顏朗秀，夫妻倍憐之，視如己女。

居數月，夫妻攜眉娘往南雄販布，頗得資。將歸，過始興縣南驛三十里外，夜投逆旅。遇賊，殺夫妻二人，劫眉娘及錢貲。方登船，見一男子馳至，捉賊左腕，揮劍斷之，三賊奔走。問眉娘何處人。眉娘掩涕拜謝，具言身世所經。

男子聞眉娘說阿蘭名字，默行數步，擲劍於地，仰天潛然曰：『阿蘭竟去其喪，我流離四方，友讎未復。阿蘭在幽冥之中，必能諒我』。

眉娘聽男子言此，迴身怒詰之曰：『吁！若卽吾姊臨命所呼之獨孤氏耶？良心若此！試問吾姊，停辛竚苦，以待何人？吾誠不願見若』。

言訖，於地取劍，欲自刎，生奪劍止之，更欲躍江流，亦未果。生哭泣止之，良久，眉娘歛容言曰：『吾聞姊有胞妹在邊州，汝能送我到邊州，見妹氏，返九龍，省吾父，然後死無憾耳』。

生善其志，從之。收劍卷之，如卷韞帶，與眉娘上賊船，解維，過湜江，下汝水，六日達紅梅驛。二人登岸，以兄妹相呼，免路人見疑。尋到邊州，二人相遇阿蕙，尉大二人於海岸拾貝壳。二人見生，非常歡懽；及眉娘述其姊行狀畢，阿蕙慟哭失聲，思

往歸姊氏墓，又不知處所。明日，生卽送眉娘返九龍，生倏然不知去向。

眉娘至家，不敢入門，卽訪鄰媪；媪卽前日勸眉娘當娼者也，見眉娘，驚視，慨然問曰：「吾久不見汝。汝繼母言汝已死，吾甚哀汝生之不辰也。汝父前月無故而逝，或未知歟？」

言時就眉娘耳語再四，已而搖頭歎曰：「天下黑心娘子，比比然也。」

眉娘哭不可仰，媪慰之曰：「汝今後可住吾許。汝母見汝，必殺汝也。」

眉娘日夜涕泣，頻欲自死，媪頻救之。

媪一夕語眉娘曰：「汝未聞吾少年之事，有甚於汝萬萬倍，今爲汝言之，或能減汝悲懷。」

「吾實非本地人也。吾父姓楊，是雲和人，有田十畝，娶吾母沈氏，頗有賢德，爲鄉鄰所推。吾父終日縱酒，家計日艱。吾生而細腰，人咸呼曰「細腰」。六歲，慈母以時病棄養，吾父將余託外氏，卽往申江，購一牛頭車，爲行客載重，亦頗得錢。然每爲東洋車夫藐視，遂其業，購一東洋安，得資倍於前，而又苦馬夫凌辱。」

「吾父歎曰：「使吾爲馬夫，亦當受制於汽車夫也」。乃車之。」

「忽一日，富春里養寓，有一妓，名傳天娥，雇吾父車。偶於酒樓下，與同業者聞

談，吾父因問曰：「此姣貌不及中人，何以生意甚佳」。

「同業曰：『汝不知此乃名姣傅彩雲之雛妓耶？彩雲爲洪狀元夫人，至英國，與女王同攝小影。及狀元死，彩雲亦零落人間。庚子之役，與聯軍元帥瓦德新辦外交，玻璃廠之醜聞，賴以保存。瓦德新者，德意志雄主推轂之臣，乃慕彩雲之風流，詔入禁內，常策駿馬，出入宮門。是故人又歎之曰：『曾風龍林者』。又聞任長嘗充彩雲譯官；今彩雲老矣，神女生涯，令人有尊前白髮之感耳』。

「吾父聞至此，不覺鼓掌而歎曰：『然則此人亦名留青史矣』」。

「吾父思久之，私謂：『此一粉頭耳，計今夕車所停二十餘處，願曲之人，何止半百。一人一金，已足吾一歲之需。思吾女淪落已長成，容貌勝此女多多，吾何不攜來，令學歌舞，吾何愁不封翁？他日吾女或亦名垂竹帛，正未可料』。

「其歲，挈余至申江，託余於一蘇州婦人，命余呼之爲母。明年，余藝成，始知命薄而背人慳淚也。吾父得資，僅足度日及吸煙之費。吾父常念余孤苦，欲贖余歸。初余落籍，吾父僅收四十金，而是時余身價已漲至三千；吾父何處得金贖吾，唯有忍淚吞聲而已」。

「更一年，吾父一貧如故，來申欲一見余面，假母亦不見許。吾餓不茹食，寒不加

三。房中有侍兒曰阿雀，容態潤端，客多悅之，常與我商量曰：「身為女子，藉命如斯，豈得強顏歡笑，如遇性情中人，即可專之；不必富人，亦不必才子。」

「余思其言有至理。然而余流逸客，無一善裔，正知過客之視余儕，無一貞靜之人也。」

「逾日，有廣東胡別駕，慨然以四千金為余脫籍。余喜不自勝，以為從此可報父恩於萬一；豈知余出苦海，而吾父已歿數月，亦實命不猶也已。吾夫帶余來香港，家人與我均無緣分。我身世至此，雖蒙上顧翁姑，下懷弟妹，而翁姑弟妹，咸以我為外江妖怪。吾夫又日日虛詞詭說，視我為一玩具；既不得家庭之樂，豈有人生之趣？我委頓於枕之日，即秋扇見捐之時。我在雲和雖貧窶，或有鄉人憐我，今即一下堂娼女，誰復能一顧耶？」

「姻言畢，於燈下重彈其麻，續曰：『吾今日日為店家壓麻為線，可得少資自贍，亦不欲怨天尤人，但怨命耳！』

眉娘聽姻言，低聲垂淚久之，旋語慰曰：「嫗勿憂。吾聞天無絕人之路，吾當為奴婢，覓一棲身之所，然後助嫗度日，接歡笑。」

嫗聞言喜極，抱眉娘哭曰：「謝上蒼憐我也。」

眉娘乃倚身於煙館，夕宿烟家。忽一日，眉娘見獨孤生翩然而至，臨榻捉一煙客，徐喻之曰：『吾四方覓汝久矣，汝非勝少軒之夜乎？何以始其財，繼害其命，而終奪其妻也？』

煙客驚異，跪於地曰：『吾知罪過。吾少軒在東鳴讀書，甚相友愛，吾所以至今日窮無所歸者，均聽信其妻之言耳。今其妻已嫁一司命官，亦少軒同學。吾今殊追悔前此所爲，望饒命也。』

生卽出劍割其兩耳，縱之去。時坐客皆歎感歎，眉娘遂出拜生，生意猶娘無恙。煙館主人，備聞生及眉娘之事，慕生之義，而歎眉娘之苦。主人遂請於生及娘，收眉娘爲妾。後眉娘兒女皆羣，遇娘如已母。

生爲其友復離之後，喜眉娘有託，卽赴潯州，既見周大，問阿蕙何在？

周大曰：『嫁矣。』

生曰：『無窮苦否？』

周大淚道曰：『嫁一木坐耳。』

生卽其詳。周大曰：『初阿蘭去後，姨氏卽將阿蕙許梁姓外孫，而不與阿蕙言其事。今幸遇門之更將至，姑與言於阿蕙，阿蕙故不願，不逆姨氏意。此怨阿蕙嫁前數日，

梁氏子發癆而卒。

「姨氏問阿蕙意旨向背，阿蕙曰：『既許於前，何悔於後？』」

「姨氏喜曰：『善！汝若不嫁至其家，即吾門亦無過問。』」

「阿蕙遂依期出嫁，吾亦隨往。其家故巨宅，先見一老蒼頭，抱木走出，接阿蕙至禮堂，紅燈綠彩；阿蕙扶持女，拜木主行婚禮既畢。旋過鄰廳，即其夫屍屋也，阿蕙一白如雪。其姑乃將縞素衣物，親爲阿蕙易之，阿蕙即散髮跪其夫靈前，慟哭盡禮，吾不忍久視。既歸，常念阿蕙幽閑貞靜，今世殆若鳳毛麟角。阿蕙時一歸省姨氏，言翁姑親之甚厚，未嘗言及身世。如阿蕙者，復何人也？」

周大言訖，生默不一言；出腰間劍令周大焚之，如焚紙焉。自後粵人亦無復有見生及周大者云。惟阿蕙每於零雨連綿之際，念其大父，阿姊，獨孤公子不置耳。

新式
標點
蘇曼殊小說集

非夢記

吾邑汪玄度，老畫師也，其人正直，爲里黨所譴。妻早亡，贖二女，長曰薇香，次曰芸香，均國色，玄度自教二女繪事。有燕生名海琴者，其父與玄度世交，因遣之從玄度學。既三年，頗得雲林之致，而生技致者無能也。玄度愛之如己子，欲以薇香妻之，生之父母，俱皆當意。生行年十二，遭母喪，父象之博遊西樵。逾年歸，將爲生行訂婚之禮，不料以消渴疾卒，生惟依其嫡劉氏。後三年，玄度重以姻事聞於劉，劉意殊不屬，乃婉言曰：「待之、待之，與二年議婚，未遲也」。

一日，劉假無心之詞，問生曰：「汝愛薇香否？」

生覲地不答。

劉曰：「薇香好女子也；惟我問諸算命先生矣，恐不利於汝，故爲汝辭之耳」。

生愈不語。

過四日，生得沉疾，劉百問不一答。劉心知其理，耳語之曰：「我有嬌女鳳嫻，與

徽香不上下，定爲汝婆之，勿感也。徽香但善畫，須知畫者，寒不可衣，饑不可食；豈如風嫗家累千金，門當戶對者耶？

生不詳如故。

又過五日，生病稍痊，劉大悅，命侍婢阿娟以玫瑰點心進之。詰朝，生徐行至燕處之室，甫入，見劉舉一銀敬女郎共話。女突見生，卽起立躲避，生凝矚不轉。劉覓生，慰問倍切，忽縮微哂，引女郎之手，詢問生曰：「昨日點心美乎？」

生曰：「厥製滋佳」。因問所由來。

劉向女郎言曰：「汝今日更爲海琴多親奇枚，彼病新痊，食量必倍於汝」。

此時女郎紅上梨窩，生雖然欲退，劉止之，笑曰：「海琴今日見嘉賓不拜，何也？既臻人家點心，不當道謝耶？」

生如言，與女郎爲禮，女心莞爾，盈盈下拜，此覲面之始也。停午，女親持重酪及餅子饋生，生亦欣然相受。抵暮，生息又盡，體中溫，逾四十。第二日，人略清爽，復見女郎縵步溫，藥酒進，自是殷勤調護，彼此默不一言。

一日，生目稍瞑，忽覺有人卽枕畔引生右手，加諸鼻端聞之，復頰首以唇嚙微微親生之頰，迄生張目而視，見女郎靚立於燈畔，著雪白輕紗衫，靡顏膩理。二人眼光頻頻

相對，生中心愈覺搖蕩，久之，微啓女郎曰：「阿姊粹矣」。又曰：「何事見教？敬煩阿姊以芳名見告」。

女低鬟不應。有間，生再問曰：「嬌娘妾誰未？」

女又不應；然見生發問，若欣欣然有喜色，卽探懷出一嵌珠小盒授生，迴身而去。

厥後，牛欠不覩女郎，乃私叩阿娟曰：「昨日女郎何人也？」

阿娟笑而不答。他日又問，附耳曰：「汪家薇香，公子認得未？」

既而生自念薇香真默蓮禮，吾雖在病中，豈容爲我侍側；矧以香盒見貽，於禮尤特。生不見薇香七稔，然幼小之時，知其腰纖細，髮茂密，及其雙窩處，今日尙歷歷憶之。寔而更設一想，謂此女郎或吾在夢中所遇，非真薇香，殆阿娟給我耳。執盒細瞻之，異常精好，凝香如飯，則又明明非夢。使阿娟之言屬實，何以容髮並不符處？此際百思亦不能得其真。綜之，此女郎非薇香，卽鳳嫺，非鳳嫺，卽薇香，舍此二人，嬌娘決無遺着病榻之理。由是往復推勘，如入魔不醒，忽而急起呼曰：「阿娟！汝趣告主母，公子非薇香，卽畢生不娶也」。

數日，生似愈而非愈，劉復慰曰：「汝須自審其神，明春爲汝娶薇香也」。生自此日，爲形微適。有僧名道凡者，與生素舊，微察其情，隨時示以般若意見，

令自開悟；而生執於滯情，疑信參半。

破夏，遣凡約生赴鼎湖，居報恩寺五十餘日，病仍弗瘳。一日，生泛舟過一橋，有二女行釣水邊，微風動話，風致乃如仙人。生審覘之，的與垂髫時無參差，正薇香姊妹也；心躍然竊不已，阿娟之言是妄。既歸，訪之小沙彌，方知玄度寄寓寶幢南院。明日，晨齋畢，生謁玄度，玄度纔衣垢面，而神宇高古，方伏案作畫，畫松下老僧，獨坐彈琴，一鶴飛下，既竟，命生爲題之，生接筆構思，少選，書一絕句曰：

海天空闊九皇深 松下松陰聽許琴

明日飄然又何處 白雲與爾共無心

玄度自燃其髮曰：「字跡類女子，然小詩可誦也！」已而告生曰：「吾來已兩月，一二月須返里，爲先人修墓。汝軟弱，於此靜養爲宜，吾事畢即來看汝。」

生聞言，戚然改容，知不能與薇香於此圖良會也，遂辭其師出門。惘惘路上，過章媼迎面言曰：「久未見公子，公子面容瘦削，何也？我正有無窮之言，宜加質問，公子許我乎？」

生心滋異，迴憶媼是薇香嫡母，慈祥之人也，恭謹答曰：「惟媼之命。」

媼第一問曰：「頗聞人言 公子已定婚，其人麗且富也，非歟？」

生曰：「未之前聞」。

第二問曰：「公子薨時，與薇香甚相親愛，今公子憶念之乎？」

生曰：「深憶之」。

第三問曰：「薇香曾有何物贈公子？」

生曰：「有，其亡母所遺波斯國心花釵」。

第四問曰：「今猶在否？」

生曰：「珍藏之」。

最後第五問曰：「公子愛花釵，抑愛表妹之香盒耶？」

生始蹙然不能爲辭，相顧良久，反問媪曰：「媪那由知香盒事？」

媪不答，卽正色言曰：「薇香傾心向公子以來，昨日不思公子，密告我曰：『不偶

公子，不如無生』。我深念薇香雖貧，公子夙稱風蕩，固如是負一女子耶？」

生從容答曰：「我心亦如薇香，此事稟父母之命，我實誓此心，天下女子，非薇香

不娶也」。遂將得病受盒諸事，一一白媪，媪始省劉之用心，並非公子忘懷。

生瀕行曰：「上帝在天，矢死不移吾志」。

媪曰：「佳哉！公子之言也！公子珍重千萬，我他日會令薇香見公子，望公子勿泄

於人」。

生歸寺中，日思日懼，知劉果無意於薇香。

一日閒步至山門，見柳瘦於骨，山容蕭然，知清秋亦垂盡矣。卽以此尺辭遣凡歸家，遣凡勉之曰：「子有夙慧，我深信之。毋近淖約，自不沈煩惱之海，子其念之。」生抵家，日伺章媪之歸其前約，忽而阿娟趨至，矐目謂生曰：「公子且登樓，有事相告」。

生果從之登樓，阿娟當窗以千里鏡授生，遙指澤邊言曰：「公子諦視之，勿誤也。」生引鏡臨眺，遠遠一女子，倚風獨盼，審視，然薇香也。俄一男子步近其前，生覺手足酥軟，墜鏡於地。阿娟扶之下樓，生幾半日不動。

阿娟乘間曰：「言之，或勿謬耶？吾見此狀，不一次矣。以公子不在家，未卽進言於公子。前時公子見問，侍馮藥峯何人，吾以爲薇香，今則知實爲公子表妹鳳嫻也。表姝幽閨貞靜，愛公子罔有侵心，而薇香之爲人，公子今日殆有以見之矣。然公子當日要吾爲主母，非若人不娶，吾誠不知公子於妾何取？或公子未知其入底細。主母時亦有言，在理應爲公子娶薇香，然而婚媾事大，旣微聞此女有解佩遺簪之行，則此女何得汚吾公子？主母故遣表姝一見公子，以試公子懷抱，奈何公子不察，口口聲聲，謂非薇香不

娶。幸於苦病運際，今公子自思：豈可以金玉之質，爲銜女摺折？其整真不值微香之一笑。公子誠能自省其心，一依主母之命，則吾亦藉公子洪福，承迎公子，終身享有齊眉之樂。願公子審思之。」

阿娟言畢，生注目視几上書篋，默不一語。

明日阿娟引鳳嫻入生之室，而告生曰：「公子病中存問之人也」。言已遂行。鳳嫻始以輕婉之聲啓生曰：「表兄！玉體少安耶？」

生應曰：「敬謝表妹」。

二人寂然而立，空庭落葉，二人一一聽之。鳳嫻覘生臆間似有淚痕，婉慰之曰：「望蒼蒼者祐表兄無恙」。

言已乃出。既而稍停趾，似待生發言，生果有言曰：「請表妹得閒來坐」。

鳳嫻既去，生復悄然自念；移時即啓書篋，出花釵，以吮拭淚，然後裹之，呼阿娟告曰：「爲我敬還薇姑，言爲子家法嚴，不容久藏此物也」。

一日，流雲微雨，鳳嫻獨至生室，勸生理浴盥。壁上有鏡，鳳嫻對鏡而坐，俄而徐徐引其肩角向生，言蘇州女子於傅粉一道，獨有神悟。蓋鳳嫻生長蘇州，好纖纖可談蘇州之事，間以隱辭，生亦唯唯。繼而坐，生側，卷三纖指，生曰：「表兄試齧吾中指何

在？」

生猜之不中。鳳嫻微笑，執生之手，自脫珊瑚戒指，爲生着之；遂以唇親生唇際，欲言而止者再，乃囁囁言曰：「地老天荒，吾愛無極」。言已，竟以軟玉溫香之身，實牛懷裏。

牛自還釵之後，心緒悽愴，甚於亡國。鳳嫻備悉其事，故沾沾自喜，以爲生正在迴心轉意，徐徐驗以情款，卽垂手而得。劉卽時時引生，同鳳嫻遊履苑中，生益懽然，覺天下無一事一物，能令其心生喜悅者。猛憶遺凡平昔所言，款款近情，殊非虛妄。作計既定，卽託病，辭劉重往鼎湖。

劉不知生已絕意人世，頻使鳳嫻傳問，生則凡百求棄於鳳嫻，而鳳嫻濃情密意，日益加切。

一日，大霧迷漫，生晨起引自望海，海沉沉無聲。久之，亦似沈吟語曰：「世人夢中，悠然自得真趣；若在日常，濛濛天空，都無意味也」。

生正在蹙眉閉眼，適其時微聞足音，倏然迴顧，則鳳嫻、阿娟同至。生延坐曰：「謝表妹遠道臨存」。

鳳嫻曰：「我來求教，何言謝也」？遂而愕視生曰：「表兄胡爲顏色猝變？寺中風

露侵人，表兄今日同吾歸乎？」

牛乃凝思曰：「表妹勿爲吾憂，吾山居樂也。」

阿娟將荔支進生，鳳嫻爲生孽之，此時各有心緒，脈脈不宣。阿娟既退，鳳嫻含笑曰：「有人詠荔支壳云，『莫道紅顏多薄命，昨宵曾抱玉郎來』。二語工乎？」

生似有所念，已乃漫應曰：「工」。

鳳嫻方欲再言，生頗踉蹌；時見天際鴈羣，忽而中斷，至於遙遙不見，遂對鳳嫻脫口言曰：「累勞玉趾，良用歉仄。既承垂愛，今有至言相告。吾多病殆不能歸家，卽於寺中長蔬拜佛，一報父母養育之恩，一修來生之果，幸表妹爲白孀娘，請孀娘哀恕之」。

鳳嫻聞言，蘊淚於睫，視生曰：「表兄！此言何謂？吾豈敢傳於尊婦，須知吾身未分明，萬一尊婦聞此言，以爲吾必有所聞，於表兄，則吾與表兄，無相見之日；表兄彬彬溫謫之人，豈忍之乎？吾人知有一人牽表兄之臆，願其人弗端，人皆知之，表兄甯無所聞？今表兄忽以此相言示，且聞吾謬戾至於何地。嗟夫！表兄傾聽之：海潮漸漸，是吾癡身處也！」言訖，嗚咽不已。

此時情綉滿天而下，生莫知所可；又見鳳嫻已清瘦可憐，竟以手扶鳳嫻，恍然凝思

既而凝其詞曰：「表妹既知吾言爲有因，則必有其離世之志。表妹高美千雲，吾豈無感紐在心？適所言甚甚，須知吾心扉已碎，不知爲計，還望表妹憐而恕我。表妹慎勿哭，人且來。」

鳳翹卽曰：「然則表兄知所趨避矣。」

生歎然答曰：「自今以去，常接表妹歡笑，不得謂非上蒼垂愍。」

鳳翹此時，如石丟心，復露其柔媚之態，抱生，以已頰俛生之頰，已而不加親吻，遂與生別。

生一夕聞僧言，玄度重來寶幢菴，盪燈參詣，則玄度病頗沈頓，二女眷侍榻側。薇香見生入，卽避去而去，芸香垂其雙睫，似不欲視生者。玄度視生，乃無一言。時方雨甚，韋媪堅留生宿隔院，夜已深沉，媪持燭來謝，亦甚致禮敬，已而突詰生曰：「公子前此阿媪贈薇香於潭畔，公子乃忽爽其約，而遣他人替代，宜乎薇香不與之言也。返，敢問公子何以對薇香？其時吾曾請公子之門，阿媪答曰，公子已外出，公子豈知薇香愛迫之情而憐恤之耶？薇香初意，本不欲出，吾特以公子情深義重，力加勸勉，始教然赴命耳。」

生聞言心爲一震，卽倉皇答曰：「此何日事？吾亦嘗有是約也。」

媼思之，復曰：「是亦不能開，然則花釵亦非公子親交阿娟者耶？」

生曰：「花釵固吾親交阿娟，令返薇香。」

媼曰：「意何在也？」

生曰：「此語何能答，亦不須問。今實告吾媼，吾此來鼎湖，不久當祝髮爲僧，生至此咽塞不能續言，乃逆吞其淚，頓聲曰：『請憐語吾親愛之人，錢去而寸心存也。』」

媼此時愀然作色曰：「前朝公子與一送眼流眉者，相抱而泣，紗彌共見之，此曷爲而然者耶？始吾歎公子信義多情，吾今然後知公子矣。」

媼與生對答時，薇香潛立戶外，一一俱聞之。既返，踞齋於邑，抽刀遽欲自剄，聞其父呻楚聲，則又自止，若尋者三。頃之，與芸香共寢，芸香言樹生儀表，決非負心之人。薇香斗憶生言寸心存，猶有藕斷絲連之意，又思答媼之第一語，中心油然暗喜，意必有人誑生；則他時二人羈證，自能迴覆其心。

是夜雨滴不止。生亦不能成寐，思媼之言，實出至誠。知前時所見，實薇香見給於人；愈思則愈見薇香質真亮，決其人無他遇。天明，將還，本末陳露於媼，深自引咎，乃歸寺，沒無歡。

無何，玄度病卒，生出資營葬於寶爐，媼遂同薇香姊妹歸鄉，生亦以副命催歸。歸時已不見鳳嫻，生始則阿娟妄言傷正，阿娟志忘曰：『不敢，既不許吾爲知言，公子當後識耳』。

越日，劉謂生曰：『汝終日容色不悅，何也？汝須自珍重，月內我爲汝定鳳嫻爲婦，臘月消吉成禮，百年之好，吾爲汝慶。汝謂非薇香不娶，此汝年變尙輕，不曉世事。薇香德素何如，今姑勿論；使其人卓然貞白，娶之不但無一星之益，人且親吾家世。我仔細迴環，所以必爲汝娶鳳嫻者，門戶計耳，非我故爲猜薄薇香。鳳嫻亦婉惠可登，何悻於汝？今汝寧靜聽吾言，勿爲他人所惑，此男兒立身之道也』。

生跪劉之前，力爭曰：『我負薇香，獨謂義何？』

劉怒曰：『汝但圖博一女子歡心，視我之言爲棄辭耶？』

生此時知劉意不可挽回，時日西夕，生往候薇香之門；韋媼肅生入，生告之故，媼令薇香庭迎。是夕，月寒霜冷，生肢體戰動，無以致辭。忽進抱薇香於懷，兩人胸際沉浮呼吸，息息皆聞。

良久，薇香迴其含頰之面，就生微歎曰：『君既迫於家庭之命，則吾又豈容違越？願自保養，毋以女子傷君之懷。吾感恩戀德，以至於今者，以君或能娶我耳。不謂天

必已定，何必更言？今茲猶得接君眉宇，於吾福命已足，復何憾也！」

言已，佗然以其葱織，輕推生手，辭生而入，不欲以淚眼向生也。生惶懼而還，不知所所以。

翌晨，生忽不見蹤跡，三日並無音耗。劉以發香誘生認於官，官乃刑鞠薇香，薇香無言，遂押薇香於女牢，生不知也。薇香顏色憔悴，不可復言，然自念爲生之故而受厄，甘也。生辭家行至虎山，盈辟寂樂，乃爲僧數十晨夕，憶薇香不已；請一村嫗，潛修音問。芸香得書，辭甚瑰麗。芸香不敢泄其事，便回韋媪尋生，欲生歸，一白其姊之寃。二人至欽州，值江上盜賊蠶起，劫芸香以去。媪望門乞食，薇香不知也。

先是邑中有巨富姓陳名道者，求生之童，累年不符，厥心達怨。偶遊虎山，忽見生，即歸具稟有司，謂生與石劍儒同黨，今潛迹沙門，恐有犯上之事。時巡撫某公，素知生名，因親往寺中，與生閒談，甚敬愛之。慶行，密以實情告生，令即去。及生離山，未半日而某公捕生之緹騎發矣。

生窮蹙路次，由是變易姓名，粥畫爲生。兩閱月至烟村，地去大良十數里，有老人見生行步容色可憐，款生於別館。生一夕獨坐凝思，冀伊人之入夢也。忽見鳳嫗竊步入室，容髮如舊，生驚愕欲絕。鳳嫗審視生，滅燈獨坐，微微太息，然後低聲言曰：「表

兄勿誤，老人吾親也。今晨聞婢輩談客話，宛無雙，又見手筆，知是表兄。比聞官府求表兄，未審何因？幸表兄不以前事告吾祖父，但未知表兄今欲何行？

生默坐，應，鳳嫺雙手攙生，淒然下泣曰：「吾愧汝念汝，情何極也！」

已而生依所教，作書致劉，將避地大良；鳳嫺為生備資甚豐，將新製鳳文之綬，親為生束之。黎旦，生別鳳嫺，半月得從間道達大良，止於波羅寺，寺為明時舊構，風景大佳，生飲水讀書，猶自喜，人間幻景，乙乙付之淡忘。僧衆尊敬之。

明年秋，有女眷遊息於寺；生時見一青衣，面容動靜，酷肖芸香，殷勤瞻矚，問其名居，不告。明晨，生於窗上得芸香手簡，始知微香繫獄，媼流落羣方，生魂魄俱喪；凍裝歸家，鳳嫺已於生久矣。劉請釋微香，微香出獄，自歸屋中，空無一人。生為微香，盡言為僧及遇芸香之事。微香披文下涕，輒思自裁。又恐貽生母之許，遂寄食於鄉鄰，為入繡花架以自度，矢志不嫁人；戒勸微香，微香不聽也。

忽一夕，注納微香於疎星之下，以傷切之聲言曰：「父母雙亡，亦有何樂？微香知吾言中之意乎？」

微香俯首低聲曰：「知之」。

生曰：「善！吾愛汝心神俱切，願選與人忤，吾兩人此生終無緣分矣。今茲汝我

前事，雖不必提，但吾兩人從處之心。當如何得其歸宿，斷不能不於此夜今時解決之耳。」

徽香再三歎息，乃謹容答曰：「人生爲淚，死爲魂耳。吾前此不曾謂君，毋以我累君家庭之憂乎？」

生曰：「然！事勢至是，婉戀之情當即斷絕。然而天地綿綿，我今試問汝立志不嫁他人，亦有以教我非人不？」

徽香曰：「此言何爲志於我哉？女子不嫁，尋常事耳。」

生反覆連言，終不動志，乃跪徽香之前，言曰：「汝不嫁人，我亦終吾身不娶。婚娘如見偏者，有死而已。」

徽香扶生於懷，言曰：「是何言耶？君殊亦未爲吾計也。須知吾之處境實不同君，君如學我，是促吾命耳。君果愛我者，舍處順而外，無第二義。望君切勿以區區爲念，承順尊嫡，一不辜尊嫡之恩，二不負風繩之義。吾今生雖不屬君，但得見君享團圓之福，則所以慰我者，不已多乎？」言至此，以指示生曰：「有人。」

生迴望，則鳳嫺立於後，目光如何，生不能見，但聞鳳嫺微微一歎曰：「彼何人者？」

生枯立如石人，鳳嫺卽曰：「嚮也阿娟謂此女眼色媚人，今乃知果清超拔俗也。」

生復迴視，知徽香已去，因歎曰：「賢哉徽香乎！」

鳳嫺卽曰：「此言良信，表兄蓋有以成其志耶？」

生仰天而噓，少間，問鳳嫺曰：「其言一一諦聽否？」

鳳嫺但凝睇而不答；須臾，以臉伏生胸次，言曰：「表兄愛之，固其宜矣；獨弗體尊嫡之心，而云終身不娶，抑以我不肖，弗屑締盟耶？」

言時，嬌泣不止，生知不必更語，爲扶將曰歸。

明日，生發徽香書，書僅數言，生不食而泣，三詣徽香，終不復見。劉與鳳嫺極力慰解，會遣凡來訪，劉便使生經營行裝，與遣凡重遊大良，有以收束其心。

一日，途中見兩灑人，騎細馬而來。其前一人，顧盼不捨，其後一人，微微以目示意，令生相隨。生知是芸香，心驟喜，意此行必得徽香迹兆，足不覺隨其後而步。俄至一巨閤，邑邑徘徊，至日落，忽見韋媼出，漫向生曰：「公子佳乎？」且言在欽州遇盜散，月前乞食經此，託天之庇，復得與芸香相會。芸香自遭劫後，江學使以重金購得之，與芸香分，今卽此家女公子侍兒也。

生問徽香安居？媼聞言恨且歎曰：「尊嫡真不諒人！」遂執生手，歎喟頻頻。

生驟醒曰：「溫語我，徽香安在？」

媼終不答一言，生趨而返。明日，曉鏡未發，不辭遣凡而去。生與徽香慕戀事，遣凡微有所聞。爾日，徧覓生不得，卽馳至生家，生亦未返，乃呼阿娟細詰其事，阿娟略述之。

遣凡曰：「徽香今在何許？」

阿娟云：「徽香自作書給公子，謂初心已易，卽日翅大良，囑公子無庸懷顧。凶徵卽兆於彼夕也。」

遣凡曰：「然則徽香死矣，汝親見其死狀否？」

阿娟云：「竇媼語我，有得素鳥於江側者，徽香遺物也；兼囑勿言於公子。」

遣凡沉思曰：「公子歸來，汝誠勿以此告之。」

爾時風嫺在旁，泣詢生歸期，遣凡徐曰：「以我思之，或有相見之日。」

其後年春，遣凡行次五指山，遇一執役僧，卽生也，見遣凡不談科事。逾數月，遣凡見生山居甯謐，遂卷單而別。

羅曼殊小說集 非夢記

新式
標點
蘇曼殊小說集

絳紗記

曼殊曰：余友生多哀怨之事；願其情楚測，有密葉哀蟬之歎者，則莫若夢珠。吾嘗
卒先揭夢珠小傳，然後述余遭遇，以鈔躬爲書中關鍵，亦澆離辛苦，幸免橫天，古人所
以長吟董也。

夢珠名瑛，姓薛氏，嶺南人也。瑛少從容濬靜。邑有醇儒謝壽者，與我有恩舊。嘗
遣第三女秋雲，與瑛相見，意甚戀戀，瑛不願，秋雲以其嬌尚，私送出院，解所佩璽
，於懷中探絳紗，裹以授瑛，瑛奔入市貨之，徑詣慧龍寺被髮，寺廚下刈筍供僧。一日
，與沙彌爭食五香餠子，寺主叱責之，負氣不食。寺主惡念其來，薦充南潤寺僧錄
。未幾，天下擾亂，於是錫印度，緬甸，暹羅，耶婆堤，黑齒諸國。遂內渡，見經笥
中，絳紗猶在，願游冥想，遍訪秋雲不得，遂抱屍疾。時楊文愛，與散原創立阿彌精舍
於建業，招瑛爲英文教授。後楊公歸道山，其沈迹無所；或云居蘇州濠繡坊，或云教習
安徽高等學堂，或云在湖南。麓田，然人有於鄧縣聖恩寺見之者。鄉人所傳，此其大

略。

余束髮受書，與英友善，在香港皇娘醫院，同習歐文。英逃禪之後，於今屢易寒暑，無從一通音問。余臨風，嘗不嘆息也。

戊戌之冬，余接舅父書，言星洲糖價，利市三倍，當勞僻糖廠，促余往以資臂助。先是舅父渡孟買，販茗爲業；旋棄其業，之星嘉坡，設西洋酒肆，兼爲糖商，屢有年所。舅氏姓趙，素亮直，幸以籍禍而遭厄艱。余部籌賑訖，淹遲三日，余挂帆去國矣。

余近星嘉坡，卽居舅氏別廬，別廬在園之西，嘉樹列植，景頗醜勝。舅父知余性疎懈，一切無管省，僅以家常瑣事付余，故余其覺濶閑音適也。

一日，爲來復日之清晨，鳥豈四噪。余偶至植園遊涉，忽於細草之上，拾得英文書一小冊，郁然有檀蘭之氣；視之，乃沙浮紀事。吾聞沙浮者，希臘女子，屢既辭清而窆哀，實文章之冠冕。余坐石披閱，不圖展卷，卽余友夢殊小影赫然夾書中也。余驚愕，見一綺衣女子，至余身前，俯首致禮。

余遂書起立，恭謹言曰：「望名姝恕我非儀。此書得毋名姝所遺者歟？」

女曰：「然！感謝先生，爲弄水之人遺此書也。」

余細瞻之，容儀綽約，出於世表。余放書石上，女始出其冰清玉潔之手，接書讀余

徐徐款步而去。女束髮垂於肩際，殆昔人墮馬之垂髮也；文搖搖曳於碧草之上，同爲晨曠所照，互相輝映，俄而香塵已杳。

余歸，百思莫得其解。蠻荒安得誕此俊物？而吾友小影，又何由在此女書中？以吾卜之，此女必審夢珠行止。顧余逢此女爲翁一次，後此設得再遇者，須有以訪吾友踪兆。而美人家世，瓊寮相告，亦未可知。

積數月，親屬容家招飲，余擬舅父往，諸戚晚父執見余極歡。余對席有女郎，挽靈姑髻者，姿度美秀。

舅父謂余曰：「此麥翁之女公子五姑也。」

余聞言，不審所謂。筵既撤，賓客都議退閑之軒。余偷囑五姑，著白絹衣，曳蔚藍紉裙，腰玫瑰色繡帶，意態蕭閑。舅父重命余與五姑敬禮。

五姑迴其禮盼，出手與余，卽曰：「今日見阿兄，不勝欣幸。暇日願有以教輟學之人。」音清轉若新鶯。

余鞠躬謝不敏，而不知余舅父胸有成竹矣。

他日，麥翁與五姑過余處，禮意甚殷。五姑以白金時表贈余。厥後五姑時來清譚，蟬嫣柔曼。偶張綢綺衣女子，則問五姑，亦不得要領。

余一日早起，書二通，一寄廣州問舅母安；一致香山，請吾叔會勿招工商家，因聞鄉間有秀才造反，誠恐勞紳捏造黑白。書竟，然呂宋烟吸之，徐徐吐連環之辭。忽聞馬嘶聲，余卻窗外盼，見五姑繫馬首，立棠梨之下；馬純白色，神駿也。余下樓迎迓。五姑揚腕下騎，余雙手扶其腰圍，輕若燕子。五姑是日服窄袖胡服，編髮作盤龍髻，戴日冠。余私謂妹喜遊男子之冠，榮亡天下，何晏服婦人之服，亦亡其家；此雖西俗，甚不宜尙。適侍女具晨餐，五姑去其冠同飲。

既已，舅父同一估客至，言估客遠來，欲觀糖廠；五姑與余，亦欲往觀。估客、舅父同乘馬車，余及五姑策好馬，行驕陽之下，過小村落甚多。土人結茅而居，夾道皆植酸果樹，雙鴉流水，蓋官道也。時見吉靈人焚迎算香拜天，長幼以酒牲祭山神。五姑語余，此日爲三月十八日，相傳山神下降，祭之終年可免瘴癘。旁午始達糖廠，廠依山面海，山深，培植佳，嘉果纍纍。巴拉樹甚盛，歐人故多設袂皮公司於此，則吾國人亦多以袂皮股票爲奇貨。山下被拖彌望，儘是蔗田。

舅父謂余曰：「此片蔗田，在前年，已值三十萬兩有奇，在今日，或能倍之；半歸麥翁，半余等也。」

余見廠中重之之任，俱屬英人。傭工於廠中者，華人與孟加拉人參半。余默思廠中

主要之權，悉操諸外人之手，甚至一司簿記之職，亦非華人；然則舅父此項營業，殊如累卵。

余等瀏覽一週，午膳畢，遂歸。行約四五里，余頓覺胸膈作惡；更前里許，余解發就溪流，踞石而嘔。五姑急下馬，趨致問故。余無言，但覺徬徨發熱，頭亦微痛。

估客一手出我，一手執余脈按之，語舅父曰：『面嚮有聖路加醫院，可速往』。

舅父囑五姑偕余乘坐馬車，估客，舅父并馬於後。

比謁醫，醫曰：『恐是猩紅熱。余療此症多，然上帝靈聖，余或能爲役也』。

舅父囑余靜臥，請五姑留院視余；五姑諾，舅父，估客匆匆辭去。余入暮一切管轄；比晨，略覺清爽，然不能張余睫，微聞有聲，嚶然而呼曰：『玉體少安耶？』

良久，余斗意五姑，更憶余臥病院中。又久之，始能豁眸，時微光徐動；五姑坐余側，知余醒也，撫余心前，言曰：『熱退矣。謝蒼蒼者佑吾兄無恙』。

余視五姑，衣不解帶，知其徹曉未眠。余感愧交迸，欲覓一言謝之，乃啞啞不能出口。

俄舅父，麥翁策騎來視余。醫者曰：『此爲險症，新至者罹之，輒不治。此子如天之福，靜攝雨來復，可離院矣』。

舅父甚感其言。婆翁過余倍殷渥，囑五姑勿違寧家。舅父，婆翁行，五姑送之，倏忽復入余病室，夜深漸殷動問余所欲。余居病院。忽忽十有八日，血氣亦略復。此十八日中，余與五姑，款語已深，然以禮自持，余頗心儀五姑敦厚，既而舅父來，接吾兩人歸，隱隱具林上小樓，方知已到別墅。舅父事冗他去，五姑隨余入書齋，視案上有小箋書曰：

比隨大父，返自英京，不接清輝，但有惆悵。明日遄歸澳境，行聞還國，以慰相思。玉鸞再拜，上問起居。

余觀畢，既驚且喜。五姑立余側，肅然嘆曰：「善哉！想見字秀如人」。

余語五姑：「玉鸞香山人，姓馬氏，居英倫究心歷理五經。吾國治泰西文學，卓爾出羣者，顧鴻文先生而外，斯人而已。然而斯人身世，凜然感人，此來爲余所不料。玉鸞何歸之驟耶？」

余言至此，頗有酸梗之狀。此時，五姑略俯首，頻接雙目注余，余易以他辭。飯罷，五姑曰：「可同行苑外」。

言畢，掖余出碧巷中，且行且囑余面。

余曰：「晚景稍寂，令人有鄉關之思。五姑！明日願同往海濱泛棹乎？」

五姑聞余言，似有所感。迎爾有竹，竹外爲幽水，其左爲蓮池，其右爲草地，甚空曠。余卽坐鐵椅之上，五姑亦坐，雙執余手，徐徐言曰：『身旣奉君爲良友，吾又何能離君左右？今有一言，願君傾聽。吾實誓此心，永永屬君爲伴侶；則阿翁慈母，亦愛君』。

言次，舉皓腕直視余額，親余以吻者數回，余故爲若弗靜也者。

五姑戴月歸去，余亦獨返。入夜不能甯睡，想後思前；五姑恩義如許，未知命尙若何？平明，余倦極而寐。亭三醒，則又見五姑，嚴服臨存，將含笑花贈余。余執五姑之手微嚼，五姑雙頰略頰，低首自視其鬢尖，脈脈不言。自是五姑每見余，禮敬特加，情款益篤。

忽一日，舅父召余曰：『吾亦爾與五姑情甚篤，今吾有言，關白於爾。吾重午節後，歸粵一行。趁吾附舟之前，欲爾月內行訂婚之禮，俟明春舅母來爲爾完娶。語云：「一代好媳婦，百代好兒孫」。吾思五姑，和婉有儀，與爾好合自然如意』。

余親地不知所對。

數旬，舅父果以四猪四羊，龍鳳禮餅，花燭等數十事，送粵家。余與五姑，因緣遂定。自是以來，五姑不復至余所，間日以英文小簡相聞問耳。

時十月垂盡，舅父猶未南來。余憑闕默付，舅父在粵，或營別項生意，故以淹遲；忽有傷偶疾驅而來者，視之，麥翁也。余肅之入，翁愁歎而坐。

余怪之，問曰：「丈人何歎？」

翁搖頭言曰：「吾明知傷君之所愛，但事實有不覺不如此」。言次，探懷中出紅帖授余，且曰：「望君今日，填此退婚之誓」。

余乍聽其言，蘊淚於眶，避座語之曰：「丈人詞旨，吾無從着思。况舅父不在；今丈人忍以此事強吾，吾有死而已，吾何能從之？吾雖無德，謂五姑何？」

翁曰：「我亦知君情，爲五姑耳。君獨不照此意，實出自五姑耶？」

余曰：「吾能見五姑一履否？」

翁曰：「不見爲佳」。

余曰：「彼其厭我哉？」

翁笑曰：「實告君，令舅氏生意不佳，糖廠倒閉矣。縱君今日不悅，遂吾請，試問君何處得資娶婦？」

余氣湧不覺成聲，乃恣然持帖，署吾名姓付翁。翁行，余伏几大哭。

爾日有網緝自滬來，帶英人及巡捕，入屋將家具細數，一一記以數號，又一一盤

於簿籍，謂於來復三，十句鐘付拍賣，即余寢室之牀，亦有小紙標貼。吾始知真父已破產，然平日一無所知；而麥翁又似不被影響者，何也？余此際既無暇哭，乃集園丁侍女，語之核，并以餘錢分之，以報二人侍余親善之情。計吾翁能留別廬三日，思此三日中，必謀一見五姑，尋吾心跡，則吾蹈案之日，魂有何恨？又念五姑爲人婉淑，何至如其父所言；意者，其有所逼而不得已耶？

余既決計赴水死，嚮晚，余易園丁服，侍女導余至麥家後苑；麥家有僮娃名余園者，與侍女相善，因得通言五姑。

五姑淡妝素帶，悄出而含淚親吾頰，復語吾前，言曰：「阿翁苦君矣」。即牽余至寢下低語，其言甚切；余以翁命不可背。五姑言：「翁固非親父」。

余卽淚別五姑曰：「甚望天從人願也」。

明日，有英國公司船名威爾可歸香港，余偕五姑以得頭等艙位。既登舟，余閱落客名單，華客僅謝姓二人，并余等爲西人。余勸五姑莫憂，且聽天命。正午啓碇，園丁侍女并立岸邊，哭甚哀，余與五姑掩淚別之。

天色垂暮，有女子立船樓之上；視之，乃復爾遺棄之人，然容止似不勝清怨。余卽告五姑，五姑聽之言，殊落莫。忽背後有人喚聲，余回顧，蓋卽估客也。自言寢其姪女

歸粵，兼道余舅父之禍，空造自麥某一人，言已無限感喟；問余安適，余答以攜眷歸鄉。

越日，晚膳畢，余同五姑，倚闌觀海。女子以余與其叔善，略就五姑問譚，余微露思念夢珠之情，女遂問余於何處識之。余乃將吾與夢珠兒時情素，一一言之，至出家斷絕消息爲止。女聽至此，不動亦不言。

余心知謝秋雲者，卽是此人，徐言曰：「請問小姐亦嘗聞吾及蹤跡否乎？」

女垂其雙睫，含紅欲滴，細語余曰：「今日恕不告君，抵港時，當詳言之。君亦夢珠之夜，或有以與夢珠耳！」

女言至此，黑風暴雨猝發。至夜，風少定，忽而船內人聲大譁，或言鐵穿，或言船沈。余驚起，亟抱五姑出艙面。時天沈如墨，舟子方下空艇救客，窺先女後男，估客與女亦至。余偕五姑莫哭，且扶女子先行，余卻謹握估客之手。估客垂淚曰：「冀彼蒼加庇二女」。

飽時船中水已沒足，余微脫女容所乘艇，僅辨其燈影，飄搖海面。水過吾膝，余亦弗覺，但視前艇燈光不滅，五姑與女得慶生還，則吾雖死船上，可以無憾。余仍鵠立，猶冀大人爭先平艇，觀吾爲華人，無足輕重，推吾入水中。幸估客有力，一手急挽余

腰，一手扶索下艇。余目已不見前面燈光，心念五姑與女，必斷不免。余此際不望生，但望死，忽覺神魂已脫殼。

及余醒，則爲遭難第二日下午日矣，四圍竹籬茅舍，知是漁家。估客、五姑、女子，無一在余側；但有老人，蹙蹙理網，向余微笑曰：「老夫黎明，將漁舟載客歸來。」

余泣曰：「良友三人，咸蕪魚腹，余不知無生耳！」

老人置其網，靄然言曰：「客何爲而泣也？天心仁愛，安知彼三人勿能遇救？客第安心，老夫當爲客訪其下落。」言畢，爲余置食事。

余問老人曰：「此何地？」

老人搖手答曰：「先世避亂，率村人來此澗邊，弄艇投竿，怡然自樂，老夫亦不知是何地也。」

余復問老人姓氏，老人言：「吾名并年歲亦亡之，何有於姓？但有妻子。日晡而作，日入而息耳。」

余矍然曰：「受其仙乎？」

老人不解所謂。余更問以甲子數目等事，均不識。

老人瞥見余懷中有時表，問是何物；余答以示時刻者，因語以一日二十四時，每時

六十分，分六秒。

老人正色曰：『將惡計與之。客速沒於海中，不然者，爭端起矣。』

明日，天朗無雲，余出廬獨行，疎柳微汀，儼然倪迂畫本也。茅屋雜處其間，男女自云，不讀書，不識字，但知敬老懷幼，孝悌力田而已。貿易則以有易無，并無貨幣。未嘗聞評議是非之聲。路不拾遺，夜不閉戶。復前行，見一山，登其上一望，週環皆水。海島明滅，知是小島，疑或近崖州西南。自念居此一月，併不得五姑消息者，吾亦作波臣耳，吾安用生爲？及歸，見老人妻子，詞氣婉順，固是盛德人也。

後數日，偕老人之子，出海邊行漁，遠遠見一女子，坐於沙上。既近，卽是秋雲，顧余若不復識。往詢五姑行在，女始婉容加禮，一一爲具言五姑無恙，有西班牙女郎同伴，但不知流轉何方。余喜極，乘間叩夢珠事。

女凄然曰：余誠負良友。上帝在天，今請爲先生言之，先生長厚，必能諒其至冤。始吾村居，常歎夢珠溫雅平曠，以余許字之，而夢珠未知也。一日，夢珠至余家，先君命余出見，衆於無人處，以嬰年所弄玉贈之。數日，侍婢於市見玉，購歸，果所佩物，而吾家大禍至矣。

『先是，有巨紳陳某，欲結吾族，堯君謝之。自夢珠出家事，傳播邑中，疑不能

爾也；有請先君故暹薛氏子爲沙門，有請余將設計陷害之。巨縛子聞之，強欲得余，便誣先君與薛常肅通。巡警至吾家，拔刃指几上新學僞經考，以爲鐵證，以先君之名，登在逆籍。先君無以自明，吞金而死。吾將自投於井，二姊秋湘阻之，攜余至其家，以燭淚塗吾面，令無人覺，使老婦送余至香港依吾姊。一日，見循環日報，載有僧侶爲夢珠遊印度，紆道星洲。余思叔父在彼經商，余往，冀得相遇；乃背吾姊，附賈船南行，於今三年矣。余遭家不造，無父母之庇，一日不得吾友，卽吾罪一日不道，設夢珠忘我，我終爲比干剖心而不悔耳！」

言至此，淚隨聲下。余思此女，求友分深，愛敬終始，求之人間，豈可多得？徐慰之曰：「吾聞渠在蘇州就館，吾願代小姐尋之。」

女曰：「吾亦爲先生尋五姑耳。」

女云住海邊石窟，言已遂別。余同老人子行阡陌間，老人與佑客候余已久。余見佑客念喜，私念如五姑亦相遇於此，將同尋絕境，復何所求？

余三人居島中，其數晨夕，而五姑久無迹兆，心常動念。凡百餘日，忽見海面有煙絮一縷，知有汽船經過。須臾，船泊岸，余三人遂別島中人登船。船中儲餉甚富，佑客顛聲耳語余曰：「此曹實爲海賊，將奈之何？」

余曰：「天心自有安排。賊亦人耳；吾輩身無長物。又何所顧慮？」
時有賊人數輩，以繩縛秋雲於桅柱，既竟，指余二人曰：「速以錢索我輩，如無者，投汝於海。」

忽一短人自艙中出，備問余輩行蹤，命解秋雲；已而曰：「吾姓區，名辛，少有不臣之志；有請結納，是故顯名。船即我有，我能送諸君到香港，諸君屏除萬慮可也。」
五日，船至一灘頭，短人領余三人登岸，言此距九龍頗近。瞬息，駛船他去。姑容攜其姪女歸，堅道舊宅，停數日，女爲余修養裝，余卽往吳淞。

維時滬內鼎沸，有維新黨，東學黨，保皇黨，短髮黨，名目新奇且多，大江南北，雞犬不甯。余流轉乞食，兩閱月，至蘇州城。一日，行經烏鵲橋，細雨濛濛，沾余衣袂。余立酒樓，聞酒販言，有廣東人流落可歎者，依鄭氏處館。日，其人頰有癩病，能食酥糖三十包，亦奇事也。於是過石橋，尋門叩問。有人出應，確是夢珠，惟瘦面披僧衣。聽余語頗末，似省前事，然言不及晤玉之人，心甚異之。飯罷，蒼雨浙瀝，夢珠燈下彈琴，絃聲清涼；忽而操琴不彈，向余曰：「秋雲何人也，盍使我聞之乎？」

余思人傳其瘋病，信然。余乃重述秋雲家散，至星嘉坡苦尋夢珠及遇難各節。夢珠聽余良久，漫應曰：「我心亦如之。夫貌醜而相悅者，人之常也；吾今學了生

死大事，安能復戀戀？」

余甚不耐。不覺嗒然曰：「嗟乎！吾友如不思念舊情，則彼女一生貞潔，見累於君矣！」遂出。

至滬，遇舊友羅罪玉明經於別發書肆，因詢及夢珠事。罪玉言：「夢珠性非孤介，意必有隱情在心；然秋雲品格，亦自非凡，夢珠何爲絕人如是？」

余卽曰：「君與我嘗有以釋夢珠之憾乎？」

罪玉曰：「竊所願也」。

罪玉番禺人，天性樂善，在甯王渡篝散英文，人敬且愛之。罪玉招余同居於孝友里，其祖母年八十三，霽然仁人也。其妹正名小玉，年十五，幽閑端美，篤學有辭采，通拉丁文，然不求知於人也。嘗勸余以書招秋雲來滬上，然終使與夢珠相見。余甚善其言，但作書招秋雲，未嘗提及夢珠近况。

小玉又云：「吾國今日女子殆無貞操，殆無團體之可言；此亦由於黃魚學堂之害。（蘇俗，稱女子大足者曰「黃魚」）。女必貞而後自繇。昔者，王凝之妻，因逆旅主人之牽其臂，遂引斧自斷其臂；今之女子何如？」

此時聞叩環聲，罪玉肅客入，卽一細腰女郎，脫笑嫣然，望而知爲蘇氏也。罪玉曰

『密司愛瑪遠來。故僂矣』，女郎坐而平視余，余問姓氏，小玉答之。已而女郎與余并罪玉乘摩多車同遊。

既歸，余問罪玉與此女情分何似？罪玉曰：『吾語汝，吾去夏在美其飲冰忌連，時有女子，隔籬簷立，數日余，忽入籬莞爾示敬，似覺吾為他鄉遊子。此女能操英吉刺語，自言姓盧。詢知英來自蘇州，省其姨氏。吾視此女頗瑣慧，遂訂交而別；是後常以點心或異國名花見贈。秋間吾病，吾祖母及女弟力勸吾勿與交遊，吾自以縱此女果為狐者，亦當護我，我何可負義？明日復來，引臂替枕，以指檢摩爾發鬚納吾口內，重復親吾吻，囑吾珍重而去。如是者十數次，吾病果霍然脫體，即吾祖母亦感為女誠謏，獨吾妹於此女多微辭。今吾質之於子，此女何如人也？』

余未有以答。

數日，女盛服而至，謂罪玉曰：『吾母在天賜症病甚，不遂已而寄資於君。』

罪玉以四百圓應之，省其家貧親老，更時有接濟，前後約三千圓。女一夕於月痕之下，囑罪玉以英語告之曰：『I don't care for anybody in the whole world, but you love you.』

秋候已過，罪玉與女，遂定婚約。至十一月二十六日，午膳畢，罪玉靜坐室中，氣

乃謂余曰：「吾甚覺耳鳴，頗爲吾電去龍飛嶽乘，吾將與子馳聘郊野」。

俄車至，余偕罪玉出遊，過味蕪園，男女雜踏；罪玉隔窗窺之，愕視余曰：「歸歟」？

吾亦以此處空氣劣，不宜留，遂行。罪玉於途中忽執吾手狂笑不已，問之，弗答。吾恐罪玉有心病，令馬夫駛馬速行。至家，余扶將以入，此時罪玉躍椅如有所念，余知必有異事。

時見小玉於女紅坐處告余，有西班牙女子名碧伽，修刺求見，自云過三日重來。罪玉聞言甚欣悅，視余曰：「是爲五姑消息者」。

余心稍釋；鍾知罪玉卽以此夕自裁於臥內？

明晨，余電問龍馬夫，昨日味蕪園曾有何事？

答云：「盧氏姑娘，與綢緞莊玉自縊結婚耳」。

余始曉罪玉所以狂笑之故，然余不敘其祖母妹氏知罪玉爲女所給，今筆之於書，以示人者，亦以彰吾亡友爲情之著也。

吾之罪玉辭世後三日，碧伽女來，握余手言曰：「五姑自遭難以來，無時不相依，思君如嬰兒念其母，吾父亦愛五姑如骨肉。誰知五姑未三月已成乾血症，今竟長歸大

國。五姑是驚人，吾父嘗云，「五姑當依瑪雅亞爲散花天使」。今有一簡并髮，敬以呈君。簡爲五姑自書，髮則吾代剪之。蓋五姑無力持剪，吾父居香港四十九年，吾生於香港，亦嗜華言。遇秋雲小姐，故知君在此。今茲吾事已畢，願君珍重」。

女復握余手而去。余不敢開簡，先將髮藏衣內，驚極不能動。隔朝，披淚啓之，其文曰：

妾嘗君子平安，吾魂甚慰。妾今竟以病而亡，又不亡於君子之側，爲悲爲恨，當復何言？始妾欲以奄奄一息之軀，渡海就君子，而莊湘老博士不余許，謂若渡海，則墓亦不得留在世間，爲君子一源弔之，是何可奢？博士於吾，良有恩意。妾故深信來生輪迴之說，今日雖不見君子，來世豈無良會？妾唯願君子見吾字時，萬勿悲傷，卽所以慰妾靈魄也。君子他日過港，問老博士，便得吾墓。簡外附莊湘博士住址，余莽珍重之。

時葬玉祖母及妹，歸心已熾，讎謗罪玉靈柩運返鄉關。余悉依其意，於是趁海船歸香港。

既至，吾意了此責，然後謁五姑之墓，遂雇一帆船赴鄉，計舟子五人。船行已二日，至一山脚，船忽停於石步。時薄暮，舟子齊聲呼曰：『有賊！有賊！』脅使余三人上

岸。岸邊有荒屋，舟子即命余三人匿其中，誠勿聲。余思廣東故爲盜邑，亦不怪之。

遂曉，舟子來笑曰：「賊去矣。」

復行大半日，至一村，吾不審村名。舟子曰：「可扶櫂以上，去番禺尚有八十四五里。」

舟子抬棺先行，余三人乘轎隨後。余在途中，聽士着言語，知是地近羊城，心知有變。忽巡勇多人，荷槍追至，喝令停止。余甫出轎，一勇拉余襟，一勇揮刀指余鼻曰：「爾膽大極矣！」

言畢，重縛余身。余曰：「余送亡友羅明經靈柩歸里，未嘗犯法。爾曹如此無禮，意在何也？」視前面轎夫舟子，卻棄棺而逃，唯羅玉祖母及妹，相持大哭。俄一勇在開棺，刀斧鏘然有聲。時羅玉祖母及妹，相抱觸石而死，勇見之不救，余心俱碎。少間，棺蓋已啓，余脫棺內均黑色；餘勇啓之，乃手鎗子彈藥包，而亡友之軀，杳然無覓，余暈絕仆地。比醒，余身已繫獄中。思欲自殺，又無刀，但以頭撞壁，力亦不勝。獄中有犯人阻余，徐曰：「子毋爾！今日即吾處斬之日，聞之獄卒云，子欲以炸藥焚督署，至早亦須明日臨刑。計子命尙多我一日，且子爲革命黨，黨中或有勇士相救，亦意中事，願子勿尋短見。若我乃罪大惡極之人，雖有隱憂，無可告訴；冤哉吾妻也！」

余答之曰：「吾實非黨人，吾亦不望更生人世。然子有問情，且剖其由，吾固可忍死須臾，爲子聽之。」

犯人曰：「吾父爲望族，莫明知名。父有契友，固一鄉祭酒，與吾父約，有子女必諧秦晉。時吾在母腹中僅三月，吾父已指腹爲吾訂婚矣；及吾墮地後七日，吾妻亦出世。吾長，奢豪愛客，而朋輩無一善也；吾亦淪於不善，相率爲僞，將吾父家資蕩盡，窮無所依，行乞過日。吾外家悔婚，陰使人置余死地者三次。吾妻年僅十七，知大義，嘗割臂療父病，剛自英倫歸，哭諫曰：「是兒命也，何可背義？其父母不聽。適吾行乞過其村，宿破廟中。吾妻將衣來，爲吾易之，勸余改過自新，且贈余以金。天明，余醒，思此事甚奇，此金必爲神所賚，卽趨至賭館，一博去其半，再博而盡，遂與博徒爲伍，時余實不知其爲偷兒也。前晚賭墟村之事，非我爲之，不過爲彼曹效奔走，冀得一飽。彼人者已逍遙他去，余以錢不能行，是以被逮。然吾未嘗以真名姓告人，恐傷吾妻。」

一言至此，獄卒入曰：「去。」

犯人知受刑之時已到，淚漣漣隨獄卒去矣。

余記往昔，同學偶言玉鸞事，與此吻合，犯人殆玉鸞之未婚夫也，因嘆曰：「嗟乎！天生麗才，在於女子，誰所遇如斯！天之所賦，何其靈歟！」

夢醒，驚尋復來，怒目喝余曰：『彼師還幾乎？速從我來。』

遂至一廳事，人甚衆，一白面書生指余曰：『是卽浙江巡撫張公電囑釋放之人。此人不能勝七箸，何能爲盜？』

衆以禮送余出。余卽往香港，先訪秋雲。秋雲年總方誌，乃同余訪莊湘博士；博士年已七十有六，蓋博學多情，安命飄化之人也，以余拜五姑之墓如儀。

博士曰：『願君晚佳』。遂別。

亡何，春序已至，余同秋雲重至海上尋夢珠。既至蘇州，有鏡海女學學生語秋雲云：『夢珠和尚，食糖度日，蘇人無不知之。近來寄身城外小寺，寺名無量』。

余卽偕秋雲訪焉，至則松影在門，是日爲十五日也。余見寺門虛掩，囑秋雲少延時以待。余入，詩庭空寂，但有佛燈，光搖四壁。余更入耳房，亦闕然無人，以爲夢珠未歸，遂出。至廊次，瞥見階側有偶像，貌曰舊，近瞻之，卽夢珠面目枯坐，草穿其膝。余呼之不應，牽其手不動如鐵，余始知夢珠坐化矣。

亟出，告秋雲，秋雲步至其前，默禱無一語。忽見其襟間露絳紗半角，秋雲以手挽出，省覽週環。已而伏夢珠懷中抱之，流淚親其面。余靜立，忽微聞風聲，而夢珠身忽化爲灰，但有絳紗在秋雲手中；秋雲卽以絳紗裹灰少許，藏於衣內。此時風續續而至。

，將灰吹散，惟餘秋雲與余二人於寺。

秋雲曰：「歸」遂行。

至滬，忽不見秋雲蹤跡，余卽日入留雲寺披禱。一日，巡撫張公過寺，與上座言：「曾夢一僧求救其友於羊城獄中，後電詢廣州，果然，命釋之。翌晚復夢僧來道謝。非奇事？」

余乃出；一一爲張公述之。張發笑曰：「子前生爲阿羅漢，每自修持」。

後五年，時移俗易，余隨魯諦法師過粵，途中見兩尼，一是秋雲，一是玉鸞。余將欲有言，兩尼已飄然不知所之。

民國三十二年 叅 版

曼殊全集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出版者 上海亞光書局

發行者 上海亞光書局

四達書局

成都祠堂街

經銷處 新智書局

西安

建國書局

四川省圖書雜誌審查處審查證圖字第六七八號

